

新會梁啟超任公著

專集第廿二冊

飲冰室合集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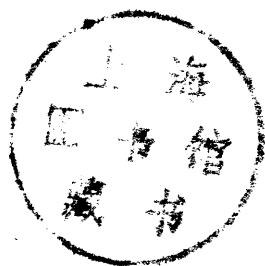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1 5573B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六

陶淵明

自序

欲治文學史。宜先刺取各時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時代背景與夫身世所經歷。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淵源。及感受。吾夙有志於是。所從驚者衆。病未能也。客冬養痾家居。誦陶集自娛。輒成論陶一篇。陶年譜一篇。陶集考證一篇。更有陶集私定本。以吾所推證者重次其年月。其詩之有史蹟可稽者爲之解題。但未敢自信。僅將彼三篇布之云爾。論屈原一篇久寫成。中有欲改定者。且緩之。其覃及諸家。則視將來興之所至何如也。十二年四月一日。啓超記。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六

陶淵明

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

一

批評文藝有兩個著眼點。一是時代心理。二是作者個性。古代作家能殼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屈原以後，我便數陶淵明。

漢朝的文學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之類。大抵以作「賦」著名。最傳誦的幾篇賦，都帶點子字書或類書的性質。很難在裏頭發見出什麼性靈。五言詩和樂府，雖然在漢時已經發生，但那些好的作品，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李陵蘇武倡和詩之靠不住，固不消說。玉臺新詠裏頭所載枚乘傅毅各篇，文選便不記撰人名氏。可見現存的漢詩，什有九和詩經的國風一樣，連撰人帶時代都不甚分明。我們若貿貿然據後代選本所指派的人名，認定某首詩是某人所作，我覺得很危險。就令有幾首可以證實，然而片鱗單爪，也不能推定作者面目。所以兩漢四百年間文學界的個性作品，我雖不敢說是沒有，但我也不能說有那幾家。我們確實可以推論，詩的家數應該從「建安七子」以後論起。七子中曹子建王仲宣作品比較的算最多。往後便數阮嗣宗陸士衡潘安仁陶淵明謝康樂顏延年鮑明遠謝玄暉……等。這些人都有很豐富的資料供我們研究。但我以為想

研究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卻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兩種條件：第一要「不共」，怎樣叫做不共呢？要他的作品完全脫離摹仿的套調，不是能和別人共有，就這一點論，像「建安七子」就難看出各人個性，曹子植子建兄弟王仲宣阮元瑜彼此都差不多（也許是我學力淺看不出他們的分別）我們讀了只能看出「七子的詩風」很難看出那一位的詩格。第二要「真」，這樣纔算真呢？要絕無一點矯揉彫飾，把作者的實感，赤裸裸地全盤表現，就這一點論，像潘陸鮑謝都太注重詞藻了，總有點像塗脂抹粉的佳人，把真面目藏去幾分，所以我覺得唐以前的詩人，真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端出來和我們相接觸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澤兩個人，而陶尤爲甘脆鮮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膽批評他，但我於批評之前，尚須聲明一句，這位先生身分太高了，原來用不著我們恭維，從前批評的人也很多，我所說的未必有多少能出古人以外，至於對不對更不敢自信了。

二

陶淵明生於東晉咸安二年壬申，卒於宋元嘉四年丁卯（西紀三七二——四二七）他的曾祖是歷史上有名的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在東晉各位名臣裏頭，算是氣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個人。淵明命子詩頌揚他的功德，說道：「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陶侃有很烜赫的功名，這詩卻專崇拜他「功遂辭歸」這一點，可以見淵明少年志趣了（命子詩是少作）他祖父和父親都做過太守，命子詩說他父親「寄跡風雲，冀茲愜喜」，想來也是一位胸襟很闊的人，他的外祖父孟嘉是陶侃女婿——他的外祖母也即他的姑姑，淵明曾替孟嘉作傳，說他「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

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我們讀這篇傳，覺得孟嘉活是一個淵明小影。淵明父母兩系都有這種遺傳，可見他那高尚人格，是從先天得來了。——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家世。

東晉一代政治，常常有悍將搆亂，跟著也有名將定亂，所以向來政象雖不甚佳，也還保持水平線以上的地位。到淵明時代卻不同了。謝安謝玄一輩名臣相繼彫謝，淵明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間，都是會稽王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柄國，很象清末慶親王奕劻和他兒子載振一般，招權納賄，弄得政界混濁不堪，各地擁兵將帥，互爭雄長。到淵明三十一歲時，桓玄把道子殺了，明年便篡位，跟著劉裕起兵討滅桓玄，像有點中興氣象，中間平南燕平姚秦，把百餘年間五胡蹂躪的山河，總算恢復一大半轉來。可惜劉裕做皇帝的心事太迫切，等不到完全成功，便引軍南歸，中原旋復陷沒。淵明五十歲那年，劉裕篡晉爲宋，過六年，淵明便死了。

淵明少年，母老家貧，想靠做官得點俸祿。當桓玄未篡位以前，曾做過劉牢之的參軍，約摸三年，和劉裕是同僚。到劉裕討滅桓玄之後，又曾做過劉敬宣的參軍，又做過彭澤令，首尾僅一年多，從此便浩然歸去，終身不仕。有名的歸去來辭，便是那年所作。其時淵明不過三十四歲，蕭統作淵明傳謂：「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爲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若說專對劉裕嗎？淵明辭官那年，正是劉裕撥亂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見得他不能學陶侃之功遂辭歸，便料定他二十年後會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賦的序文說道：「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喪掉。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從他的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若

說所爭在什麼姓司馬的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時代。

北襟江，東南吸鄱陽湖，有『以雲爲衣』、『萬古青濛濛』的五老峯，有『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的香爐瀑布，到處溪聲，像賣弄他的「廣長舌」，無日無夜，幾千年在那裏說法，丹的黃的紫的綠的……雜花，四時不斷，像各各抖擻精神，替山容打扮，清脆美麗的小鳥兒，這裏一羣，那裏一隊，成天價合奏音樂，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呵呵，這便是——一千多年來詩人謳歌的天國——廬山了，山麓的西南角——離歸宗寺約摸二十多里，一路上都是『溝塍刻鏤，原隰龍鱗，五穀垂穎，桑麻鋪棗』，三里五里一個小村莊，那莊家人老的少的，村的僧的，早出晚歸，做他的工作，像十分感覺人生的甜美，中間有一道溫泉，泉邊的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他，蔥蒨整齊得可愛，那便是栗里——便是南村了，再過十來里，便是柴桑口，是那『雄姿英發』的周郎談笑破曹的策源地，也即絕代佳人陶淵明先生長釣游、永藏的地方了，我們國裏頭四川和江西兩省，向來是產生大文學家的所在，陶淵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學第一個人。——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鄉土。

三國兩晉以來之思想界，因爲兩漢經生破碎支離的反動，加以時世喪亂的影響，發生所謂談玄學風，要從易經老莊裏頭找出一種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有點奇怪，一面極端的悲觀，一面從悲觀裏頭找快樂，我替他起一個名叫做「厭世的樂天主義」，這種人生觀披折到根柢到底有無好處，另是一個問題，但當時應用這種人生觀的人，很給社會些不好影響，因爲萬事看破了，實際上仍找不出個安心立命所在，十有九便趨於頹廢墮落一途，兩晉社會風尚之壞，未始不由此，同時另外有一種思潮從外國輸入的，便是佛教，佛教雖說漢末已經傳到中國，但認真研究教理組成系統，實自鳩摩羅什以後，羅什到中國，正當淵明辭官歸田那一年。（晉義熙

元年苻秦光始五年）同時有一位大師慧遠在廬山的東林結社說法三十多年。東林與淵明住的栗里相隔不過二十多里。淵明和慧遠方外交，常常來往。淵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已甚嚴，從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蕩的舉動，一面卻又受了當時玄學和慧遠一班佛教徒的影響，形成他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在他文學作品中充分表現出來——以上說的是陶淵明那時的時代思潮。

三

陶淵明之沖遠高潔，盡人皆知。他的文學最大價值也在此。這一點容在下文詳論。但我們想覷出淵明整個人格，我以為有三點應先行特別注意。

第一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他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詩雜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擬古

這些詩都是寫自己少年心事。可見他本來意氣飛揚不可一世。中年以後，漸漸看得這惡社會沒有他施展的餘地了。他發出很感慨的悲音道：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感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

直到晚年，這點氣概也並不衰減。在極閑適的詩境中，常常露出些奇情壯思來。如讀山海經十三首裏說道：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

又說。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同上

讀山海經是集中最浪漫的作品，所以不知不覺把他的「潛在意識」衝動出來了。又如擬古九首裏頭的一首。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其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又如詠荆軻那首。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他所崇拜的是田疇、荆軻一流人，可以見他的性格是那一種路數了。朱晦庵說：「陶卻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此語真能道著痿處，要之淵明是極熱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厭世一派，那便大錯了。

*

*

*

*

*

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讀集中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與子儼等疏，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間的情愛熱烈到什麼地步。因爲文長，這裏不全引了。

他對於朋友的情愛，又真率，又穩摯，如移居篇寫的：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一種親厚甜美的情意，讀起來真活現紙上。他那『閑暇輒相思』的情緒，有停雲一首寫得最好。

『停雲思親友也。鱗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弗從，歎息彌襟。』

『鶯鶯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逸，搔首延佇。』

『停雲鶯鶯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接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這些詩真算得溫柔敦厚情深文明了。

集中送別之作不甚多。內中如答龐參軍的結句，『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只是很平淡的四句，讀去覺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還情深哩。

集中寫男女情愛的詩一首也沒有。因爲他實在沒有這種事實，但他卻不是不能寫。閑情賦裏頭，『願在衣而爲領……』底下一連疊十句，『願在……而爲……』熨貼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豔句，也很少比得上。因爲他

心苗上本來有極溫潤的情緒，所以要說便說得出。

宋以後批評陶詩的人，最恭維他「恥事二姓」，幾乎首首都是悼念故君之作。這種論調，我們是最不贊成的。但以那麼高節那麼多情的陶淵明，看不上那「欺人孤兒寡婦取天下」的新主，對於已覆滅的舊朝不勝眷戀，自然是情理內的事。依我看，擬古九首，確是易代後傷時感事之作，內中兩首：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這些詩都是從深痛幽怨發出來，個個字帶著淚痕，和祭妹文一樣的情操。顧亭林批評他道：「淡然而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這話真能道出淵明實際了。

*

*

*

*

*

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他對於身心修養，常常用功，不肯放鬆自己。集中有榮木一篇，自序云：「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那詩分四章，末兩章云：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這首詩從詞句上看來，當然是四十歲以後所作。又飲酒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竟無

成。』雜詩「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也是同一口吻。淵明得壽僅五十六歲，這些詩都是晚年作品。你看他進德的念頭，何等懇切，何等勇猛，許多有暮氣的少年，真該愧死了。他雖生長在玄學佛學雰圍中，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却都在儒學。飲酒篇末章云：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當時那些談玄人物，滿嘴裏清靜無爲，滿腔裏聲色貨利。淵明對於這班人，最是痛心疾首，叫他們做「狂馳子」。說他們「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簡單說，就是可憐他們整天價說的話絲毫受用不著。他有一首詩，對於當時那種病態的思想表示懷疑態度，說道：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擬古）

這首詩和屈原的卜居用意差不多，只是表明自己有自己的見解，不願意隨人轉移。他又說：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者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飲酒）

這是對於當時那些「借曠達出鋒頭」的人施行總彈劾。他們是非雷同，說的天花亂墜，在淵明眼中，只算是

「俗中愚」罷了。淵明自己怎麼樣呢？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他說：

「先師有遺訓，愛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又說：

「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他一生品格立脚點，大略近於孟子所說：「有所不爲」、「不屑不潔」的狷者。到後來操養純熟，便從這裏頭發現出人生真趣味來。若把他當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達名士看待，又大錯了。

以上三項，都是陶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先要看出這個，纔知道他外表特性的來歷。

四

淵明一世的生活，真算得最單調的了。老實說，他不過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耕田便是他唯一的事業。他這種生活，雖是從少年已定下志趣，但中間也還經過一兩回波折，因為他實在窮得可憐，所以也會轉念頭想做官混飯喫。但這種勾當和他那「不屑不潔」的脾氣，到底不能相容。他精神上很經過一番交戰，結果覺得做官混飯喫的苦痛，比捱餓的苦痛還厲害。他纔決然棄彼取此。有名的歸去來兮辭序，便是這段事實和這番心理的自白，其全文如下：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餽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

里公田之利，足以爲潤，故便求之。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遂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這篇小文，雖極簡單極平淡，卻是淵明全人格最忠實的表现。蘇東坡批評他道：「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這話對極了。古今名士，多半眼巴巴釘著富貴利祿，卻扭扭捏捏說不願意幹。論語說的「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這種醜態最爲可厭。再者，丟了官不做，也不算什麼稀奇的事。被那些名士自己標榜起來，說如何如何的清高，實在適形其鄙。二千年來文學的價值，被這類人的鬼話糟塌盡了。淵明這篇文，把他求官棄官的事實始末和動機赤裸裸照寫出來，一毫掩飾也沒有。這樣的人，纔是「真人」。這樣的文藝，纔是「真文藝」。後人硬要說他什麼「忠愛」什麼「見幾」什麼「有託而逃」，卻把妙文變成「司空城旦書」了。

乙巳年之棄官歸田，確是淵明全生涯中之一個大轉捩。從前他的生活，還在漂搖不定中，到這會纔算定了。但這個「定」字，實屬不易。他是經過一番精神生活的大奮鬪纔換得來。他說：「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歸去來辭本文中又說：「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可見他當做官的時候，實感覺無限痛苦。他當頭一回出佐軍幕時做的詩，說道：「望雲慚高鳥，臨水媿游魚。」到晚年追述舊事的詩，也說道：「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卷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就常人眼光看來，做官也不是什麼對不住人的事，有什麼可慚可愧可恥可悲呀。呵呵，大文學家真文學家和我們不同的就在這一

點他的神經極銳敏，別人不感覺的苦痛，他會感覺，他的情緒極熱烈，別人受苦痛，攔得住，他卻攔不住。淵明在官場裏混那幾年，像一位『一生兒愛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強逼著去倚門賣笑，那種慚恥悲痛，真是深刻入骨。一直到擺脫過後，纔算得著精神上解放了，所以他說『覺今是而昨非』。

何以見得他的生活是從奮鬥得來呢？因為他物質上的境遇，真是難堪到十二分，他卻能始終抵抗，沒有一毫退屈，他集中屢屢實寫飢寒狀況，如雜詩云：

『代耕本所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蠶絲以應陽。政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

有會而作篇的序文云：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尙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詩云：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怨詩楚調篇云：

『……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遷。』（按此二語，言夜則願速及旦，旦則願速及夜，皆極寫日子之難過）……』

尋常詩人歎老嗟卑，無病呻吟，許多自己發牢騷的話，大半言過其實，我們是不敢輕信的，但對於陶淵明不能

不信，因為他是一位最真的人。我們從他全部作品中可以保證，他真是窮到徹骨，常常沒有飯吃，那乞食篇說的。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知余意，投贈副虛期。談諧終日夕，鷓鴣至輒傾。扈情欣新知，歡興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媿我非韓。才銜戰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乞食乞得一頓飯，感激到他『冥報相貽』的話，你想這種情況，可憐到什麼程度，但他的飯肯胡亂吃嗎？哼哼，他決不肯。本傳記他一段故事道：『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假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麩而去之。」他並不是好出圭角的人，待人也很容易，但他對於不願意見的人，不願意做的事，寧可餓死，也不肯絲毫遷就。孔子說的『志士不忘在溝壑』，他一生做人的立脚，全在這一點。飲酒篇中一章云：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一縷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鴛不可回。」

這些話和屈原的卜居漁父一樣心事，不過屈原的骨鯁顯在外面，他卻藏在裏頭罷了。

五

檀道濟說他『奈何自苦如此』，他到底苦不苦呢？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說是最快樂的一個人。他最

能領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覺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以看得出來。如讀山海經十三首的第一首。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門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如和郭主簿二首的第一首。

『霽靄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如飲酒二十首的第五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如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須當紀。力耕不吾欺。』

如飲酒的第十三首。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咄咄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集中像這類的詩很多，雖寫窮愁，也含有悠然自得的氣象。他臨終時給他兒子們的遺囑——與子儼等疏，內中有一段寫自己的心境，說道：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讀這些作品，便可以見出此老胸中沒有一時不是活潑潑地。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微笑。他無論肉體上有多大苦痛，這位伴侶都能給他安慰，因爲他抓定了這位伴侶，所以在他周圍的人事也都變成微笑了。他說：『卽事多所欣。』據我們想來，他終日所接觸的，果然全是可欣的資料，因爲這樣，所以什麼飢寒咧，在他全部生活上，便成了很小的問題。擬古九首的第五首云：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到歲寒。』

『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這兩句話，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畫「行樂圖」。我們可以想像出一位冷若冰霜，艷如桃李的絕代佳人，你說他像當時那一派「放浪形骸之外」的名士嗎？那卻是大大不然。他的快樂不是從安逸得來，完全從勤勞得來。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篇云。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執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夕負未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不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近人提倡「勞作神聖」，像陶淵明纔配說懂得勞作神聖的真意義哩。『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兩句話，真可爲最合理的生活之準鵠。曾文正說：『勤勞而後休息，一樂也。』淵明一生快樂，都是從勤勞後的休息得來。

淵明是「農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寫農村生活，真是入妙如。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歸田園居）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同上）

『……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閒，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同上）

『……乘耒耨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懷古田舍）

『……飢者歡初飽，東帶候鳴鷄。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困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下潁田舍穫稻）

後來詩家描寫田舍生活的也不少，但多半像鄉下人說城市事，總說不到實際，生活總要實踐的纔算養尊處。

優的士大夫說什麼田家風味。配嗎。淵明只把他的實歷實感寫出來。便成爲最親切有味之文。淵明有他理想的社會組織。在桃花源記和詩裏頭表現出來。記云。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詩云。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寢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举尋吾契。』

這篇記可以說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說。在文學史上算是極有價值的創作。這一點讓我論小說沿革時再詳細

說他。至於這篇文的內容，我想起他一箇名叫做東方的 *Utopia*（烏託邦）所描寫的是一箇極自由極平等之愛的社會。荀子所謂『美善相樂』。惟此足以當之。桃源後世竟變成縣名。小說力量之大，也無出其右了。後人或拿來附會神仙，或討論他的地方年代，真是癡人前說不得夢。

六

淵明何以能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藝，一定有他整箇的人生觀在背後。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可以拿兩箇字包括他。「自然」。他替他外祖孟嘉做傳說道：

「……又問（桓溫問孟嘉）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歸田園居詩云：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歸去來辭序云：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

他並不是因爲隱逸高尚有什麼好處纔如此做，只是順著自己本性的自然。「自然」是他理想的天國。凡有絲毫矯揉造作，都認作自然之敵，絕對排除。他做人很下堅苦功夫，目的不外保全他的「自然」。他的文藝只是「自然」的體現，所以『容華不御』，恰好和「自然之美」同化。後人用『斲彫爲朴』的手段去學他，真

可謂『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了。

愛自然的結果，當然愛自由。淵明一生，都是爲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奮鬥的。什麼，鬪物質生活，歸去來辭說：『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又說：『以心爲形役。』他覺得做別人奴隸，回避還容易，自己甘心做自己的奴隸，便永遠不能解放了。他看清楚耳目口腹……等等，絕對不是自己，犯不著拿自己去遷就他們。他有一首詩直寫這種懷抱云：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因爲『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所以『求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他並不是對於物質生活有意尅薄。他實在覺得那類生活，便豐贍也用不著。宋鉞說：『人之情欲寡而皆以爲己之情欲多，過也。』淵明正參透這箇道理，所以極刻苦的物質生活，他卻認爲『復歸於自然。』他對於那些專務物質生活的人，有兩句詩批評他們道：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飲酒）

這兩句名句，可以抵七千卷的大藏經了。

集中有形影神三首，第一首形贈影，第二首影答形，第三首神釋。這三首詩正寫他自己的人生觀。那神釋篇的末句云：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雜詩裏頭亦說。

『擊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

歸去來辭末句亦說。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就佛家眼光看來，這種論調，全屬斷見。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觀。但淵明卻已毀自己受用了。他靠這種人生觀，一生能毀『酣飲賦詩以樂其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一直到臨死時候，還是翛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幾篇自祭自挽的妙文。那自挽詩云：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且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而無人居，高墳正嶢峩。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歇。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自祭文云。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

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疏。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蒼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歿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臺吾緇。摔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采。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窆窆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以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這三首詩一篇文。絕不是像尋常名士平居游戲故作達語的。確是臨死時候所作。因爲所記年月。有傳記可以互證。古來忠臣烈士慷慨就死時。幾句簡單的絕命詩詞。雖然常有。若文學家臨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淵明外。像沒有第二位哩。我想把文中『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十六箇字。作爲淵明先生人格的總贊。

陶淵明年譜

秋冬間講學白下。積劬嬰疾。醫者力戒靜攝。寧家後。便屏百慮。讀陶集自娛。偶鉤稽其作品年月。而前人所說。皆不能愜吾意。蓋以吾所推定。陶公卒年僅五十六。而舊史舊譜。皆云六十三。緣此一誤。他皆誤矣。遂發憤自撰此譜。三日而成。成後。檢篋中故書。得舊譜數種。復以兩日校改之。爲斯本。號稱養病。亦頗以鐫刻愁肝腎矣。壬戌臘

不盡五日即民國十二年二月十日啓超自記於天津之飲冰室。

陶傳資料最古者爲顏延之所撰陶徵士誄。蓋陶公初卒時所作。見文選。本集亦附載。而詞句頗有不同。次則沈約宋書隱逸傳。陶公卒後二十餘年作也。次則梁昭明太子蕭統所撰陶淵明傳。次則李延壽南史隱逸傳。次則唐太宗勅撰晉書隱逸傳。皆襲宋書小有詳略而已。宋有李燾撰靖節新傳三卷。今佚。有吳仁傑撰靖節先生年譜。今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言蜀人張續爲吳譜作辨證。今佚。惟李公煥陶集箋注雜引數條而已。有王質著紹陶錄。中有栗里年譜。今存。而李公煥注所引年譜文。又有爲此二譜所無者。不知誰作也。清道光間。山陽丁儉卿晏著陶靖節年譜。僅對王譜有所糾正。似未見吳譜也。安化陶文毅公澍著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二卷。備列兩舊譜而加以考證。至博贍矣。吾初造此譜時。僅因讀李箋有所感觸。並未見諸譜。且不知有其書。屬稿中姪兒廷燦次第檢出諸本資參考。得益蓋不少。然於所不謂然者終不敢苟同也。編中徵引諸家。其略號如下。

顏延之陶徵士誄

顏誄

宋書本傳

宋傳

昭明太子陶淵明傳

昭明傳

南史本傳

南傳

晉書本傳

晉傳

吳仁傑靖節先生年譜

吳譜

張續年譜辨證

張辨

王質栗里年譜

王譜

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

李箋

丁晏陶靖節年譜

丁譜

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

陶考

*

*

*

*

*

先生名淵明一名潛字元亮

晉傳云：『陶潛字元亮。』南傳云：『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惟昭明傳則云：『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吾儕向來識想所習，皆以淵明爲先生字，惟據桌中祭程氏妹文云：『淵明以少年之奠，俛而酌之。』祭文不應自稱字也。又孟府君傳云：『淵明從父太常夔……』又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孟府君卽孟嘉，實先生之外王父。先生此文，誦述其從父及其母，張辨謂：『義必以名自見，豈得稱字。』諒矣。由此言之，淵明必先生名無疑。故顏誅直書爲：『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也。然則潛之名從何來？李箋引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非吳王兩譜文然古者『君子已孤不更名。』謂先生晚年改名，殆不近理。考先生五子儼、份、佚、佟，而責子詩則舉其小名曰舒、宣、雍、端，是先生諸子皆有兩名也。先生蓋亦爾爾。淵明其名，而潛其小名歟。

潯陽柴桑人也。

晉書陶侃傳：『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先生爲潯陽人，自此始。

陶氏得姓。蓋出唐堯。漢有功臣侯者陶舍。丞相陶青。皆先生遠祖。

命子篇云：『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函人在丘。逸蚪遠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余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聲靈丞相。允迪前蹤。』愍侯者陶舍。以左司馬從漢高祖破代。封開封侯也。丞相者陶青。以漢孝景二年爲丞相也。

曾祖侃。晉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晉書有傳。

宋傳云：『曾祖侃。晉大司馬。』晉傳云：『大司馬侃之曾孫也。』顏誅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卽謂先生以侃胤孫爲當時望族也。命子篇云：『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維。時有語默。運因隆窳。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勤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此先生述祖德以命其子而誦侃之美也。集中有贈長沙公一首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按晉書：『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安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此長沙公蓋卽延壽。於先生爲從子。故詩云：『伊余云邁。在長忘同。』也。閻若璩不認先生系出陶侃。其子詠祖述之。謂此文『祖同出大司馬。』大字爲右字之訛。右司馬卽陶舍。錢大昕作讀淵明詩跋。痛闢其說。陶考將全文採入。今不具引。

祖茂。武昌太守。

命子篇云：『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晉傳云：『祖茂。武昌太守。』此文『惠和千里。』卽

指爲太守事。其云『直方二臺』則亦嘗曾任京秩也。侃子十七人。茂晉書無傳。李鑑引陶茂麟家譜言侃先

有詳辨

父某。

命子篤云『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茲愠喜。』先生父名無考。此云『寄迹風雲』。知必嘗仕宦。李鑑云『父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不知何所本。據集中詩文。不見先生有兄弟也。姿城亦不見地志。

母孟氏。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

集中有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是先生之外王母。亦卽其祖姑。其父母中表爲婚也。孟府君傳。鈇嘉之爲人云『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

按侃之德業。世所熟知。先生述德。獨誦美其『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可見其高尚沖穆之趣。得諸遺傳者深遠矣。其父則『淡焉虛止。寘茲愠喜。』其外王父則如傳中所云云。故知先生之人格有所受之也。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西紀三七二先生生。

各書無紀先生生年者。顏誅亦不記卒時。得年幾何。宋傳云『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昭明傳晉傳皆襲其文。準此追溯。則先生宜生於興寧三年乙丑。余鈞稽全集。知先生得年僅五十有六。宋傳誤也。集中自述年紀之語句。凡十二處。今悉舉之如下。依現行本集各篇先後爲次

(一)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歸田園居

(二)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辛酉正月五日游斜川

(三)僮僂六九四十年。怨詩楚調

(四)弱冠二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同上

(五)僮僂四十年。連雨獨飲

(六)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辛丑歲七月赴假選江陵夜行塗中

(七)總髮抱孤念。奄出四九三十年。戊申歲六月遇火

(八)行行向不惑。四淹留自無成。酒飲

(九)是時向立年。三志意多所恥。同上

(十)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雜詩

(十一)吾年過五十。與子儼等疏

(十二)我年二十六。爾纔九齡。祭程氏妹文

以上資料雖未云備。然先生經歷年所已略可考見。足證先生壽必不及六十。而卒年確為五十六也。先生自十二歲至五十四歲之事蹟。既屢見於詩文中。若壽過六十。不應無一字道及。然挽歌及自祭文皆屬纏時所作也。說此其一。與子儼等疏。詁詞意當是遺囑。而僅云『吾年過五十』。此其二。挽歌云『早終非命促』。若見下。此其一。與子儼等疏。詁詞意當是遺囑。而僅云『吾年過五十』。此其二。挽歌云『早終非命促』。若壽六十三。不得言早終。先生為其外祖孟嘉作傳。傳文云『年五十一』。贊云『道愆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非命此其三。游斜川一詩。序中明記『辛酉正月五日』。又云『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而其詩發端促爾。

一句爲『開歲倏五十』則辛酉歲先生行年五十當極可信憑此其四此詩俗本有訛字故『閑居三十載

』之詩題中標明『辛丑歲七月』與辛酉之五十正合此其五『奄出四九年』之詩題中標明『戊申歲

六月』時先生年正三十七此其六先生作令彭澤旋復棄官實義熙元年乙巳事年月具見歸去來兮序時

先生年三十四也飲酒詩『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卽敍此事若先生得年六

十三則彼時已逾四十不應云『立年』此其七顏誅云『年在中身疾唯痞疾』此用無逸『文王受命惟

中身』成語謂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此其八吾據以上八事推定先生得年五十六先生既卒於

元嘉四年丁卯則追溯生年當在咸安二年壬申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先生二歲

是年桓溫卒

二年甲戌先生三歲程氏妹生

祭程氏妹文云『我年二六爾纔九齡』集中不及昆弟似先生同懷只此一妹也

三年乙亥先生四歲

太元元年丙子先生五歲

二年丁丑先生六歲

三年戊寅先生七歲

四年己卯先生八歲

五年庚辰先生九歲。

六年辛巳先生十歲。

七年壬午先生十一歲。

八年癸未先生十二歲喪父(?)

先生以是年丁憂。明見於祭程氏妹文。其辭曰：「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首常情。慈妣早世時尙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碧相成。」據此文則是喪母也。然顏誅云：「母老子幼就養勤置。」顏延之與先生交舊語當可信。此兩文不能相容。必有一爲傳寫之誤。非顏誅父誤母。則祭文考誤妣矣。按命子篇稱其父曰「仁考」。是長子儼生時先生父已沒。又庚子歲從都還篇云：「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是先

生二十九歲時母其猶存。然則祭文妣字必誤也。殆原作「慈考」。俗子傳鈔以慈當屬妣。故妄改耶。湯注以慈妣爲

庶母亦附會文意固明是丁憂也。陶考於八歲條下引祭從弟敬遠文「相及髻鬢並擢偏髻」語謂「八歲爲鬢」。疑先生丁憂在彼年不知彼文言已與敬遠年相及幼年皆擢偏髻耳。先生蓋長敬遠數歲。十二正

屬髻年敬遠正向鬢耶。

九年甲申先生十三歲。

十年乙酉先生十四歲。

是年謝安卒。

十一年丙戌先生十五歲。

十二年丁亥先生十六歲。

十三年戊子。先生十七歲。

十四年己丑。先生十八歲。

雜詩云：『昔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先生少年氣象。

十五年庚寅。先生十九歲。長子儼生（？）

先生有五子。其年歲差次。見責子篇。其諸子不同母。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

……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是其證也。然先生又有妻無妾。顏誅中：『居無僕妾。』一語可證。先生早年

喪耦有繼室。詳次條然則至少亦應有一子爲元配夫人出者。今假定本年爲長子儼生年。

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歲。喪妻（？）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湯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娶翟氏。』先生甫

結婚卽喪耦。當是事實。其年當在二十左右也。王譜解喪偏爲失妾非也。顏誅明云：「居無僕妾。」吳譜謂三十喪偶亦杜撰。

昭明傳云：『淵明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南傳云：『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

後。』先生旣曾喪耦。則翟氏自當是繼室。晉書隱逸傳有翟湯。湯子莊。莊子矯。矯子法。賜世有隱行。亦潯陽人。

翟夫人當出其族。

先生續娶年歲無考。然長子儼比次子俟僅蚤生兩歲。則續娶或卽在喪耦之年。

翟夫人似亦先先生卒。故與子儼等疏云：『但恨室無萊婦。』

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一歲。次子俟生（？）

命子篇所命者爲長子儼。當作於是年。篇中云：『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用論語三年免懷語意。言「漸免」則未滿三歲也。詩蓋作於次子未生以前。故有『三千之罪，無後爲急』語。

儼十六時，俟年十四，故假定俟生於是年。

自本年至元興元年，凡十一年間，皆會稽王道子及其世子元顯柄國，晉政日亂。

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二歲，三子份、四子佚生（？）

份佚同歲，先生既無姬妾，當是孿生耶。

顏誅云：『初辭州府三命。』昭明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其

年月無可考。吳譜於本年下半年云：『是歲爲江州祭酒。』湯注於赴假還江陵詩下亦云：『癸巳爲州祭酒。』彼

等皆以癸巳年先生二十九歲，又以先生其年初出仕，故附會爲此說耳。吾儕若採謹嚴態度，只能謂州府辟

命爲作鎮軍參軍以前事，其年則當闕疑也。

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三歲。

二十年乙未，先生二十四歲。

二十一年丙申，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孝武帝見弑。

桃花源記及詩，不知作於何年，但發端稱『晉太元中』，或是隆安前後所作。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先生二十六歲。

二年戊戌先生二十七歲爲鎮軍參軍（？）五子移生（？）

本集卷三第一首爲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第二首爲庚子歲從都還先生作鎮軍參軍在庚子前略可推定惟究屬何年所參之軍其主將爲何人皆吾儕所欲亟知也考淵明時代曾任鎮軍將軍者前有太元六年之郗愔後有元興三年之劉裕太元六年先生僅十歲不成問題文選本詩下李善注云「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是以先生所參卽劉裕幕也然元興三年先生實參劉敬宣之建威將軍幕而庚子辛丑間先生在鎮軍幕時劉裕亦僅官參軍則此鎮軍非裕甚明文獻通考云「劉裕起兵討軍事」此治文選李注之誤也然則究爲誰耶詩題言「經曲阿」吳譜云「曲阿今丹陽縣也」始就幕職而經丹陽則軍府宜在京口（卽鎮江）當時所謂「北府」也考其時鎮京口者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爲王恭自戊戌九月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爲劉牢之先生庚子辛丑兩年皆在鎮軍幕則主將必牢之無疑其後甲辰乙巳間復參劉敬宣建威幕敬宣卽牢之子於先生爲世交也時劉裕亦爲牢之參軍蓋與先生同僚然則何以解於鎮軍之名考是時牢之軍號爲鎮北將軍鎮軍或鎮北之譌耳以本集各本訛誤之多蓋不足異也書成後乃見陶澍年譜考異正謂先生所參爲劉牢之軍與吾說合爲之狂喜陶考對於鎮軍之解釋謂「考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左右前後四軍爲鎮軍劉牢之爲前將軍正鎮軍卽省文曰鎮軍亦奚不可」云云亦足備一說也

牢之以本年九月開府京口先生入幕非在本年卽在明年飲酒篇云「……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時方二十七八歲故曰向立年也若從舊譜則時已三十三四矣諸家亦知其不可通故強指州祭酒爲投耒學仕謂事在癸巳年而先生方二十九殊不知顏誅明言「州府三命不就」先生蓋未嘗就州職也本詩

言「始作。」正謂始仕耳。詩云「時來苟宜」集作冥此從文選。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疏。』當時先生蓋有用世之志也。

三年己亥。先生二十八歲。在軍幕。

飲酒篇云。『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悠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案。本年十一月。海賊孫恩陷會稽。劉牢之率衆東討。時劉裕爲牢之參軍。立功最多。先生之馳驅海隅。衝冒風波。蓋在牢之軍中也。牢之擁兵北府。炙手可熱。然其人反覆。先生或逆料其將敗而亟思自拔。故後二年遂乞假歸。詩所謂『恐此非名許。息駕歸閑居』也。

四年庚子。先生二十九歲。在軍幕。

集中紀年詩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詩中言『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言『歸子念前途。』言『久遊戀所生。』皆遊子久客思親之作。言『凱風負我心。』則用『母氏劬勞』意。知所侍溫顏必爲母也。『友于』云云。當指其妹或其從弟。

集中詩題標甲子者凡九首。此其第一首也。南傳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按集中詩題。無一題年號者。其題甲子之九首。在義熙前者八首。南傳云云。嚮壁附會。空疏可笑。前人多已辯正。今不廣引。

五年辛丑。先生三十歲。是年七月。從軍幕乞假歸家。其冬喪母。

集中紀年詩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一首。發端云。『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蓋是年正三十歲也。辛

酉年先生五十歲。既有詩題及詩句爲證。實爲無上權威之資料。而逆溯至辛丑。正三十歲。則此句亦一極有力資料矣。後世注釋家泥視「閑居」二字。必謂此詩爲辭官後三十年所作。若辛丑年先生已辭官三十載。然則先生之生當在永和前矣。有是理耶。

庚子年詩有『欣侍溫顏』語。乙巳賦歸去來辭。僅言『稚子候門』。以後詩中亦不復見言侍養事。則先生丁艱。必當在此數年中。然則何年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所謂『重罹天罰』者。對上文『慈妣早世』言。若妣爲考之譌。則此文所述爲喪母也。江陵。其地也。冬月。其時也。蓋七月赴假還江陵。不數月遂遭大故也。知必爲本年而非次年者。先生以元興三年甲辰應辟爲建威參軍。若次年壬寅冬月丁憂。則服未闋。不容出仕也。

詩題於江陵言還。喪母時亦在江陵。以先生當時僑居江陵也。說詳下。

元興元年壬寅。先生三十一歲。在江陵。(?)

二年癸卯。先生三十二歲。自江陵還柴桑。(?)

集中紀年詩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前者蓋在江陵懷柴桑之作。故云『耕者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後者則歸柴桑故居後。與敬遠相聚。故云『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

還舊居一首。歸園田居六首。似皆本年作。還舊居篇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愴惻多所悲』。

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似先生投未學仕後。卽未嘗履此舊居。故不勝今昔之感。先生戊戌始作參軍。是年歸。首尾六載也。然則庚子辛丑兩年。不嘗兩次歸家耶。欲解此問題。當釋「上京」二字。李箋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朱子語錄云。『廬山有淵明古跡處。曰上京。』果爾。則此上京卽舊居。與柴桑栗里相去咫尺。亦卽庚子年「侍溫顏見友于」之地也。細繹全集。未見有六年不還家之痕跡。蓋州祭酒主簿。旣不就。戊戌作參軍。庚子卽歸省。後此乙巳一出。不終歲而歸。何處得此六年耶。竊意廬山中有上京云云。皆後人因本詩而附會。合前後各詩讀之。上京宜指江陵。故辛丑歸省之作。題云「還江陵」。而祭妹文。敘丁憂事。亦言「昔在江陵」也。至江陵何以名上京。則百思不得其解。嗣讀陶注於上京句下。引毛氏綠君亭本云。『一作上荆』。乃知先生家於荊州。卽江陵者。六年。卽前詩所謂「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也。集作南荆。此從文選。荆名上者。以其在上游。猶言西京云爾。殆先生當參鎮軍幕時。卽僑居彼地。喪母後。思歸故鄉。故癸卯春。有懷古田舍之作。不久遂還舊居。與從弟敬遠晤也。然則此詩作於本年無疑矣。於此復有一問題。作參軍何故移家江陵耶。此不可解。然則所謂鎮軍將軍者。或當求諸鎮江陵之人矣。然又不類吾亦不復費精力以搜剔資料矣。

歸園田居當亦同時作。故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時先生正三十一二歲也。舊譜多以此數詩爲乙巳年從彭澤棄官歸後作。然彼年自出山至解組。前後不過一歲。篇中「久去山澤遊」云云。皆久客新歸語。情景不合也。是年桓玄篡位。

三年甲辰。先生三十三歲。起服爲建威參軍。

是年劉裕起兵誅桓玄。

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先生參其軍事

義熙元年乙巳先生三十四歲上半年在軍幕曾奉使入都八月補彭澤令十一月自免歸自此不復仕是年程氏妹卒

先生既應劉敬宣之辟春間凡一度奉使適金陵集中詩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經錢溪一首發端云『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蓋自庚子年後足跡不履長江下游者五年矣又云『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蓋甫出已有歸志也

歸去來兮辭序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

案謂邑宰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案指爲參軍使都事諸侯以惠愛爲德案彼時邑宰由州將版授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爲

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可以爲潤一本作疏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

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

『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此文自述得官去官之經過及動機乃至年月日具詳最可寶之史料也

欲求則求欲去則去將心事率直寫出最足表現先生人格『質性自然……深愧平生之志』云云實徹底

覺悟之自白也其去官動機昭明傳云『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曰我豈能爲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與此文因妹喪去官頗有出入當以此文自述者爲近真

昭明傳又云『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案廝僕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

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秬。五十畝種粳。」案與子書。文雖簡短。藹然仁者之言。可見先生博愛襟抱之一斑也。

舊譜依宋傳「年六十三」一語。皆推定先生是年四十一歲。今案飲酒篇第十九首云：「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此總敘少年出仕及棄官事。而云「向立年」。則明是三十歲前後也。乙巳棄官時雖已過三十。然自爲參軍。以送縣令皆投耒學仕時故。曰向立年。若賦歸去在四十後。則彼文不可通。

二年丙午先生三十五歲

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儼已二八一作十六。懶惰固無匹。阿宣儼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儼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儼垂九齡。但念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案此詩作於長子儼十六歲時。諸子小名及年歲具列。絕佳史料也。惜不得著作年月。但先生二十歲喪偶。而諸子不同母。據與子儼等疏。假定儼（阿舒）爲元配出。其生應在先生二十歲以前。故可推定本詩爲此一兩年內作品也。歸去來兮辭序言：「幼稚盈室。」知先生爲彭澤令時已有多子矣。

先生髮白蓋甚早。命子篇已有「願慙華髮」語。計其時甫逾二十耳。晉傳言先生「抱羸疾」。想然集中言白髮者甚多。不必皆晚年作也。

三年丁未先生三十六歲

祭程氏妹文云：「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先生喪妹。

在乙巳於茲兩年故云『服制再周。』

四年戊申先生三十七歲。

集中紀年詩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中有『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語似是年已逾四十然則與辛丑三十辛酉五十諸文相矛盾矣。竊謂此「十」字乃「九」字之譌。集中稱十二爲「二六」。十五爲「三五」。五十四爲「六九」。所在多有。此文亦以「四九」代三十六耳。『奄出四九年。』謂剛過三十六歲也。譌作「十」者。或由剝損。或由傳鈔肥改耶。

五年己酉先生三十八歲。

集中紀年詩有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

移居二詩不知何年作。李箋云。『靖節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南里之南村。』又云。『南村卽栗里。』此雖揣測之詞。亦頗近理。移居篇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指龐通之殷景仁顏延之等也。詳見下。

六年庚戌先生三十九歲。

集中紀年詩有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

與殷晉安別詩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案此太尉卽劉裕也。裕以去年九月進太尉。殷爲參軍。當是本年事。詩中言「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謂在南村與殷結鄰也。別殷詩既推定爲今年作。則移居詩必爲去年作無疑矣。

七年辛亥先生四十歲

祭從弟敬遠文云：『歲在辛亥，月維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文中『相及齟齬』語，知先生與敬遠年歲相去不遠，有『年甫過立』語，知敬遠卒時僅三十餘，若如宋傳年六十三之說，則先生是時當已四十七，相及齟齬之敬遠，亦當在四十內外，與本文不相應矣。先生殆無同懷兄弟，其從弟名見集中者，一敬遠，一仲德，皆先先生卒，未審爲一爲二，與子儼等疏云：『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似是悼妻及二弟之早亡也。

榮木篇有『四十不足畏』語，可假定爲本年以後所作。

連雨獨飲篇有『僂俛四十年』語，可假定爲本年作。

答龐參軍詩序云：『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游……』龐名通之，先生移居南村後，相與結鄰者也。移居既推定在己酉年，則冬春再交，當爲本年。

又有答龐參軍四言一首，似亦同時作。

八年壬子先生四十一歲

飲酒二十首，不知何年作。序云：『……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是其詩非作於一時也。篇中有『行行向不惑』語，又敍棄官後事，言『亭亭復一紀』，然則是四十前後作也。

九年癸丑先生四十二歲

十年甲寅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釋慧遠合縉素百二十有三人結白蓮社於廬山之東林。劉遺民爲誓願文。實佛教淨土宗之初祖也。邀先生入社。先生謝焉。然固常與遠往還。相傳先生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聞鐘聲不覺慳容。遽命還駕。宋人張商英詩所謂『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也。又傳遠公送客向不過虎溪。一日與先生及陸修靜語道。不覺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云。此兩公案爲宗門所樂道。雖不必盡信。要之先生與蓮社諸賢相緣契。則事實也。集中有與劉柴桑倡和詩兩首。注家言柴桑卽遺民。未知何據。

十一年乙卯先生四十四歲。

顏誄云。『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簷鄰舍。宵盤晝酣。非舟非駕。』此顏延之自述與先生結鄰歡聚情況也。宋傳云。『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陶考云。『劉柳爲江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考宋書孟懷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於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新除尙書令劉柳卒。』南史劉湛傳。『父柳卒於江州。』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尙書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當在此兩年也。』

十二年丙辰先生四十五歲。

集中紀年詩有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潯田舍穫一首。

有示周掾祖謝一首。題目一作『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書。』案續之爲蓮社中人物。時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昭明傳云。『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

在城北講壇。蓋卽據本詩題文也。檀韶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二年。（見宋書韶傳）則此詩當作於本年矣。篇中『馬隊非講肆』云云，似不以續之之淵居城市爲然也。

是年慧遠卒。

十三年丁巳，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太尉劉裕北伐，滅姚秦，修復關中晉宗廟陵寢。集中有贈羊長史一首，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詩云：『……賢聖留遺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城市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獲俱……』蓋自懷惑以後，中原淪於戎羯，已逾百年，先生觀關洛之光復，蓋喜極而泣，其云欲往游因病不果，殆實情也。

十四年戊午，先生四十七歲。

宋傳云：『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

昭明傳云：『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宋晉傳文略同。是先生於州將中，惟王弘頗相周旋。按宋書弘傳，弘以義熙十四年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在州七年，宋文帝元嘉二年始遷去。昭明傳所記，當是本年以後事。集中有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亦本年以後作。

是年劉裕弑晉安帝。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先生四十八歲。

元熙二年即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宋武帝廢晉恭帝爲零陵王，尋弑之。

集中有述酒一篇，李箋引黃庭堅曰：『此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吳譜引韓子蒼曰：『余反覆觀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湯注云：『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入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今案篇中有『諸梁董師旅，非勝喪其身』語，用葉公、諸梁、白公勝事，有『安樂不爲君』語，用劉禪事，有『峽中納遺薰』語，用越王子搜事，皆與茲案有關，結句有『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意尤明顯，韓湯吳說是也。

宋永初二年辛酉，先生五十歲。

集中紀年詩有游斜川一首，序云：『辛酉俗本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欣對不足，率爾賦

詩，悲日月之遂往，歎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詩云：『開歲倏五十俗本，吾生行歸休……

』案此詩爲考先生年歲最主要之資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紀時日』而序之發端明記『辛酉正月五日』，詩之發端云『開歲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齒五十，絲毫無疑義之餘地也。後人所以多不察者，則以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詩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於丁卯，即以宋傳年六

十三之說推算。則辛丑亦僅三十七歲。與『開歲五十』語不相容。俗子強作解事。見序有『正月五日』語。因奮臆改『五十』爲『五日』。殊不知『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此二語如何能相連成意。慨歎於歲月擲人者。豈以日計耶。況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若作『開歲五日』。所疏年紀何在耶。於是復有據『辛丑五十』之說。謂先生實得年七十六者。李箋引張續語。然則乙巳辭彭澤令時。先生已五十四。與飲酒篇『是時向立年』句。又衝突矣。幸湯注本及昭文瞿氏所藏宋本爲朱子同時人曾集所寫者。坊間的影印本。於序文『辛丑』下注『一作酉』三字。吾儕乃知作『酉』者實爲原本。而『開歲五十』一語。更不容改字以爲遷就。以辛酉五十推算他篇他歲。皆無不合。一切疑團。迎刃解矣。

雜詩十二首。不署年月。惟中有『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語。知是五十後作品也。丁譜解此句。謂『裕將纂晉。其勢已成。歎其不幸而親見此事』。似甚當。惟丁氏襲舊說。以此詩繫諸義熙十年。謂先生逆料裕之必篡。則過矣。如吾所推定。則五十歲當永初二年。晉祚已移。故自悲『已親此事』也。

三年壬戌。先生五十一歲。

擬古九首。不知何年作。但其中如『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如『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如『蘭蓀柳亦枯。遂令此言負』。如『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皆感慨滄桑之微言。其爲易代後作品無疑。少帝景平元年癸亥。先生五十二歲。

昭明傳云。『顏延之……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自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王弘）欲邀延之赴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案據宋書延之傳。以本年爲始安太守。

時王弘在州五年矣。

文帝元嘉元年甲子先生五十三歲。

昭明傳『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磨而去之。』案道濟爲江州刺史在本年。（見宋書道濟傳）昭明以此事敘於先生少年。下文接『後爲鎮軍建威參軍』句。大誤。王譜置之元嘉三年。亦誤。（通鑑記道濟爲江州在元嘉三年。誤也。王譜蓋襲之。）先生不忤王弘而獨拒道濟之饋。殆以其爲宋室元勳。心鄙之耶。

有會而作乞食等篇。或當作於是時。

二年乙丑先生五十四歲。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案『六九年』謂五十四歲也。集中屢用此例。一本作『五十年』。蓋不得其解而妄改耳。此詩敘歷年之艱阻困頓。中有『雖憂悽目前』語。蓋自知不久人世矣。

三年丙寅先生五十五歲。

四年丁卯先生五十六歲。其年九月先生卒。

顏誄『春秋若干。（集中附錄誄文皆作春秋六十有三。此從文選本。）元嘉四年某月某日。卒於潯陽縣之柴桑里。……詢諸友好。諡曰

靖節徵士。』

宋傳『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昭明傳『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是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晉傳『以宋元嘉中卒年六十三』

案今本陶集中所附顏誄有『春秋六十有三』一語顏延之既夙與先生情款當先生初沒時爲之作誄其所記錄自應有最大之權威後人莫敢置疑宜也然據文選本則但云『春秋若干』並無六十三之說然則集中所附顏誄云云殆後人據宋傳改增耳細釋本文可得反證誄詞云『……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愆斯義……年在中身疾惟痞疾……』「中身」用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語正五十典故誄意謂年僅五十餘以其壽促而怨天道之無憑也是故攀引顏延之爲先生六十三之證人顏不任受也六十三之說本諸沈約昭明襲之唐人撰晉書又襲之幾成鐵案然鉤稽全集其不合旣若是然則沈約何故有此誤耶以吾度之殆約所據譜牒本作年五十六而「五」字或刊損或傳鈔訛舛便成「三」字約見三十六之太不倫也輒顛倒臆定爲六十三自此遂以訛踵譌習非成是矣此雖臆測或亦近理耶與子儼等疏當屬末命發端言『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獨能免』中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末云『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全篇皆遺囑口氣也應判爲本年臨終時所作中有『吾年過五十』語最足爲先生壽不滿六十之鐵證

挽歌『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

案此三詩一文皆先生屬纊時自挽自祭者觀其實敍年月也無射九月知非同尋常文人平居游戲故作達語者比文選擇此詩只題曰「陶淵明挽歌」編集者加一「擬」字題為「擬挽歌辭」失之矣顏誅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皆敍其臨命從容屬辭自挽之事東坡評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可謂知言又案挽歌云「早終非命促」可為先生僅得下壽之證自祭文云「誠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知命」用論語文謂年過五十也與子儼等疏「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顏誅「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旨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一作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一作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

昭明傳「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名字宅邊有五柳樹一本無樹字因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惰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

錄。』『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作無絃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琴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先生五子儼、俛、份、佚、修，皆不見史傳。

梁書安成康王秀傳：『天監六年，出爲江州都督，聞前刺史所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

陶集考證

陶集蓋編自梁昭明太子蕭統，然北齊時已有異本，篇次顛亂，其後傳鈔益多，譌謬不少。最著者如五孝傳及聖賢羣輔錄全屬贋託，占全集三分之一，其他字句間各本異同極多，乃至有全句訛寫者，如讀山海經之『刑天舞干戚』訛作『形天無千歲』，甚可笑也。故欲讀陶集，須薈萃諸善本，精勘一過，其中仍須有以意逆志之處。余今病未能，姑述諸家鈔錄所如知各本，摘其異同之點，略加評騭，俾學者自擇云。

梁蕭統陶淵明集序。

『……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

隋書經籍志集部。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

唐書藝文志集部。

『陶潛集二十卷。又集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集部。

『陶淵明集五卷。』

北齊陽休之序錄。

「……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並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案四八目即聖賢羣輔錄。然編錄有體。次等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爲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

宋宋庠私記。

『右集。按隋書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淵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即陽僕射所撰。按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爲尚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卽此也。其序并昭

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署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已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

博聞者。』

宋晁公武昭德讀書志。

『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日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文獻通考經籍考全錄本文

僧思悅書陶淵明集後。

『……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寢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合衆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書。』

據以上諸家敍錄。則宋以前陶集諸本可推見者如下。

(一)六卷本——卽梁五卷本。

隋志所謂『梁五卷錄一卷』也。陽休之所見之『一本六卷並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者。當卽此本。其目錄原在集外單行。故梁志僅云五卷。陽休之所見本。則已入錄於集。故爲六卷也。

此本之『錄一卷』關係頗大。宋書本傳稱『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日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南史同)李善注文選亦引此語。然今本集中詩題標列甲子者僅九首。其八首在義熙

前並未書晉氏年號。宋以後學者皆據此以斥沈約李善之不經。千年來幾爲定論矣。獨清陶澍據隋志重翻此案。其略云：『……五柳傳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則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餘年。必親見先生自定之本可知。竊意自定之本。其目皆以編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者。當是據錄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爲發其微趣。』中引隋志及宋庠私記云云。約云：「文章皆題歲月。」者。當是據錄之體例爲言。至唐初其錄尙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後乃亡之。遂凌亂失序。無從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義熙以前亦止書甲子。永初以後或併記年號。休之無端造爲此說。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以斥其非。豈有歷齊梁陳隋俱習焉不察。李延壽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爲選注哉。休之謂「昭明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竊意昭明自加搜校。必依先生自定之目。一以編年爲序。若如今本。孰能尋其次第。……』右所云。深有理致。若所推定者不謬。則「錄一卷」之亡。真陶集之大不幸矣。

(二) 唐五卷本。

舊唐志所著錄之五卷本。或卽梁本而亡其錄也。

(三) 舊八卷本。

陽休之所謂八卷無序者也。此本殆於五卷外加入五孝傳一卷。四八目上下二卷。共爲八卷。故休之據此而言五卷本之「闕少」也。

(四) 昭明太子八卷本。

陽休之云：「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云：「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

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似昭明將舊五卷釐爲六卷，益以序誄傳爲一卷，附原錄爲一卷，故八卷也。休之謂『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當爲最善本，惜今不得見矣，其錄之亡，尤可痛惜也。

(五)七卷本。

晁公武云：『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蓋八卷本亡錄一卷，故爲七卷也。

(六)陽休之十卷本。

休之，北齊人，官至尙書左僕射，與魏收齊名。此本蓋因昭明本補入五孝傳及四八目以爲十卷，具如序錄所述。宋庠言：『晚得江左舊書，其次第最入倫貫。』晁公武謂庠所晚得者，卽休之本。未知信否。要之宋以來所傳本，大率皆因休之之舊而稍加顛倒也。休之言『并序目等。』而宋庠私記記語本有『然亦無錄』語，則隋志所謂『錄一卷』者，殆亡於宋時矣。

(七)唐二十卷本。

新唐志云：『爾諸家從未道及。』二「字殆衍文耶。

*

*

*

*

*

陶集中有後人竄亂發生問題者爲左列各事。

一、五孝傳及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

此兩部分爲昭明本所無，其有之者皆沿陽休之本，而休之所沿者殆當時俗間通行之八卷本也。此兩部分決非淵明作，四庫提要辨之甚明（見下）。

二、四八目篇末之「八儒三墨」二條。

此爲僞中出僞辨詳宋庠私記。

三、歸園田居第六首（種苗在東臬……）

此首見文選。乃江淹作。題爲『擬陶徵君』。蓋後人誤編入耳。李公煥注引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有五首。』當以陳本爲正。

四、問來使一首（爾從山中來……）

洪邁容齋隨筆云。『問來使詩諸家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湯漢注云。『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

五、四時詩一首（春水滿四澤……）

湯注云。『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許彥周詩語云。『此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 * * * *

前所述昭明本陽休之本及宋庠思悅晁公武……諸人所藏本。今皆不可得見。今存之本。以吾所知者如下。

（一）曾集本。不分卷。

集贛川人與朱子同時。其本刊於宋紹熙壬子（三年）集自跋云。『淵明集行於世尙矣。校讎卷第。其詳見於宋宣徽私記。北齊陽休之論載。南康蓋淵明舊游處也……求其集顧無有……集竊不自揆。摹寫詩文。刊爲一編。去其卷第與夫五孝傳以下四八目雜著。所爲犯是不韙。非敢有所去取。直欲嚙嚼真淳。吟詠情性……』

：雖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亦所不辭也。』毅然芟削五孝傳及四八目。當以集爲首。不寧惟是。並讀史述九章及扇上畫贊亦芟去。此兩篇諸家向無異辭。惟其文辭確有不類淵明之處。且諸家本皆不以入四言詩。而附諸孟府君傳之後。亦明有增益嫌疑。集削之。蓋有巨眼也。

此本曾見昭文瞿氏書目跋尾。其他藏家似皆未之見。前清光宣間。上海廣智書局曾影印。今傳本絕希。以吾所見精善之本無出其右。不獨年代最古而已。

(二) 湯漢注本四卷。

漢字伯紀。諡文清。鄱陽人。宋史有傳。其注成於淳祐元年。分四卷。有詩無文。文僅錄桃花源記及歸去來辭。附於第四卷之末。其歸園田居第六首及問來使指爲贗品。附於最末。

此本何孟春云已佚。清乾隆末吳騫所刻拜經樓叢書中有之。

(三) 李公煥箋注本十卷。

卷中標題『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惟無年月。不審何時人。何孟春謂是元人。不知何據。此本以梁昭明序及傳冠卷首。次採集諸家評陶爲總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七卷五孝傳及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十兩卷聖賢羣輔錄。末附錄顏延之誅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及無名氏記。此本分卷蓋踵陽休之。然將五孝傳插入疏祭文前。恐非休之之舊。近年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所收者卽此本。

(四) 何孟春注本十卷。

孟春字燕泉。書成於明正德戊寅。自記云。『……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

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花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按何氏移置卷次。自謂倫貫。然五孝傳實贗品。以與五柳傳孟府君傳同卷。殊不倫也。

(五)毛晉汲古閣本十卷。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

(六)焦竑本八卷。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附錄顏誄及昭明傳序。無四八目。自敘云……友人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正與淵明舊本合……』陶澍云……昭明所編陶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誄傳爲八卷。後又以錄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亡其錄。故仍爲八卷……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

此本吾未見。右據陶澍集注本所引。

(七)毛晉綠君亭本三卷。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四八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問來使四時聯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另見雜附中。

此本吾未見。右據陶澍集注本所引。

(八)毛扆藏紹興十年寫本十卷。

正集與汲古閣本全同。惟無附錄二卷。其字爲蘇體。然有紹興十年跋。知非北宋本也。廣州有重雕本。

(九)吳瞻泰注本四卷。有詩無文。

書成於清康熙乙酉。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并附讀史述九章。

(十)清四庫全書本八卷。

提要云：『……宋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及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出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

按四庫本吾未見。不知各卷分合次第何如。惟提要所引宋庠語。謂蕭統本以文列詩前。似失考。庠謂昭明所作序傳及顏延之誄。在集前耳。

(十一)陶澍集注本十卷。

書成於道光己亥。博證諸家。考證最精。編諸家序錄及誄傳爲卷首。其正集十卷。一至四詩。五賦辭。六記傳述。

贊七。疏祭文八。五孝傳九。十。聖賢羣輔錄。卷末靖節先生年譜考異。

*

*

*

*

*

啓超案。欲編定完粹之陶集。應商榷之點如下。

一、五孝傳及聖賢羣輔錄。決爲贋品。當刪。

二、歸田園居第六首。問來使。四時皆誤。編當刪。

三、讀史述九章及扇上畫贊。疑僞。當入附錄。

四、今本分卷及各卷中之篇次。大率皆陽休之因昭明太子本而有所增益也。至於梁五卷本休之所指爲「編次顛亂」者。其內容如何。殆非吾曹今日所能懸斷。試臆測之。或是詩文不分本耶。昭明區分文體。本無通識。觀文選可見。今本別文於詩。詩又別四言於五言。本皆無甚意義。五柳先生傳言「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未嘗別詩於文也。今本詩四卷中。第三第四兩卷。頗有編年痕跡可尋。次第當最近真。其第一卷則徒以四言故別著之。第二卷首列形影神。殆以其爲談理之作。故以冠首。以下則年代最混雜之作品也。文則以題日末字分體。其所分略同文選。最爲無理。意此皆昭明顛倒舊本取便耳。吾既重撰陶公年譜。專就本集籀釋作品年月。略推定者過半。輒爲極大膽之舉。擬一「陶集私定本」。非敢云復五卷本之舊。聊資同嗜者一哂云爾。

此
页
空
白

附 陶集私定本

命子

先生長子徽生後二三年內作也據篇中「日居月諸漸免於孩」文可證篇中言「三千之罪無後為急願懸葬負影隻立」似先生得子甚晚然乙巳年作歸去來兮辭已云「幼雅盈室」是已有多子其年先生三十四耳又先生諸子不同母見與子徽等流先生又無姬妾見顏延之誄先主二十歲喪偶見總詩然則假定徽為元配出其生當在先生年二十前也此詩當為二十一二時所作華鬢云云殆先生夙嬰羸疾髮白甚早否則文家弄筆之詞耳要之認本詩為集中最先之作當無大過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豸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左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以康誥」以職在授民故名司徒此叙得姓之由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蚪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陶舍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聲靈丞相允迪前蹤漢書百官公卿表「孝景三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

為承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洪大也羣川蔽導衆條載羅言枝派時有語默易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運因隆窳隆崇高也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陶侃也都督封長沙郡公謚曰桓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漢書宣帝紀「疇其爵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言

期高遠近世不可復得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晉書本傳「祖於皇仁考談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愠喜」父名無考李茂武昌太守

家譜言爲
委城太守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而語辭詩「唐棣之華。翻其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案厲之人。謂有痼疾者。」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

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詩經漸免於孩。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鎮軍者鎮軍將軍也。晉制將軍開府爲持節都督者有參軍六人。此鎮軍似是劉牢之文選李注指爲劉裕誤也。說詳年譜曲阿者吳譜云「今丹陽縣」牢之時鎮京口（鎮江）故就幕職時經此詩舊本以冠卷三之首在「庚子歲從都還」篇之前今推定爲隆安二年或三年作題云「始作」等語然終非官之始也。即飲酒篇所謂「校未去學仕」時頗有用世之志故有「時來苟宜會」等語。性所安習故又云「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轡。諸本此從文選李善

息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曲也我行豈不遙。登降。諸本此從文選千里餘。目倦川

陰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班固幽居賦「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集中詩題標年月者以此首爲始。庚子者晉安帝隆安四年。先生二十九歲也。歸子念前途。又有「

風一句知所省者爲母也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書一友于兄弟一此歇後語也先生似無同鼓棹路崎曲。指

景限西隅影曰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詩一凱風自南吹及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一顏誅云

櫂。權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欲將焉如。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巽風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口各本作中此從文選

此詩蓋從鎮軍幕府乞假去職時所作文選李善注引江圖云一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亦有

圻二十里至塗口一今屬何地不能確指此題於江陵言一還一似先生時僑寓彼地祭妹文述丁憂事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諸本作文選情加何舍此生。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一荆州也

州爲西也一諸本作南荆非。叩拽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誥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

尙孤征。商歌非吾事。李善注曰一淮南子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語一按此言于闕非所欲也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榮。養真衡茅

下。庶以善自名。(按原稿至此止)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七

朱舜水先生年譜

庚子明萬歷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申時先生生

先生諱之瑜，髮廷枚姚江詩存字魯瑗，姚江詩存作「楚瑗」海東逸史舜水先生別傳云「字楚瑗至海外

注云「魯作楚非也印章訛刻」楚學者稱舜水先生，齊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敵

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鄉山水為號者舜水之稱始此（卷九葉六與安東守約書）姓朱氏，答源光國雜問（卷十三葉二）云「僕系出於荆楚

天潢為累物色屢徵堅臥不起遂更姓為「諸」故生則為諸及附主入廟題姓為朱僕生之年始復今姓

啓超案湯壽潛舜水遺書序引黃太冲記兩異人諱朱作諸皆超未得見太冲之記伊作「諸」者恐是名從

主人太冲與先生同里開浙江餘姚人寄籍南直之松江曾祖詔號守愚祖孔孟號惠翁父正號定寰母金氏

殆備知其族為諸氏耳生三子伯兄啓明一名之琦天啓乙丑武進士官南京神武營總兵以忤閹削職崇禎間特旨昭雪授漕運總

督末之任清順治間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與諸孫男書云「汝伯祖官至開府罷職不及一兩月家無餘

如（卷四葉四）與吉弘元常書云「家兄通籍四十載徒立相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卒

松軒書錄頁一二〇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此從元祿本遂錄日本鈔本末有門人今井洪濟撰行實云

文恭先生諱之瑜字魯瑗下注云魯作楚非也印章誤刻楚瑗不復改刻故人或稱楚瑗按餘姚志作楚瑗

是年姚泰生

泰字步瀛同縣人先生子婦之父先生出亡後撫其諸孫與諸孫男書云「汝外祖姚親翁盛德君子與我同年生」

辛丑二十九年先生二歲

壬寅三十年先生三歲

癸卯三十一年先生四歲

甲辰三十二年先生五歲

乙巳三十三年先生六歲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三云「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憶矣」

丙午三十四年先生七歲

丁未三十五年先生八歲

是年先生喪父

行實云「九歲喪父哀毀逾禮」而「啓超案祭先府君文云「未九齡而背父」」（卷二）答安

東守約雜問卷九十四云「不佞每見典籍竊百傷心不幸幼齡喪父不知爲學之道遂昧昧至此」

戊申三十六年先生九歲

己酉三十七年先生十歲

庚戌三十八年先生十一歲

是年黃宗羲生

辛亥三十九年先生十二歲

壬子四十年先生十三歲

癸丑四十一年先生十四歲

是年顧炎武生。

甲寅四十二年先生十五歲

乙卯四十三年先生十六歲

丙辰四十四年先生十七歲

丁巳四十五年先生十八歲

戊午四十六年先生十九歲

是年長子大成生。與諸孫男書云：『我今年七十八歲。』又云：『此書本與汝父元楷舊年有一慮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據此知大成生於是年。

先生娶葉氏生子二長大成字元楷次大成字元模繼娶陳氏生女高兩夫人來歸及卒年大成生年皆無考。

附識於此。

按先生僅有二男大成字集之大成字咸一（據行實）元楷元模當係改名似非其字據先生丁巳與諸孫男書有汝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已之注腳可見元楷非字

是年清兵陷撫順。

己未四十七年先生二十歲

與諸孫男書云：『我自幼食貧齋鹽疏布年二十歲遭逢七載饑荒養贍一家數十口無有不得其所者。』

行實云：『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適禮，宗族及鄉先生多以公輔相期，弱冠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絕進仕之懷。每對妻子云：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遺係，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容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云：『僕幼學之時，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時事大非，即有退耕之心，荆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強應世，實無心於富貴矣。』

是年清兵陷開原。

是年王夫之生。

庚申泰昌元年先生二十一歲

行實云：『長受業於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不知在何年，附於此。與諸孫男書云：『吏部侍郎朱聞遠老師諱永祐，松江華亭人。』啓超案永祐殉節於

舟山全謝山鮑埼亭集有朱公事狀

辛酉天啓元年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清兵陷瀋陽遼陽。

壬戌二年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清兵破西平堡，陷廣寧。

是年日本安東守約生。

癸亥三年先生二十四歲

甲子四年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張斐生。

乙丑五年先生二十六歲

丙寅六年先生二十七歲

丁卯七年先生二十八歲

戊辰崇禎元年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陝西饑流賊大起。

是年日本源光國生。

己巳二年先生三十歲

庚午三年先生三十一歲

辛未四年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八月清兵圍大凌城。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

壬申五年先生三十三歲

癸酉六年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七月清兵陷旅順。

甲戌七年先生三十五歲

女高生於是年或明年高字柔端陳夫人出先生所最愛國變後憤塔家降虜鬱鬱致疾未嫁卒忠實云高

明絕世六歲喪母如成人遇事先意承志先生藉以忘憂變革以來年十二三嚴備利刃晝夜不去身其矜

刀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因其舅為滿官憤其失節又日夜思父遭疾未嫁而亡是時先生在外不知其

亡年大約在壬辰癸巳間也吾女明德淑順疏合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氣無不之或自匪來也

陳適之書卷四葉二來時須往汝姑娘殯前辭行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氣無不之或自匪來也

啓超案適之蓋陳夫人昆弟即柔端母舅也柔端所許字者為何東平子見別傳東平蓋黨於馬阮而

欲牽率先生者事見後先生與適之書時年六十七與諸孫男書時年七十八猶讚憶柔端如是可想其鍾愛

所記略推定係於此

是年七月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流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乙亥八年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正月流賊陷鳳陽十一月陷陝州攻洛陽

是年顏元生

丙子九年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七月清兵入塞八月東歸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喬否答寒族多為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文公子為敵

邑令家於餘姚惟一世不清楚像贊誥勅國璽班班可考也闔族俱欲附會獨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憑且

近不能悖睦九族何用妄認遠祖狄武襄青武人尙不認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佞餘姚人若能自

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若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之裔乎啓超案此事雖小節足見先生務實不

好虛榮偏強不肯攀援自少年已然矣

丁丑十年先生三十八歲

戊寅十一年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恩貢生貢於禮部。答源光國問。歷緣山云：『崇禎口年口月蒙提督蘇松等處學政升口薦文。』

顯亭林年譜：『元煒，濰縣人，以崇禎十一年名學蘇松。』然則先生之貢當在此年。惟據與諸孫男書又云：『禮部尙書吳碑山老師諱鍾，鑾我恩貢座師也。我貢劉爲開國成進士，選長興知縣，降紹興府。』

據黃宗義海外勸哭記及全祖望歸墟亭集則鍾鑾登崇禎甲戌進士，選長興知縣，降紹興府。照席弘光時始召爲禮部主事，在崇禎間決無曾任提學事。豈鍾鑾謫官後嘗參元煒幕耶？

按據行實：『崇禎某年……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爲監紀同知不

受尊擢恩貢生考官吳鍾鑾貢，簡稱爲開國來第一』似以舉文武全才及擢恩貢爲兩事，或果薦於禮部

而未得貢及癸未始被擢也。考此文語氣『尋』字又似爲不就監紀同知後方應試者。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張肯堂列傳吳鍾鑾傳附云：『吳鍾鑾字鑾稚，武進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長興知縣。以

旱潦徵練餉，不中額，謫紹興。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福王立，遷禮部主事……魯王起兵，以鍾鑾爲禮

部尙書。』則崇禎間鍾鑾決無任提學之理，再自遭貶謫，并未掛冠歸里，則參元煒幕事亦不能謂爲必然。

是年九月清兵入塞。

己卯十二年先生四十歲

行實云：『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諸父兄不許。每逢大比，遊戲了事。』

是年正月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

庚辰十三年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九月張獻忠陷劍州。

辛巳十四年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

壬午十五年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二月清兵克松山下錦州五月張獻忠陷廬州九月李自成陷開封十一月清兵入薊州連陷畿南山東

州縣。

癸未十六年先生四十四歲

十月鎮守貴字疑州等處總兵官方某辟監紀同知不就見答源光國問履歷方某即方國安

是年先生喪母（？）續聘胡氏為繼室因喪亂卒未娶行實云「後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以配之而先生固辭者三胡公不許先生適會母喪未娶後值亂離

數寄書使別祀胡公堅執不允後亦莫知其存亡」啓超案己丑年上魯王疏云「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然則續聘當在本年

按先生舉孝廉在庚寅三月「立刻疏辭」則上魯王辭孝廉疏自亦在庚寅無疑所云「聘七年而不娶

」續聘自應在甲申年以母喪而未娶則當是甫定聘而母死故不及於是年娶也故姑斷定聘妻喪母同

在甲申年

甲申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先生四十五歲

三月十九日流寇陷京師帝殉國。

四月清師入關五月初三日建元順治。

五月初一日。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南都初建。江南總兵方國安薦先生。奉詔特徵。不就。

乙酉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順治二年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再奉詔特徵。不就。四月就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鎮東伯方國安軍。不拜。據答

國問及安南併役紀事紀事稱監荆國公方國安軍啓超案國安以是年十一月魯王監國時始進封荆國公紀事誤記也於是閣部勳鎮科道交章論劾謂偃蹇不奉朝

命無人臣禮先生星夜遁逃海濱據供役紀事行賞云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舟山至日本

山也其識黃斌卿或即在此時

答安東守約雜問卷十四云。『問老師徵辟不就其義如何。答。不佞事與吳徵君案康齋先生與彌也極相類。薦吳徵君

者。石亨權將也。薦不佞者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官而辭之。不佞兩次不開讀而即授四

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吳徵君時當國者李相公賢。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尙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

當國者爲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不佞之親家何不波原注云進士名東平即小女之舅到寓再三勸

勉。深致懇勸。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

是背義忘恩也。是舉君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

功名之士。釋褐卽爲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爲賓主。豈不煊赫。而乃力辭之乎。要

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爲。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羊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諸儒閉門養高以邀朝譽也。

『答源光國問履歷卷十三云。』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儉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頽。幸邀兩次特

徵雖百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顛覆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枝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欲沾名義高』又答小宅生順書卷八云『僕素民物為懷綏安念

切非敢以石隱為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廈近則為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

之故忍死不為耳』啓超案此數段關於先生出處大節故錄之國安之知有先生或即由何東平東平不為先生親家然實庸庸勢利之人後此降清致先生女柔端憤鬱以死者也

五月初九日清師渡江初十日福王出走十五日清師入南都先生亡命至日本啓超案安南供役紀事云數月不見經騎已後遂

有逆虜之變之驗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一紀事作於丁酉年云十三年則先生初至日本當在乙酉也又案與男大成書云『我以兄弟責善又以灌漑上疏彈劾綱羅密布立刻擒擊一時倉皇逃竄不

能入城與汝伯父作別至今悔恨無已』細按情節似是被徵時其兄頗以出山相督促故云責善先生亡命伏海濱數月旋聞南京之變遂奔日本蓋自丁酉年四月以後即不復與家人見面矣

六月鄭鴻逵蘇觀生黃道周張肯堂等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旋即位改元隆武

閏六月張國維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等奉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馬士英竄入方國安營中

丙戌魯監國元年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先生四十七歲

六月清師下浙江方國安馬士英迎降旋伏誅張名振奉魯王以舟師出海投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遂入

閩次中左所即廈門

十月陳子壯丁魁楚瞿式耜等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旋即位以明年為永歷元年

十一月清師下建寧延平唐王走汀州被執遇害

是年先生至安南安南供役紀事云一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難髮從廖逃避貴邦至今

丁亥監國二年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魯王次福建之長垣

先生返國至舟山(？)口月舟山守將黃斌卿承制授先生昌國縣知縣不受十月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

事務不受又聘請軍前贊畫不竟據答源光因問履歷少師徐泰原文云隆武三年永歷二年口月欽差侯

黃某次到(？)隆武為唐王年號唐王去年已被害此稱隆武三年者黃宗義行朝錄於丙戌年下云黃

成功不欲奉(？)魯王(？)改明年為隆武三年鄭彩不(？)長垣改明年為魯監國二年海上途有二湖(？)黃

斌卿其時亦不奉魯王故稱隆武三年耶又注王去年即位以今年為永歷元年此云二年者殆在道不知確

息誤以為即位即改元也又案舟山在元時為昌國州殆當時已改為縣故斌卿承制授先生知縣又案

黃宗義舟山與慶記丁亥四月事云斌卿進爵肅虜侯其承制授官當是四月以後此事馮公乞案服日振時

在舟山先生與名振之關係蓋自此始又據舟山與廢張炮音馮京第其時皆在舟山以後此事馮公乞案服日振時

亦由先生先生雖不就職然於斌卿之強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據別傳云知已兩字皆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

發其端不肯許人(？)成虜侯黃虎老知之而

未盡(？)據此則斌卿蓋能敬禮先生矣

十月魯王以吳鍾釐為通政司使旋晉禮部尚書

是年王翊聚義兵於四明山寨

戊子蓋國三年永歷二年清順治五年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魯王次闔安鎮

先生借(？)御史馮京第往日本乞師日師不出致洪武錢數十萬助軍實別傳云一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

木斌卿因命弟孝節朝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瑪(即薩摩)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

之瑜留師不果用(？)啓超案黃宗義乞師日本記京第此行及其關係人頗詳盡而無一字及先生先歸

妓爲日人所輕見乞師記本年及明年先生踪跡似不在日本也

己丑監國四年永歷三年清順治六年先生五十歲

是年正月魯王次沙埕

七月閩地盡陷張名振迎王入浙次健跳

九月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至馬士英奪其印以與國安斌卿散其衆而歸啓超案斌卿舟山以前事諸書記載多闕其人固有肝膽者且前敬禮先生未可厚非也

十月王次舟山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佑爲吏部侍郎王翊爲河南道御史

是年先生蓋在廈門（？）答安東守約雜問云

庚寅監國五年永歷四年清順治七年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魯王次舟山

是年先生來往於廈門舟山間（？）正月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佑薦授兵

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禮部尙書吳鍾巒薦授翰林院官不受三月巡按直浙監察御史王翊薦舉

孝廉立刻疏辭據答源光國問原文又云通計徵召薦除擬除元院疏薦外凡一十二次始終不受此

許宜露止稱生員後因監國魯王駐驛舟山間與朝會理合開具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賞是故酌量其中權

稱貢生然猶隱避初意所以述次授官或京外條高俟卑殊無倫次丁酉年二月上魯王謝恩疏云及

臣在舟山銜臣汝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誓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當按臣前草表

請辭後輔臣擬旨云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一輔臣與臣同里聞豈不即當按臣前草表

有爲耳我親我三次拒絕之是以與我極不相好然其臨死一節可取不料其能決烈至此據此可知肯堂

持斲先生之原因行實言昔
堂爲先生少年業師誤也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魯王未知我三詔特徵之事不佞又弢藏謹密止稱恩貢生……然使彼時知其詳我必與舟山同死不得來此有今日之事矣可見萬事皆有倚伏也」

是年三月先生與王翊始定交祭王侍郎文二（卷二十葉三）云「瑜與先生初遇於滄洲（即舟山）相與之瑜相見恨晚」啓超案據黃梨洲四明山案記見最晚即知最深言論舉止未嘗有毛髮之間然」別傳云「王翊之朝王也王翊以庚寅三月朝行在先生與翊定交當在此時已逆料舟山之將敗相與太息祭王侍郎文二云「先

捷之時管記滄洲類丘廢址之間屏人靜對與瑜咨嗟歎息」

先生復有浮海之役在舟中爲清兵所迫脅自刃合圍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送還舟山據行實啓超案中有陷難告天文中云「乃者身陷大澤進退皆獨糊

爲善蒙禍據此則劉文高等當是先生同志同患之人非臨時方感其義烈且能以力脫先生於險也其何以能脫險卒無可考

按文集卷九第十頁答安東守約書「如今月十六已入日本境界羣龍鼓浪須鬣鱗爪皆現舟已將傾人

人喪膽……及後事定無恙舟中人但見不佞先於波浪掀翻之際作書投之水」此書是否集中所載庚

寅陷難告天文細玩此文語氣如「今日再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吐齧鯨穴玩弄虎牙」似在海中遇風

非指清兵迫脅之事然文集卷九謂遇風浪在十六日此則陷難禱天在三月七日究不知此文何所指

是年先生似會居四明山寨中啓超案先生曾否入四明山在本集中無可考張廷枚姚江詩存載先生詩十

一首結聯云「漫作山中約歸耕向四明」延枚或即因此語推定其一躬耕」中有一酬吳霞舟（即鍾櫛）

期既篤彼時舟山行朝無事可辦則借完勳入四明亦意中事先生遺文皆海外作其僅存於國內惟此十四

首詩或即本年之作遺稿幸落四明山中者耶今錄其游仙詩十二首之一以見先生詩格子房瀟酒人早

歲友黃綺自見長桑君慷慨念國恥吁嗟一擊誤飛迹千里從浮沈閭黨間潛跡尤驕詭故人采紫芝匿影空

山裏故使圯下翁脫屣示深旨嚴霜下五更對語興亡際會及風雲
婉嬾出餘技俛仰思舊游浩然不可止不師黃石公去從赤松子

遺文 上監國魯王辭孝廉疏卷一三 庚寅年陷難告天文卷二十
二葉六

辛卯 監國六年永歷五年清順治八年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魯王次舟山

二月張名振殺黃斌卿舊部將王朝先行實云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先生豫料禍敗一啓超案

六月先生將去舟山張煌言挽留之先生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答安東守約雜問卷

師比年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答兩年在廈門舟山人擬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倏心不安兵部左侍

我等坐而糜餉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打糧打糧亦打家劫舍掠人質與劫盜無異者焉有

仁人目勝人之肉膏人之血敲人之骨而可為者人之恚排募蓋彼時諸志士在舟山者實無從參

末議以救頭危故梨洲已去年乞假歸而先生亦去非以危禍將至而取巧規避也先生又案祭王侍郎文云

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瑜將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據此可知

先生六月杪或七月初

八月清兵陷四明山寨兵部侍郎王翊被執不屈死

答田犀書卷八葉云「中秋為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

令節」答野節雜帖「卷十二葉十四」云「十五日為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

啓超案王侍郎為先生生平唯一之知友今據黃梨洲四明山塞記海外勸哭記全謝山鮎埼亭集王江聚兵
及本集祭王侍郎文略記其行實如下王翊字完則浙江慈谿人徙居餘姚監國二年丁亥與同縣王江聚兵
於沿海為黃斌卿內應斌卿攻甯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山結寨以屯黃宗義以所部世忠營餘卒屬之戊
子三月破上虞殺慶官浙東大震時馮京第張煌言等皆聚兵於寨而翊軍最強蔓延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為

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人皆樂輸翊計天下不能無事欲待諸數年以為中原應已丑六月魯
王次健跳就拜翊河南道御史庚寅三月翊朝行在拜都御史旋陞兵部左侍郎清人遣招降翊醜其使辛卯
清將攻舟山恐翊議其後乃先以全力攻塞圍之數月塞兵降殺殆盡七月廿四日翊被執於北溪清帥某欲
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句一平生忠憤血飛濺於壘鹵一書畢引筆搦帥面而出清帥將會定海繫翊以
待每日從容東顧掠鬢修容謂清人曰使汝曹見此汝又何儀也為文自祭並祭其侶八月十三日清帥畢集
總督陳錦容之翊坐地上毋多言成敗利鈍天見也漢官威儀清帥攢矢射之劉某矢中肩田某矢中頰金某
矢中脅翊不稍動絕其吭始仆翊從者二人掠之則跪而向翊
北人見之皆為泣下曰非獨王公之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是月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去舟山次崇明清兵猛攻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背城力戰九月

初二日城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尙書吳鍾巒吏部侍郎朱永佑……及世勳名揚皆死之鍾巒字礪山號雪舟武進人永佑字

聞玄崑山人皆先生之師且嘗薦舉先生者肯堂字載寧號觀淵松江人其與先生關係見前三人事蹟皆見

海外慟哭記及鮎埼亭集世勳南直人曾薦先生文集卷四致定西侯張公書云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

山被陷藩臺奉主上阻於外宮眷及閣府俱自焚可勝驚悼附定西侯來書云別後被虜窺關三路並至

不意蕩胡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候直堵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為所破不候閩門

自焚而全城被燬矣此即先生與張名振往復追述舟

山慘史之書一蕩胡一者阮進名振部時封蕩胡伯也

先生去舟山赴安南上魯王謝恩疏云辛卯年七月旋適日本有避地久居意而日人鎖國正嚴不許逗留

乃以一揭帖上長崎鎮官略云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

喪於逆虜使瑜蒙而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為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辮髮髡首以

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

父母未襄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尚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憂辱

百端……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啓超案謂王翊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

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以聽後命……

啓超案此揭似不見省故明年仍往安南揭中云
來此七年者以初次來時計耳非謂居七年也

是秋次子大咸來省觀據致定西侯張公書及祭王侍郎文知大咸以是年九月來觀據

遺文 上長崎鎮揭卷三葉四

壬辰監國七年永歷六年清順治九年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張名振沈宸荃張煌言扈魯王次中左所門即厦尋移金門

是年春夏間先生在安南患病甚劇致定西侯書云『直至今年四月於交趾路聞動定秋間復過日本旋即

行送林道榮之東武序云『壬辰秋復過日本』而舟行甚迫

有書致張名振卷四葉一敝舟山之痛且唁其家難其末段云『瑜飄零異國止存一愁病之身無可為藩臺獻者

培植數年相去萬里今始有一言奉獻藩臺得郡得縣惟以得士為先所稱得士者明古今知興廢直躬讜論

為藩臺所敬而事之人非僅讀書識字事藩臺之人也得士則過失日聞嘉言嘉猷日進以此收桑榆之效不

遠也若止占望顏色伺察喜怒稱大美而道盛德者則非藩臺今日之所急矣名振覆書附見集中除前文所引追述舟山慘史外尙云

公敗軍之餘尙思捲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正月已抵厦門國姓公（鄭成功）眷顧殷殷近在整頓軍營明春三月必去舟山矣

鄭成功有書至先生答之送林道榮之東武序（卷十七葉四）云『壬辰秋復過日本適當作假國藩及答

鄭成功據此序知先生尙有書與成功往復情皆佚矣或言林子能作小楷者延之即至授之草即灑

遺文 致定西侯張公書卷四葉一

癸巳監國八年永歷七年清順治十年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先生上半年在安南。七月至日本。甲午年祭王侍郎文云：「去年是日（七月廿六）為十二月復首塗赴安

南。據行實。

甲午監國九年永歷八年清順治十一年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正月先生由日本至安南。據祭王侍郎文

三月魯王以璽書召先生。書越兩年始達。書云：「監國魯王救諭貢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諭占城去而

衡命之志若忽。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國選丁陽九。錢脈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與

局而遠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問非若景炎之代

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矯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推。尙堪再試。終軍之請。豈

忘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待。茲特掛敕召爾。即言旋前來。予恢興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毋安。幸免濡滯

他邦。欽哉。特敕監國魯九年三月得此敕。一行。啓超案梨洲行朝錄。魯紀年。訖於監國八年癸巳。謂王以是年

發遣欽。有匣扁鑰。甚固。乃於其中。得此敕。一。行。啓超案梨洲行朝錄。魯紀年。訖於監國八年癸巳。謂王以是年

去監國號。此敕明有一監國九年三月。得此敕。一。行。啓超案梨洲行朝錄。魯紀年。訖於監國八年癸巳。謂王以是年

功而鄭氏素不奉魯朔。故表面上或自去其號。然魯舊臣如張若水輩。尙稱監國年也。

是年 月張煌言張名振鄭鴻逵鄭成功帥入長江江寧震動。以上游李定國軍失期不至。僅耀兵而退。啓

案據南疆釋史。是年張忠烈煌言軍吳淞。不至乃左。崇明俄復入江。掠瓜州儀徵。薄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

烽火連江。寧震動。而仍駐滄洲。據永歷寶錄。桂王紀及李定國傳。上年定國建議。由東粵與鄭鴻逵。鄭成功

師徒單弱。遂乘流東下。鄭成功發水陸師。應李定國於粵東。三書所記。此役二張與鄭相倚。而李定國

擬從中起實光復第一大機會也。魯王召先生。始二張之意。璽書中言：「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者蓋永歷六年

李定國劉文秀等次第克復湖南四川也。定國所以失期不至者。上年定國見偏於孫可望已出奔。而敵兵且

壓南寧矣。二張在遠未之知也。

八月先生設位於安南旅次祭王翊私謚曰忠烈自稱知友以吳鍾巒朱永佑配。

是年先生始得嘔血病。(?) 祭王侍郎文一云「瑜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啓超案先生嘔

國多憂宜有嘔血疾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在廿一年保靈之功。本年距先生卒年則廿八年也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一卷二十二

乙未 清永歷九年 先生五十六歲 此後數年間政在鄭氏奉永歷正朔 故不復記監國年號及魯王所在

是年先生似在安南。

是年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於南田遺令以軍屬張煌言。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江寧縣人崇禎末以台州石浦 游擊起家魯王監國加富平將軍開闢泰王於浙閩

間十年 至是卒

丙申 清永歷十年 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將返國以意外之梗折回安南丁酉謝恩疏云「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歸

拜形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滯外經營謂可當以報朝廷嘗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姦人爲梗其船出至海口

半月而不果行復次安南憤結欲絕。啓超案讀此知先生此數年在海外日日有所「經營」疏又云「正

父以佐等輩一此中 祕密如何今無考也

丁酉 清永歷十一年 先生五十八歲

先生在安南正月十四日日本船至奉監國特召之獻書時已促裝欲於廿一日往暹羅奉召後乃暫留擬候

夏間附船往日本再歸廈門。

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難被羈迫者五十餘日與死爲鄰先生遂日有日記取「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義名所記曰安南供役紀事自序云「她我中夏輪胥外夷聞位天既不賦諭以定亂之略諭何忍復生其任運之乃忽有安南國王微呂區區相見之際遂爲千古臣節所關不死不足以申禮而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況臨張極力煽其輕死又肯輕喪於溝渠故不充以禮譬曉國王之識習局於編淺而才氣頗近於高明讒夫鴞張極力煽其輕死又肯輕喪於溝渠故不充以禮譬曉國王之識習局於編淺而才聞於李陵雖十一日磨厲之鋒不敢試而三百年養士之氣獨力支撐四面遂日問答行略書札錄爲一卷無芟其諸臣問難嫌於繁冗也隱其行間機務爲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飢雪害洪皓以迎請流遷冷山節烈尙矣瑜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於國也關於國則不敢不記因誌之曰安南供役紀事云」今刪節原文而排比之述其始末崖略如下

當時安南國王爲黎維禔安南當嘉隆萬歷間(?)爲其臣莫氏所篡至是已歷四世莫元清尙僭據高平維禔起自支庶(?)僅保有沿海數郡(?)徐圖匡復當時殆將傳檄討賊思得一二中原文士供書記之役上皆非原文所有啓超鈎稽年月情實以舉其緣起耳山時先生寓安南之會安海防疑即今正月廿九日其地方官中又無書參考僅憑記憶所及不審有錯誤否容檢校

名「該府」者奉王檄檄取識字之人駐劄彼地之中國官以先生名應上魯王疏云「中臣不羈國體遂將臣名開送」據此知當時有華官在安南此亦一史料也

二月初三日「該府」忽來傳人狀同掩捕所捕共若干人捕至差官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耄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該府」令人看守勢同監禁先生度不能自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即欲自裁方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皆與作死別

如是者數日至初八日押送至國王所駐之地曰外營砂者國王將傳見彼中管理外人之官名「該贖」是

外務部長 先生用「欽奉敕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拜之。且投以書，聲明不能拜跪。書略云：「之諭託身貴官之類。先生用「欽奉敕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拜之。且投以書，聲明不能拜跪。國諠同庶人一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一義也。但未諳相見大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以不見爲美所謂「君欲見之若突然長揖不見亦義也。之諭出身自有本末」：使僕僕參拜倘大王明於斯義必且笑之。諭爲非人：若突然長揖不見一萬一大王習見拜跪之常未察不拜之是禮逆見噴怒必萬口同叱以和之之諭異國孤身豈不立致奇禍：伏乞先爲申明然後敢見之。諭此情必無一人敢爲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幸恕。」該

艦入啓國王即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持刀環立者數千人傳呼迫促先生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喝先生不爲動立致一名帖與前帖同同時被傳諸人皆拜畢差官命先生拜先生作不解狀差官舉侍班之仗於沙中劃「一拜」字先生即借其仗於「拜」上加「不」字差官牽袖按抑令拜先生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先生毫無顧盼揮手即行以爲此去便殺不知其押赴「該艦」所也。

舉朝震怒謂先生挾中國之勢欺陵小國共啓國王誓必殺之其夕「該艦」遣醫官黎姓者委曲勸諭先生謂「隻身至此豈敢抗大王願誠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禮」黎謂「不拜則必殺此間殺人極慘何不自愛至此」往復再三至夜分先生厲聲曰「來時已與親友作死別非至此方拌一死」

先生次日黎明起自屋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囑同行陸五斥賣寓中物償夙負語黎督官曰「我大明徵士也……以虜變遁逃來此誼不可拜王是以不拜……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某某之墓」時交趾通國大怒磨厲以須即中國人亦無不交口唾罵惟日本諸人嘖嘖稱奇耳「該艦」復呼先生而問「徵士」云何且云言語不明白授紙筆令寫先生自述履歷大概或書或語談笑而道了無驚怖「該艦」回顧其妻曰「好漢子」

自此後十日間國王一面派人往會安秘密訪察事實凡五一面逐日殺人於先生寓西莫不先梟其首次將

骨肉爲鬻筋骸腸胃拋散滿場烏鳶犬豕競來噉食惟務張威以屈先生「該舫」復屢次利誘威逼先生惟異詞拒之然自十五以後各官來見者皆深致敬禮有稱先生爲「太師」者惟會安之「該府」憤甚百計必期殺先生

國王黎維禔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既無名色不便擅殺十九日忽致先生一書令仕於其國中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先生復書謝之略云「瑜徒以天禍明室遁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日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以無禮誅之而復以此傷義士之心是猶與於殺之矣……」國王書遣其元臣齋來先生卽席答之元臣年八十餘爲彼國重望見先生極謙謹如見其王

二十日代安南國王作答某將軍書又作一討莫氏檄(?)是卽所謂供役者也蓋其事名正言順故先生亦樂爲屬草云答書略云「……撫茲社稷丘墟人民塗炭僞新之篡竊四世春陵之舉事幾人……比得祕函豈非人豪凡我詞盟皆宜共奮……討賊文節略云「某人者地實寒微心懷梟獍蕪蕪牧園尙不類於汙之秦非怙寵矜功遂自比於逐戎之襄仲……晉陽興甲本不爲臣子之美名而臺城誓師正不忍於君父之罔逼……」啓超案自此後九年安南莫氏滅黎氏復國其功或卽鑿於茲役自序所謂「行間機事爲彼愼密」也

安南君臣雖禮敬先生然欲羅致之心益切此後一月中終不肯放行勢同軟禁而供張優渥訪問不絕中間「該舫」奉王諭爲造府第令接收家眷先生答云「去家十三年絕無婢妾何有家眷瑜役畢肯歸必不留此甲第何爲」

四月廿一日先生以書辭別國王勗以戡亂事定之後宜興學校習禮義等語遂行返會安

當安南人洵洵欲殺之時先生自分必死乃於二月十七日草一上魯王謝恩疏以當遺奏謝恩疏叙茲事經過略云「二月初

是年夏先生又至日本據行九月在日本旅次祭王侍郎據祭文到日本而不獲登岸也已亥答安東守約

書有去夏附船困守舟中語可證

十月日本安東守約介完翁以書來問學執弟子禮今於其始來學之歲月詳考如下日本講學之第一關鍵人

有答完翁書云得尊札并貴相知安東省庵兄手書見解執事卓非輩所得比擬一讀其書已崛起乃國白

此異姿又卷十二有與完翁雜帖云貴相知省庵兄見解執事卓非輩所得比擬一讀其書已崛起乃國白

明正當往見國藩案指鄭成功又云尙俟明年六月書來書集中皆不記年分知其為本年者帖云

附答案謂安東書未及嵩答前一年即本年也詳次條後書相答九之答兩簡為同時先後所發而

其事在先生入閩謁鄭成功之前一月十七書發自廈門即所謂過謙改行期於十九日其情節與答完翁

館未寧先生自乙酉答安東書至是恰十四年故知此書必作於本年而本年實安東受業伊始也

鄭成功相招先生赴之文集卷六答明石源助書云前年至廈門釋澄一及安東守約助以資斧十月十九

日從長崎附舟歸廈門以後事託日人完翁答完翁書云九日准後勿勿無時寧息十七日暮方得澄一三十餘

人斯乃承其說心腹到案指清延隻身遠涉誠恐一旦有測弟舟中出入必不若到彼平安弟即星速寄

聞倘有不可知如弟所料兄翁萬勿默付之留此書為證可也弟舟中出入必不若到彼平安弟即星速寄

記之北伐在己亥五月先生之歸宜在數月前此書言十月十四日之行則在本年無疑也書中言及安東守約而在

閣答安東書言啓行月日正與此書合彼書又有十月十四日之行則在本年無疑也書中言及安東守約而在

之虎穴不能無戒心也又案答完翁書備然於舟中變故可知其當時清廷對海外亡命客謂察恭嚴先生躬

民遁跡空門者先生七十歲時尙有書與之姓名待考書中稱貴國知其必為日本其人殆先生在日本最初之友

是冬先生在廈門有答安東守約書表示欲昌明儒學於域外之意其略曰……來書有不可草草率復者

一者執禮過謙。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以聖學自勉。……漫作游辭讚揚。……甚拂足下遠來下問之意。而深絕貴國真實上達之機。得罪於足下者一人。而得罪於日本通國者萬世。瑜則何敢。……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亘千古而未見者。……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為弊有三端。岸然自高。枵然自大。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常欲求其疵。鬪捷於口頰。二也。愚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悟。三也。……雖然。中國之人亦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躡出其來者。非負匿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游。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聖賢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季。宜乎貴國之未聞之也。今足下感憤奮發。率德厲行。……以此躬行。以此淑世。……此誠貴國之開闢而首出者。……元定真吾老友。而乃謙以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不肖性行質直。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為善之誠。迫於飢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阻進修之志哉。……一啓超案此書為先生講學長此不及四之一也發軔特錄其崖略原文甚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三卷二十 與完翁雜札卷九 答完翁書卷六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
二葉四 葉九 葉九 八至十

己亥永歷十三年 先生六十歲
清順治十六年

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鄭成功。兵部侍郎張煌言會師北伐。六月克復瓜州。鎮江。傳檄郡邑。江南北相率來附。得府四州。縣二十四。金陵且議降。七月師以驕懈為敵所乘。敗績歸。

先生初至廈門。即大失望。始終未謁成功。從軍北伐。主建威伯馬信營。據別傳軍中有書與安東守約述其經過。

其略曰：『冬春之交，兩次附書，定應久塵記室。案冬間書即前所節錄者也。春間書檢集中未得。此時遠近傳聞，藩臺案指鄭成功不以推

賢進士為務，則是興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興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舟楫也。其何以濟哉。故

遂慨然欲從。思明復來貴國。案永歷十年閏五月改廈門為思明州。見黃梨洲國姓始末。……後藩前有三四故交，遣舟來迎。……遂住其

舟橋，去駐數月間。雖日與藩臺艦舳相銜，誼不以一刺通名字。或有美言勸行，瑜必婉辭謝卻。自安愚分而已。

案答明石源助書云：『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及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過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圍瓜州。十

七早，即破城滿夷斷頸折股，虜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江。東手就縛，遠近稱快。驩閩若雷，逆虜扼江而守，列

炮如星。馬玉老擐甲直衝，一鼓登陴。案玉老即馬信賜姓始末云：『丙申（永歷十年）正月，台州北虜騎所將馬信納降於舟山。二月，降將馬信抵廈門，謁成功。』即其人也。虜騎所

稱曠悍驍雄者，殲夷殆盡。大會管効忠。按清提督也。最為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廿三日，鎮江開門納降。市肆不

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似謂虜在目

中，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人，案當指余新輩剛愎貪忌，狃於小

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之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教姚萇之覆，羌羯不念苻堅之潰。合淝遂爾一敗，至

此，雖死何足以贖罪。上游則豫章江黃迤北，則淮揚廬鳳，蒿目以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繹。送印

納款，懼於後期。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若此，直可大慟。今退守舟山，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

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為功，直唾手間耳。……瑜欲附船仍還貴國，往見主者馬玉老，一見奮辭，責成大義。瑜

十五年間，困苦原有本情，遂乏一時權宜之說，暫留旬月，約以明夏復過長崎。……語琦亭集張蒼水（

五月成功會公於天台。公以所部為前軍向瓜州。清）操江都御史朱衣祥被禽，明日成功至城中（清軍）出戰不利，提督管効忠走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

其年春次子大成來省觀於廈門相從軍中六月卒與陳遵之書（卷四）云「己亥春成兒至纔開動定一

弟禁其飲食次日喪氏之母昌言曰「老相公沒主張如此熱天久不通食必致不起後生風莊必不能堪一

此時省客如雲弟出見客兩竊以稀粥餽之是夕即復熱喘急一夜而亡弟老年失壯子更覺伶仃孤苦守極

他山未知存毀」啓超案大成己亥春來觀其時先生決當在思明五月十

七計當隨馬信營在瓜州鎮江間時方乘勝軍書旁午故云「賓客如雲」也

是年冬先生復至日本安東守約等挽留永寓並為奔走當道乞破禁例許久留行實云「先生於是熱如燒

內地則不得不從清朝之俗毀冕裂裳頭束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明年己亥又至日本先是筑於柳川

有安東守約者飲其學植德望師事之深體先生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絕望沮國請先生在留日本先生從焉

乃與同志者遊器長

先生未定居時有安東守約兩書其一云「異國遠來誠望與足下商榷今古為古今盛事抵岸遂聞貴國

主尙在江戶便已搔腕啓超案「貴國主及發來緘復知足下以國典攸關不能出境啓超案日本總用時代

不能出境直至此是國家憲章豈容踰越但揆諸鄙人大拂初意矣雖然使不佞與足下相與有成寧惟開學

一端而已將大明與貴國世世相好之緣而貴國文明開闢之機均於此基焉所係豈不重且大誠非人力所

能為也若本船在此過夏須九月始發尙有相會之期儻四月終即行雖奉貴國主明示亦何可及且不佞既

回沙塔之後或東或西必求一所立定脚跟以待天下安安能泛泛作水中之鳧頻頻漂泊耶……去夏附船
困守舟中十月後亦何能有此便船容不佞孑然一身兀坐守候也後會之不可期亦甚明矣……足下天挺
之豪惟在能自得師又何必獨在不佞哉足下師生之稱向時猶不敢遽受欲待暗時定之或師德或師學必
有所指而後敢承今既不可得見不敢復辭疑自外於足下也……」其二云「來教殷勤自非虛飾國典
載在誰敢或踰其遇與不遇皆天也天或有意為明為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為憂念……不佞欲與

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國千年之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為。歎歎之際。仍為慰藉。……嘉隆萬歷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為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闡。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熾。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峨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為笑。是以中國問學真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稂莠桀桀之時。獨有嘉禾油然秀出於其畔。亦甚可危矣。賢契慨然有志於此。真千古一人。豈以華夷古近為限。惟極力精進。以卒斯業。萬勿為時俗異端所撓也。……丹心相照。不佞亦具有隻眼。獨恨不得面佈。近日船頭方圖此緣之所至。亦未可期。即行亦當在來月初旬。……

啓超案此二書有關於先生講學旨趣及其行蹤故節錄之據軍中與安東書言「約以明夏復過長崎」則其重來似應不來年庚子然行實明言本年已亥當有所據此所錄一書有「去夏開船困守舟中」語若其書作於庚子則「去夏」應指本年時先生方在瓜州鎮江間安得有附船困守事耶故當從行實以重來屬諸本年殆閩師敗後先生隨馬信等返廈門確見諸人不復足與謀故附船便行耳其抵日本當以歲杪故所附之船在彼過夏與否尙屬疑問右所錄二書其第一書必為本年所發第二書則當在來年春末蓋此數月間安東等奔走當頗費力好得許留矣

又案與孫男毓仁書云「日本禁留害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至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均不許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庵苦懇留展轉央人故留駐於此是特為我一人開此屬禁也」此文敘留寓日本之經過最明然則先生從前屢至日本時作何安頓耶讀集中初期信札屢有「歲冬織春」之語初不解所謂細釋情節似當時海船之至長崎者在冬春間碇泊時其船員及搭客可以登岸暫住隨船用港謂之歲冬織春過此期則並登岸而不許故有「困守舟中」語先生前此殆在此等狀態之下往來漂泊於日本耶此當求諸彼城掌故未敢臆斷也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一〇冬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〇異國遠來云云

庚子永歷十四年 先生六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仍溯跡商販在長崎「歲春」夏間將循例被遣。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云「……數與諸商賈賀賀往來真大可笑事……儻終不能得一晤則此來似為卒以長崎鎮巡黑川正直之建議。經薩徒然悵惘無極」啓超案此當是留事未定以前答安東之末一信卒以長崎鎮巡黑川正直之建議。經薩

摩侯鍋島直能同意得朝旨許留。啓超案其小宅安之書（卷十一葉十三）稟之上旨而後得留。是留之建議在黑川也。卷六葉五有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書。其語氣蓋甲辰年所發（見下）而據書中語則黑川任此職已十三年。故知丹波守即正直時方任長崎鎮巡而先生於辛卯年上長崎鎮巡。揭所上者亦即其人也。殆黑川被奪已心敬先生至。是因安東等之請而奮持也。鍋島爲薩摩侯。上崎爲薩摩領土。其必經此程序也。周宜蒙破格留止。慰藉加隆。是留事又得鍋島爲薩摩侯。上崎爲薩摩領土。其必經此程序也。周宜實當時一破格之舉也。與陳邇之書（卷四葉二）云：『弟飄流無已時。近亦留往冬間。在長崎賃廬定居。釋斷崖元切書（卷四葉八）云：『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通播蕩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自枝棲息。貴拜』。啓超案據「十七年」語。知其書發於次年辛丑。據「去冬」語。知本年冬乃定居。自此遂流寓日本以終。

嘗留事未定時。完翁索先生爲文頌美長崎鎮巡。先生拒之。以書陳其義於安東守約。其略曰：『完翁傳鎮公語。索不佞履歷。并索敕書。此是鎮公詳慎處。即將履歷草上一冊。……完翁又命作文頌美。不知作文自有時候。自有體局。……君子一言不智。喪其終身。……不佞居身本自淡泊。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懷矣。自弱冠以來。則未之或改。豈今墓木將拱。一旦喪其所守。人品即不甚高。然頗立之於萬死一生之際。刀鋸臨之而不怵。重祿餌之而不回。……何乃多爲蛇足。以亂人意。數日來刺刺不休。使不佞進退維谷。茹吐皆難。統容面時。詳細斟酌。以定行止。若欲不佞作妾婦眉目。隨人俯仰悲歡。則不須於此間生活也。若曰免我於刀俎。鼻孔便當隨人牽掣。失之更遠矣。』啓超案完翁爲介紹安東來學之人。想其時必爲先生留居事。熱心生。伉直之氣。幾決裂以去矣。觀「斟酌定行止」語。知其時留居事尚未定也。又案鎮公即黑川正直其人。蓋眞能敬先生者。先生亦深許之。然此時聞完翁之勸。即凜凜若觸逆鱗。此最足以表現先生壁立千仞之人格也。

先生既留。長崎鎮巡黑川正直備致敬禮。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前月初四日。謁黑川公。方得久談。言辭款曲。送迎致恭。自坐當戶。執謙極矣。謂「惜乎不知文理不

得時延談論暇時將論語一說為妙來時須攔一通事來一謂節且衆人交禮之日不候不當與長
崎人同也惟暇時常一願一啟超案觀此略可見黑川為人其欲請先生講論語可見日本當時
士大夫之心好學虛心

是年秋冬間安東守約自柳川來長崎脩謁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揣鎮公之意似甚欲得賢契
之翁至云「賢契意欲至崎苦於手中不足欲不來則又恐不候見怪」是賢契之於不候猶有未盡知
萬萬不候之心光明如皎日月自信無纖毫翳而與賢契相信如金石乃猜遲疑勉強復作此慮耶
今難確考卷十二葉三十四又有與安東守約書(卷四葉六)云「省庵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
當在秋冬間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六)云「省庵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
兩首著先生之筆盡於此矣」當時出境(由筑後國之柳川到薩摩國之長崎)既不易而川資所費又如
此其鉅無怪安東之不難一行也

遺文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一 又卷九葉十三 又佳作二本云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
月初四 又卷九葉三 昨 與安東守約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 答安東親清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二 守
日云云 又健翁至云云 與安東守約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 賢契云云 親清守約之父也 守

約來謁時有書 帶呈先生答之 與安東守約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 賢契云云 親清守約之父也 守

辛丑 永曆十五年 清順治十八年 先生六十二歲

是年七月緬會執永歷帝獻吳三桂軍明年四月帝遇弒於雲南明亡 啓超案明末帝雖遇弒然臺灣鄭氏仍
守永歷正朔至先生卒後之二年乃亡

故本年以後仍紀 永歷從先生志也

是年先生在長崎

新春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云「小橋送別近在目前徂冬及春捷於隙駛歲序維新景物明麗卿士大夫以

及庶人無不以爲喜惟學者則以爲懼通計舊年之功未見大有所進而瞬息已增一年設使歲歲如茲百年

止是鄉人。何時可以及舜……
〔啓超案此書年月雖難確考但決當是安東初謁辭歸後之第一書先生與
安東論學書甚多不能具錄錄此以見當時師弟間相與切磋期許之一斑
也〕

先生既絕望於光復。有浮海終焉之志。有書答安東守約卷九葉十五云。『此後謝絕人事。可作自己工夫。』又云。

卷九『但欲覓數畝之地。住此灌園。頗足自給。不交王侯。不涉世趣。賢契來則相與尙論。古人考究疑義。酌酒

談心。更無餘事。』

先生旅況窘甚。借貸於商舶及僑民中之親故。以自活。思斥賣故鄉恆產而未能。安東守約綢繆供給。請割祿

入之半以奉。先生苦辭。安東固請。卒勉許之。行實云。『先生流離屯蹙。四海空囊。孤身飄然。不能自支。守約乃

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則奉者。受者猶之匪人。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然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

取中以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受者。猶之匪人。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然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

辭以心不安。答曰。『守約爲生。豐於老。師與欲盡心乎。縱使傾家奉之。則以爲匪人也。豈相愛之道哉。』先生重

有餘。則不在此。恨不足。則亦不必如此。願不慮也。『先生知其志。不可移。乃許其通移。此賢契用情過

厚。日夕留神。故至此。今不佞。未至。匿乏。即或遷。乏。尙有一二新客。緩急。可移。祇恐其八月當行。又多一番轉

折。故且遲遲。若王民。則船及。鄭微。老且暮。問到。崎。則不煩。清思。已那。借完。局。可至。九十月。當行。又多一番轉

憂。年便。與今年。不同。無他。大費。『盛美耳。』卷九葉十七。賢契。實過。九月。廿三日。到。三書。切。勿。於。凍。餓。而。爲。之

若料。其或。至於。凍餓。而復。須賢。契之。盛美耳。』卷九葉十七。賢契。實過。九月。廿三日。到。三書。切。勿。於。凍。餓。而。爲。之

民則。林德。庵二。兄若。至通。移一二。百金。亦自。無難。若。不。俟。明年。光景。止於。如此。俟。新嶺。公。行。後。則。杜。門。不。交。一

人。所有。僮僕。盡行。遣去。若有。弟子。可教。者。令。渠。爲。我。服。勞。亦。如。以。粟。易。器。之。理。無。則。躬。自。炊。飯。乃。道。不。行。之。常

理。豈。足。辱。賢。契。賢。契。自。奉。極。其。節。儉。而。以。供。不。俟。奢。華。之。用。不。俟。尙。有。人。心。絕。非。以。無。人。心。者。而。爲。之。師。亦。甚。失

世及吾與爾子若孫均足以為美談故相斟酌如此耳非故作辭讓之套亦非權賢契之所受者義乎不義乎然後受之也。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六）云：「既留之後（省庵）分半俸給我省屬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皆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庵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而已。此等人中原亦少有汝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啓超案以上諸書可以見安東之風義及先生所以斟酌於辭受取與問之經權與夫當時生況之大概故稍詳錄之。

有釋獨立者勸作僧裝先生復書嚴詞以言其不可其略曰：「弟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濟最為艱難

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極多惟弟最為艱難最為堅忍而尚兢兢於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苦困辱分所宜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為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為和尚也今日普天下俱剃

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類有相似也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擢髮數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

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而諭及之弟半响不復而和尚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可慮者

翰教之所及尙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相誑者弟念慮夢想都不及此。」啓超案當時

此數莖之髮者恐惟先生與王船山耳又案據篇中「十七年」語知書作於是年又案獨立蓋亦明之遺獻先生後此尙常與通書其姓名待考

是時日本佛教極盛而儒術無聞有釋斷崖元初者致書先生叩其態度先生答書卷九自述居東本意謂並

非為倡明儒教而來有「儒教不明佛不可攻佛教既明佛不必攻」等語書云「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連播

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冠重疊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過歸敝邑本非為倡明儒教而來也石垂之

道榛蕪之日而貴國又虛極重疊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而欲倡明絕學猶自可知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敵耳

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以閉門掃跡意自可知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敵耳

聾不得肯綮何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為僧峨冠廣襦者為儒互相攻擊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七乃

在儒者嗜嚙刺製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為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儒攻佛遂使佛者據為口

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為徒爾紛紛哉。又與釋獨立書（卷四葉七）云：「鴻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黨為儒釋立一標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當函藏石室誠未可懸諸國門。今日是非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為愈和尙

以爲然否。又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云：「讀來始知結憤發之概，哀章羽翼之誠，敬羨賢契其將以身率末俗乎？抑將以口舌爭之乎？中國大亂，至道晦蝕，已久，即貴國亦在句萌初動之時，是下但當與二賢智，曠息而滋培之，自然發生，榮茂慎勿以斧斤剝之也。其元氣大復，則百邪俱退，衰之以藥肉治之，以藥石宜無所不可。賢契憤憤於一擊之力，急欲以將絕之息，與二賢爭，獨立此不可四葉八）云：「東武戶門別戶，互相妒忌，互相榜欲，聖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此關佛，是以佛撼山也。八）啓又自分門別戶，互相妒忌，互相榜欲，聖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此關佛，是以佛撼山也。八）啓超案此三書，年久無考，附錄於此，以見先生對佛致之態度，日本當時唯一之文，此即佛致先生一醉儒與彼絕不相容，其不肯稍枉以求合，固無待言。然又不肯攘臂以與之爭，非有所畏也。蓋痛心病首於門戶水火之禍，以爲競勝於空談無益，而有害其於己之所信者，欲爲積極的培養，發育不欲爲消極的抵抗，或攻擊此先生所以異於明清諸儒也。至其言居日本爲避難，非爲借明儒教而來，自是實情，綜觀其經歷始末，可知也。

是年六月，先生著陽九述略一篇，授安東守約藏之，謂「他日采逸事於外邦，庶備史官野乘」。書凡四章，第一章論致虜之繇，大意歸咎於政治之腐敗，而又以學術虛僞廉恥墮喪爲之原，謂非虜果強，皆由士大夫爲一羈除難。第二章論虜勢二條，前一條論啓禎間邊臣失職，致虜披猖，後一條論虜入中原後搜括征發，天下騷然，且所用皆降將，滿漢相忌，行將生變，蓋預策後此將有三藩之難。第三章論虜害十條，一東人之害，自江海有防，邊兵藏匿，接濟之害三，近海有造船幫工，值匠之害四，發發舵梢之害五，內地有簽派船料，搬運木植之害六，省會近城各郡有放債舉息，買官附營之害七，仕官有配發上陽堡等古塔，并入旗披甲之害八，買官但計得錢，不問色目之害九。第四章論滅虜之策，大意謂滅虜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貪，我以義云云。篇末署「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致虜之繇云：「中國之困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萬幾寇袁國前事不暇，讀言即如崇禎末年，摺紳罪惡貫盈，百類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易喪及汝借亡之也。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且上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毀戈，那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艷，取淵源父之初時功令。

生此文故舞清季革命之士氣不少今者一場公案雖了然其
為史料之價值然千古不磨故錄其前半餘當看遺書原文

遺文 陽九述略 答釋獨立書卷八 答釋斷崖元初書卷八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 小 又卷九

手書云云 又卷九 契盛情云云 賢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 來翰云云 讀 又卷九 契之於不佞云云 又卷九 自寓

中裝治門 又卷九 月接兩書云云 今 又卷九 月廿三日云云 九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 破格留止慰藉加隆 又卷九 昨

然使曲致殷勤 劍島為薩摩侯挽留先生實 彼主之是年蓋遣使致敬投贈而先生報以書也

壬寅 清永歷十六年 先生六十三歲

是年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灣明季諸野史多言魯王不知所終此據 鮎埼亭集卷九張蒼水神道碑所考證

先生居長崎首尾七年有數事當記載而年月難確考者彙錄於下

安東守約曾議請先生移居筑後不果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四)云「來貴國(筑後)住居其便有四

此不佞所深費之者但貴國君新蒞任賢契雖慎重尚須事事斟酌似當先煩清田翁於黑川公前探知口

氣如何然後懇貴國君致書為安萬一賢契力懇又諸當路錯愛贊助貴國新君慨然發書而黑川公不允則

新政之初必不大樂是於賢契有損不佞在此無益於賢契而有損

之不佞何以為情 啓起案遷居之事莫寢想先生所慮不錯也

安東守約欲介伊藤誠修來見先生數書止之其一卷九云「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為貴國之白眉然所學與

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又云「不佞居

輕而聲價則甚重京華人士不敢輕與相接即有書來亦當察明黑川公甚為煩瑣又此其二卷九云「伊藤

問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猶且岸然如此淹貫豈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益之 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 昔有良工能於棘端刻沐猴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 匠也若使不佞日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為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不佞亦

必抵之爲砂礫。何也。工雖巧無益於世用也。彼之所爲道。自非不佞之道也。不佞之道。不用則卷而自藏耳。萬
一世能大用之。自能使子孝臣忠。時和年登。政治還醇。風物歸厚。絕不區區爭鬪於口角之間。宋儒辨析毫釐。
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屋下架屋哉。如果聞其欲來。賢契幸急作書止之。若一成聚訟。便紛然多事矣。此
是貴國絕大關頭。萬勿視爲泛泛也。其人年幾何矣。……若果來。不佞當以中朝之處徐鉉者處之。必不與之
較長絜短也。……又有與安東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云。『伊藤誠修止之爲妙。昔者劉棻與王濛遊。以此
而已。』啓超案誠修爲人本末未詳。……不審即伊藤仁齋否。想未必待考。先生於當時日本士大夫皆
取一來者。不拒一態。度獨於此人絕之。如此其亟殆必有故。先生痛恨晚明講學家門戶主奴之習。其與黃梨
洲同縣。同在舟山軍中。而始終不相聞問。似亦有不願輕與作緣之意。右
與安東兩札。最足表先生自守之狷介。及其學風之平實真切。故具錄之。

安東守約惘先生客中覺獨不便。嘗婉勸置妾。先生有書與商榷。然竟不納。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三）云。

懇懇至意。賢契之愛我誠深也。但此事不可苟且。不佞之守身至今。如執玉奉盈。猶來姦人讒賊。萬一眞足已
自汚洗之。亦不自矣。可不懼乎。詳味來意。欲權買一婢。子舊年有婢頗好。年長貌醜。而有才德。新正問之。已
遠去矣。甚爲可惜。昨日偶來一婢。止年十二。甚小。不佞事當試而後定。若有一婢能解事。則不爲下人所累矣。
因思不能自作。飲食致日前種種煩言。雖小人心險惡。亦不佞之過也。……啓超案。則不爲下人所累矣。
十年不接。婦女或論以置妾。以備菜餌之奉。而先
生不許。當即指此事。或後此尙有人以此勸也。
啓超父案。前書中有『姦人讒賊而已。』種種煩言。於衆口也。蓋當時一事。實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七）云。
丈夫但媿於天地。不姦於人。影而巳。不佞當落於汚泥之中矣。何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緣。
莫須有之疑。遂爲妻。只錦如琢。大肆蜚言。至今不佞必當落於汚泥之中矣。何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緣。
我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汚。……所謂一與穎川齟齬者。其人或是陳元贊。集中有答陳一翥帖（卷十二
葉八）其辭不惡。而嚴元贊不知何許人。惟見日人近著之世界史年表大書。明人陳元贊歸化。一詠想
是當時一小要人。殆其人與先生臭味不合。而此之者。相與諱諛也。此本小事。錄之以見先生之所以處橫
爾。云。

遺文以下皆難確考。年月與安東守約書大風爲災云。前月又卷九葉四。來
大抵在此一兩年間。與安東守約書大風爲災云。前月又卷九葉四。來
又卷九葉四。一月

又藤誠修云云 伊 又卷九葉六 昨暮得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四 又卷九葉十六 又葉十九

七 開貴國 又卷九葉十八 又卷九葉十九 贈安東親清序卷十七 答陳元贊雜帖卷十二

癸卯永歷十七年 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 月延平郡王鄭成功卒於臺灣 子經嗣 仍奉永歷正朔。

是年 先生在長崎。

春長崎大火 先生僑屋亦蕩盡 因寓於皓臺寺廡下 風雨不蔽 盜賊充斥 不保旦夕 安東守約聞之曰 我養

老師 四方所俱知也 使老師饑死 我何面目復立於世哉 卽時赴之 拮据綢繆而還 據行賞 歸超案是時

書規之云 賢契於兄弟病危之際 舍之而遠愛 不佞且欲同來餓死 以後萬萬不可如此 行念癸卯年
葉三十三 又案皓臺寺僧名月舟 頗能敬禮 先生適江戶後 曾有書通候先生 答書云 行念癸卯年
火災酷烈 舉全崎而焦土 此時寄居廡下 家人異趣 擾雜清規 和
尙不以爲嫌 反於萬衆之中 獨爲尊禮 卷四葉九

先生嘗爲日本某人作一序 其家輕薄子弟 貽書相詆 斥爲浮夸虛僞 先生答書卷六葉十 略云 前序大意

謂聖賢之道 止是中庸 不但索之跡象之粗者 總是糟粕 卽過於推敲刻覈者 亦不足以引掖後生 跡象

摹擬 既足使人厭棄 而理窮渺忽 亦易令人沮喪 既已厭棄 又復沮喪 最易入於異端邪說 故不若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 平平常常做去 自有一段油然發生 手舞足蹈之妙 凡此皆實理實學 與浮夸

虛僞 豈不風馬牛不相及乎 不佞今日舍置故園 妻子漂泊異鄉 古人所謂舉目言笑 無與爲歡者 又且

食蔬衣敝 伶仃憔悴 廿年於外 百折不撓 自苦者何心 所爲者何事 更未嘗高自標榜 口舌動人 卽使終留貴

國 止求數畝之地 抱甕灌園 纔自給足 卽止 初無意於人間世 足下乃以王淮鄭丙目之耶 又云 不佞徒

以避難苟全。本非爲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足下幸勿再生葛藤。以滋煩擾。……

書年不能確指。但必爲在長崎時所發。以中有『廿年於外』語。姑列諸本年。此書於先生學術大槪及其居東本意。皆有關係。故節錄之。

遺文 祭顯考某府君文卷二十一 與安東守約各書卷九 答某書卷十六

甲辰永歷十八年 清康熙三年 先生六十五歲

是年九月。兵部尙書張煌言被執於杭州。不屈死。先生所嘗與同仇共患之仁人君子。至是盡矣。煌言字元箸。號蒼水。浙江鄞縣人。崇禎壬午舉人。乙酉清軍南下。江南煌言首從錢謙益倡義。浙東奉魯王監國。王至會稽。賜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其後間關奉王於舟山。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兩次督師入江。闕中原事。蹟略具前條。己亥之役。鄭成功一挫而退。煌言所復之城。相繼復陷。聞走英霍叢山中。展轉以達天台。復集舊部與清師抗。拜表滇中。遙授兵部尙書。成功棄闕入粵。屢諫阻之。不聽。太息而已。其後猶在閩之沙關。與清相持者數年。及全滇既陷。魯王復薨。本年六月。煌言乃散軍而匿居南田之懸巖。清廷忌之。甚卒購讎掩捕焉。九月初七日。就義於杭州。年四十五。

日本水戶侯源光國。實大將軍德川家綱之叔父。彼都史家所謳歌之水戶黃門。或水戶義公。則其人也。日本

自德川家康代豐臣氏而興。削平羣雄。裂土封建。開幕府於江戶。宰制朝權。至是已五十餘年。光國時以尊屬

懿親輔政。執國命。年未四十。好學勤政。學然思修文德。以致太平。聞先生之風。遣其臣小宅生順詣長崎請業。

且謀禮聘焉。

小宅造謁數次。乃以其私請先生東游江戶（即東京）講學。先生初謙讓未許。小宅請益力。先生曰：『若欲

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言也。』

啓超案。江戶禮聘實先生全生涯之一轉捩。聞小宅生順有西游手錄一書。具述其始末。惜未得見。今鈎稽集

中與小宅往復函札及問答語。比而觀之。以見大儒出處進退之節焉。

與小宅生順書卷十二葉二十一云台臺邀游曠遠聞見宏多跋涉三千餘里而來僕獨以荒陋當之今見卿使人卷十二葉二十一文叔之言為不誣矣不如上空談者異也今寂寥海壖祇希十畝之不闕似可無愧於小宅先聖賢萬分之一親歷之事固與事子紙上空談者異也今寂寥海壖祇希十畝之不闕似可無多者十餘種蔬易粟餼天以明詔之僕實未嘗有此草廬容膝歌詠先王有敵門人安東省一非其人也道合亦足為不孤斷齏粥亦足以不餒生中國不用而不悔安望居貴邦乃得之聖人之道況景在明儒教厚意誠無限僕自揣陋劣故不敢有此奢願也不啓超而不悔安望居貴邦乃得之聖人之道況景在明儒教自任先生此宅生循而謂吾儒為之耶孔子孟子豈獨善其身無有人心者雖栖栖皇皇然亦未聞自街其玉揭竿於市以弄之也前書怪其太謙讓先生以此釋之問林即往恐無益乎國惑於邪教深見有真能為聖人一日王道之有志君子不可得以先生荒陋而行仁義之志豈非聖賢之奧何願誠恐貴乎國惑於邪教深見有真能為聖人一日王道之得罪於孔子多矣况僕之視貴國同為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深見有真能為聖人一日王道之然尚有小宅言東武諸侯好學崇儒非無可為等語先生答以獎勵語文繁不具錄也後小宅生順問卷十五葉十三云問拙作擬與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否師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謙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而國東序之師若招僕事不論祿而論禮而在貴國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章意何如耳此段問答小宅質言先生心許答小宅生順雜札卷十二葉二十三云來教事事切中敬服合臺之有學有識其所以責僕者敢不深自引答但未知貴國主之志何如禮須自遜辭耳何足下之憤憤耶又卷十二葉二十四云君子去其次雖未行其言也禮貌未衰則就之心弟非得至貴國先正云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

如此之人乎何台兒疑弟之深也啓超案此兩札蓋小宅敦請時
情急而語有所不擇先生以君子進退大節及己之所以自處者曉之
遺文 右所列諸書開

乙巳永歷十九年先生六十六歲
清康熙四十年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長崎

初先生欲在長崎買地躬耕久未得當至是將就緒而東京禮聘之命至答野節書中原不堪腥穢但得留止貴國為足

故欲求十畝之園抱甕自灌絕無他求也一二年來多方覓之不可得
今歲纔得數畝議價未成而上公之命至彼時即不能遂其初矣

小宅生願既東返重以黑川正直之薦於是源光國請於朝以禮迎先生命長崎鎮巡島田守政專員護送先生

與門人數輩議其去就僉曰上公好賢嗜學宜勿辜其意佛者云不肖本為避難初非為倡明道學而

來口下聖道榛蕪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縱雖東行自可想見何如與賢契啜茗促膝抱甕之乃決

行六月下旬先生發長崎

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云望月書致島田公并劉諭諸通事如聞水戶上公以姬且

之尊欲與座序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不顯於後昆增光於史册是何如重典也臺下乃緣垂愛之深竟

以之瑜應命臺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荒體迂性拙格稅之材何堪為兩國之望而聖教又王博識多人終

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途巡悞奉復島田公之於僕為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不在此使諸

國六十六州羣后百辟鴻儒鉅卿士大夫以及成德小子民間俊髦引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不在此使諸

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聲謗劣何足以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至於餼廩金帛之資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諸

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以多寡為慮據原書前半繼任為島田守政聘書當山島田齋來故云一聘黑川實

也公

七月先生至江戶源光國待以賓師之禮竭誠盡敬先生安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不佞於七月

公禮貌甚優... 上公大約有建學校之舉入境以來德譽日隆未聞疵政久與之役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

崎鎮巡島田守政書(卷六葉五)云... 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賤病連日俟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

八葉十一公禮貌優隆言辭和悅使臣論旨再三絡繹上公賢明謙厚古今罕有其比... 答野傳書(卷

十二葉十一)云... 上公禮意綢繆日更加益憫老憫別無他事相後此嘗有書與摯友陳遵之述其事曰(卷四

頰且虛不能安僕之身多方委曲此真以古道相處也... 去年六月應宰相源上公之招來至江戶極蒙優禮在日本國共詫目為未嘗經見之事上公乃為當今之

至親尊屬... 啓超案「當今」指大將軍封建大國列為三家盛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弗拂古今罕有弟處賓

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而尸素糜餼深用為媿... 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

雍熙之理... 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如沒溺... 啓超案指崇禎事豈今慕木將拱乃思立功

異域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也

光國以先生年高德重不敢稱其字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以故鄉一水名應焉

舜水之稱始此(據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

八月光國奉命就國歸水戶(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 十九日公奉命就國

日不候復當至水戶(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 去冬十二月廿一日歸江戶

戶居住... 十二月先生歸江戶(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 去冬十二月廿一日歸江戶

源光國疑先生為明室顯宦先生告以若嘗仕宦便當死國無緣復偷生來此乃書履歷緣繇答之(雜問卷

十三葉二)云... 初三日世子介弟就見謂僕為翰林學士答曰「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

謂「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得以詔徵一節對之此二十一年在日本未嘗一言及之者今復言

僕為狀元此言不知何來夫以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為修撰積資遷學士前後須二十年若使僕二十年身

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展轉貴國以偷生且夕初與大豸何異... 即使受明朝守令微官食儋石微祿數

日乎亦不得至此矣僕以上公為能尊德樂道故不自揣而遠涉至此... 先生所以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為非

人矣言此不得勝嗚咽... 啓超案此當是初至江戶時事錄之以見先生所以白處之道其履歷緣繇一

篇已散見各年條下不復贅述

遺文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一 書由長崎發而言 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 與長崎鎮巡島田

守政書卷六葉五 與長崎鎮巡稻生正倫書卷六葉五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九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五 與安東

守約書卷九葉六 答野節書卷五葉四 拜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源威公墓文卷二十二葉六

丙午永隆二十年 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此年以後先生皆在江戶時多間來往水戶及附近都邑不能具考故闕之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葉一云：『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

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不幸不全於

天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夫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

爲小康，而以此爲大同。……瑜居恆讀此書，慨然興歎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

而日本爲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爲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以今正當有爲之時，萬

一玩日愒月，謙讓不遑，以至於耄耋期頤，庸有及乎。……』啓超案此書年月無考，惟集中編之於與源光國

貴善之誠，其他與卿大夫書札類，此者頗多，不具錄。

是年二月初九日，先生下體患一腫毒，甫愈，卽眩暈，眩暈未痊，復病耳鳴，耳鳴未已，舊毒復發。至口月二十一

日方平復。據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源光國親臨視疾，事事周摯，使命餽遺，絡繹於道。諸卿大夫無不親

來視問，半月之間，上卿有視問八次者。答王師吉書原文先生有書謝光國云卷七葉七：『之瑜不自謹疾，致干天地之和

……乃蒙上公閣下疊使使者存問……今月二十一日旌旗儼然親臨視疾又念瑜臥病牀席動止為艱駐蹕於門詳悉審問自古人君好善忘勞煌煌史冊者未有若茲之盛也童叟擁觀誰不驚歎……顧之瑜德涼才薄不足以稱斯盛典譬猶表龍章於裸壤奏簫韶於髡俗他日何以著之簡編用是為懼耳近日日漸平復惟患口少有未合不敢更煩臺注……』又一書（同葉）云『古之賢君式段干木之廬二千年來傳為盛而後乘者有之自今日始……大足為之瑜榮寵然而榮寵之意不勝祇慚也未知如何得少補萬分之一不負今日謙謙之美方足以無慚一邦之臣庶及千載之下之耳目耳』啓超案此兩書足見光國盛德與先生之所以自處故備錄之又案先生患腫毒知在本年者據答清水三折書詳述此事而下文又言毀淫祠事後又答原善長書言毀淫祠事而中有『去秋入東武已幾一年』語知兩事同在一年而其年則先生東遷後之次年也又答王師吉書言『患腫毒』書中亦述去年在長崎晤別事益知必在本年矣與源光國書有『患口少有未合』語知亦必為本年也疾之謝啓

是年水戶毀境內新寺及諸淫祠國人疑出先生意謠詠頗起先生處以鎮靜而已（與原善長書）卷八葉四
 一年……鄙人不合時宜為世人所吐棄上公別有賞識能收之格外禮儀隆備日漸增加……然亦幸而有此耳儻與藤彌四郎書（卷十一葉四）云『足下今視我與孔子產諸葛孔明才德何如孔子近產衆人向欲殺之而孔明則謗讟沸騰我今日豈能止此下之謗且今日之致此亦有故矣通國皆學佛之人近時適有清理淫祠之政彼謂讒僧我窺問何等大事而足下謂所以應有力者……且此事關係甚重讀書教導之行其適則安富尊榮子弟則孝悌忠信……此何等大事而足下謂所以應有力者……且此事關係甚重讀書教導之行慎毋輕率發妄言為紛紛之論也』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云『此時上公力毀淫祠僕遭蜚語騰謗何敢輕易發一言為他人作話柄也』啓超案讀以上諸札知先生當時頗處危疑之地先生雖崇儒然只求其在於我對於佛教絕不取攻擊態度其宗旨已詳前所引答澤獨立安東守約諸書水戶毀寺自是光國自動特先生適逢其會故蒙謠詠耳

源光國以先生老病遠客屢勸喚取兒孫一二人前來侍養先生因作一書寄長男大成實國變後第一通家書也又一書與故鄉摯友陳遵之詢問骨肉交舊消息又一書致長崎僑商王師吉託預備照料其與陳遵之書也

書也。又一書與故鄉摯友陳遵之詢問骨肉交舊消息。又一書致長崎僑商王師吉託預備照料其與陳遵之書也。三篇末云『此書與兄作永訣故縷縷至此。閑暇之時每飯心未嘗不在兄所。然今生豈能有再見之期。』

徒虛想耳。倘弟諸孫中有可者，兄但預先點簡一人，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皆可。英俊有恥者爲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循雅飭者又次之。若粗野頑劣者，則不如不來爲愈。俟明年有便，當爲之計也。……（答安東守約書）云：「敷友陳邈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風息相子，未嘗有形骸爾我之隔，不佞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啓超案邈之似是先生妻之昆弟，此書所敘瑣事，關於先生家庭史，料者甚多，已散列各年條下，茲不復錄，知此書在本年者以中有『去年六月應源上公之招來江戶』等語）

其與王師吉書卷十末段云：「上公諭令接取小孫來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爲愉悅，稍解離憂耳。一到長崎，便須蓄髮，如大明童子舊式，須做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頭帽衣裝，一件不許攜入江戶，弟不喜見此也……」

其與男大成書卷四略云：「我以事無所益，已與汝輩作永訣。他日泉路父子相會也，總不必以家事亂我心緒。我家必無喜事，卽有凶危，豈能相卹，故絕之耳。我豈非人情哉……我父墳近城邑，有事必遭踐踏，我欲汝遷葬遠處，同我母一山……汝母與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必懸母以待也……汝館穀餬口，而食指甚繁，其貧可知，然不能爲汝助也。歡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猶勝諸縉紳之家耳……」（此外尙有及諸親友語不具錄）

遺文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 與原善長書卷八 與佐藤彌四郎書卷十一 答清水三折書卷八 答

四宮勘右衛門書卷五 與源光國書十五十六卷七 與陳遵之書卷二 與男大成書卷三 答王師吉

書卷四 與木下貞幹書卷五

丁未永德二十一年 先生六十八歲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江戶。八月至水戶。在彼度冬。據行實

與安東守約雜札卷十二葉三十四云：『不佞承宰相上公厚愛。無與爲比。水戶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鬚白髮。亦扶杖

聽講。且贊儒道大美。頗有朝聞道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云：『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啓超案此

札年月雖確考釋全文似是先生第二次至水戶時所寄。則當在本年也。觀此則先生蓋嘗爲公開的講學矣。

源光國爲先生起第於江戶之駒籠。先生力辭數四。且曰：『吾託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之衣冠。感

恩浴德莫之大焉。至於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儉。則未嘗置之懷抱也。且吾祖宗墳墓。喬木秀美。想必爲虜發

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內慘裂。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光國慰諭懇至。乃勉從

之。據行實

遺文 水戶城鐘銘卷二十葉四 高枕亭記卷十八葉四

戊申永歷二十二年 清康熙二十七年 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二月。先生歸江戶。入居駒籠別莊。

先生常念安東守約傾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以攄情素。守約領其輕。還其重。先生乃代金以絹帛。

書諭之曰：『昔及相見。分微祿。以其半贍不佞。賢契徹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能賢。以爲道在是也。豈有

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尙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量己。又當

量人。賢契自居高潔。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況非所謂高潔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啓超

案此書本集失載。今據行實係於本年。

幣帛禮接稠疊特製屏風畫漢倭先哲年高德邵者六人——太公望桓榮文彥博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

俊成以介遐壽疎行先生本以國戚不慶壽光國事前不使聞知故不獲辭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二十

事不佞不慶壽十日之前已與諸門人言之惟是源公意思肅篤禮儀卒備而先不預聞不得以微情上達耳

受之十分慚懼又且煩諸公造賀或以詩詞歌頌益深悚惕矣與與村庸禮書卷十葉八云云七十

賤辰本不足稱慶荷上公厚愛無所不至雖至微細事莫不精虔懇惻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使人感激涕零

不獨几杖之錫而已聞之於遠未能詳盡且人能見其外未能知其誠不佞際此殊遇深愧無以為報一字

是年長子大成卒於家據行先生迄未知之無遺然不能賢膠柱而鼓瑟不佞於天下之理僕甚不喜然國變

以來亦能不為虜所污隱居教授家人藉以備其口不至如他籍紳家貧困須籍差強人意耳大明未亂之時

合天下之籍紳惟僕家獨貧國變之後合天下籍紳惟僕家獨安上蒙祖父世德下亦賴豚兒舌耕餬口也

是年為源光國作諸侯五廟圖說據行實啓超案今遺書中無此文惟卷十六葉一至五有水戶上公太廟

何年所作又案續檢卷十葉十一答與村德輝書云「五廟之書」須與宰相上公事而後行

手疏列已得六十二事稽之載籍遺漏尙多又言「年垂八十精力日衰記性日拙事多遺忘」據此

則作五廟圖說當是七十八九歲時事行實所紀疑誤

遺文 與源光國告老卷十二 謝源光國賀七十算卷十二 游後樂園賦卷二 答釋澄卷十二 與

源光國書二十四卷七 答田屋書卷八 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 與林道榮書卷十一 與與村庸禮

書卷八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 答木下貞幹書卷八

庚戌永歷二十四年 先生七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久有興學校之志先生在長崎時已有所聞而翬冀其成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七云「

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近者中國之所以亡於

聖教之廢廢聖教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居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

所以興矣一啓超案小宅生順之來聘意殆欲得先生主講席答小宅生順問（卷十五葉十三）云一問此在長崎所發書也

稱寡君之旨而國皇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然蹉跎數年未底於成其原因一蓋由茲事體大當局有謙讓未

遑之想答倘有餘裕昔者（滕壤編小）云一若以貴國爲編小爲東夷謙讓不遑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

噴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圖後必有任其咎者矣至若以

風物禮儀爲歉者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歎焉惟期

銳志舉行之僕生於越而貫於吳周之東夷也擯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一然自漢以來文其二似時論

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一顧在作人者何如耳豈以耳哉一其二似時論

多持異同雖光國以懿親執政亦不能無所顧慮答禮下使得書（卷十葉二）云一上公負特達之資而恭

百無難細觀其意似乎有功令森嚴善書掣肘之慮禮上雖云荒瘠雅不及於舊邦若果能真心爲之世無不

可教化之地太公之營丘熊繹之荆楚豈其先遂繁富振此哉況乎以聖人之道表東海耶不俟粗中坦率全

無彼此冀望誠深未知得如願否一至是光國毅然舉行請先生作學宮圖說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大居

也景道桑榆河清難埃奈何一其三十分之一棟梁桷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治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

機巧教諭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光國又

欲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簠簋籩豆登鏞之屬如周廟敬器唐宋以來圖雖存

而制莫傳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諳受頻煩未能洞達乃爲之揣輕重

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彌年卒得成之據行初議建學於遠郊而先生謂宜在國都後卒采先生言見卷八葉

生順野傳論建聖廟書

是年先生以檜木作棺漆而藏之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

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

後來儻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若孫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已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

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爲手足也。爲後日慮耳。況禮有「七十月制」之文乎。據行

遺文 與保田若狹守卷十葉十四 有去年五月一病幾於不起語

辛亥永歷二十五年 清康熙十年先生七十二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召兒孫或故舊一二人來奉養陪侍。有王儀字民則者。夙以航海貿易爲業。有一海舶來

往東南洋。先生奔走國難時所常與通財者也。看安東守約書注引至是(?)招之至江戶。時海禁未開。特爲先

生破格而已。兵左衛門招僕親友願留者留於日本五月間入朝而諭趙文伯呼小兒小孫公厚意念僕不置令

鑿基二人一係相與多年并及其厚侍處一係僕同鄉二人均非市井刻薄之人二人若來僕有疾病及平常

談笑似於僕有益即蒙源公慨允故作書與王儀。王儀不相見者四年矣。與源光國書(卷十二

葉五)云「前所面懇王儀者已於六月十八日到港其人雖非親族而意氣綢繆過於所親十載已來情義

不爲衰減每年漸加敬謹可見讀書氣味大異賈人其來此則某偶罹病患必能扶持平日持據必能分勞

生離長崎後四年事而王儀見招後又有波折越兩年(不相見四年)語則初議招彼當屬先光國指撥駒

籠別莊比鄰一屋與儀先生力止之。卷七葉十二未下也則無怨無德令已發而追察之則歸強奪民居之不可

先事而豫言之且凡事忌盈天之道人之道也。瑜誠不願自處滿盈犯天人之所惡也

壬子永歷二十六年 清康熙二十一年先生七十三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是年水戶學宮成。源光國請先生制定釋奠儀注。率儒學生行之。據行

遺文 改定釋奠儀注遺書第二種

癸丑永歷二十七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 先生七十四歲

是年 先生在江戶

遺文 答奧村庸禮卷十葉五
七十四叟語 有

甲寅永歷二十八年
清康熙二十三年 先生七十五歲

是年 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成。據行實

乙卯永歷二十九年
清康熙二十四年 先生七十六歲

是年 先生在江戶

丙辰永歷三十年
清康熙二十五年 先生七十七歲

是年 先生在江戶

先生兩子既前卒。有兩孫。長曰毓仁。次曰毓德。皆次子大成出。孤貧。育於外祖姚秦家。先生自次子大成卒後。蓋與家族不復相聞問。到江戶之次年。始有與子大成及陳遵之各一書。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嘆悲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欲出訪而未敢輕動。乃託外親姚江未審為姚何人赴日本察邦憲。且問先生起居。泰以先生離鄉久。不識江。乃授以先生生所常御之金扇及命紙等為信證。而附以家書。是年江至長崎。雖未得見先生。然備諭源光國禮待之優。及欲召一孫之意。明年(?)江歸。途間為清吏所拘。略據行實啓超案行實稱「先生覽家書始知大成之死。法然顯」

『然』惟據明年與諸孫男書尙未知大成存亡則行實所書不確也又言『姚江以犯禁充軍』

丁巳永歷三十一年先生七十八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有與諸孫男書卷四略云『我離家三十三年汝輩之生也尙不得知況能育養成長汝父教授餬口前箸里

擾楊姓者來云我孫甚多食指繁則家道益致艱難矣然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自幼貧鑿

鹽疎布……豈我今日獨薄於汝輩勿怨可也我今年七十八歲衰憊不可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

父雖無恙年將六十不可遠行且又一家資以爲生者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有才者不可

來留以力養父母主持家門年十五六歲以上即可汝輩既貧窘能閉戶讀書爲上農圃漁樵孝養二親亦上

也百工技藝自食其力者次之萬不得已傭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虜官不可爲耳古人販鹽魚鹽不虧志節況

彼在安平無事之時耶髮黃齒豁手足胼胝來亦無妨漢王章爲京兆尹見其子而貌蠢惡毛髮焦枯對僚屬

便黯然銷聲我則不然也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不足羞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爲既爲虜官者必不可

來既爲虜官雖眉宇英發氣度嫺雅我亦不以爲孫……四月二十一日書此書本與汝父元楷舊年有一虛

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啓超案此書當是姚江來後乃發但

懼禍未攜家書此書亦非託江帶也故大成之死先生卒未知之

戊午永歷三十二年先生七十九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安東守約喪父。將兩年矣。始以書報先生。先生致書慰唁。且譁以報訃之禮。書末云。『不佞今年七十有九。稍復苟延。來年則八十矣。百病咸集。突如其來。不知何病。或一兩月。或三四月。不能脫體。欲得賢契一來見我。瞑目地下。翹首西望。若歲大旱。跋望霖雨。何時得從容把臂也。閣筆掩淚。將以語誰。』卷九 葉七蓋先生自去長崎後。已十二年不晤安東。且終身不得復晤。憂患餘生。老病煎迫。撫今懷舊。不覺其言之沈痛也。

先生蹤跡既聞於家。於是長孫毓仁直來日本省視。是年十二月至長崎。礙於法禁。不能至江戶。源光國使先生門人今井弘濟往長崎視毓仁。所以慰勞賜賚之者良厚。據行實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 葉七

己未永歷三十三年 清康熙三十八年先生八十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四月弘濟抵長崎與毓仁相見。備述先生之意。且諭毓仁侍養。對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負郭之田。我之來也。欲問家祖安否。而陳情實。歸告母及外祖。以慰其渴望。然後辭母再來。以終侍養。前者姚江之來。不及至家。中途遭事。而毓仁家貧不能贖之。居常鬱陶。忽焉浮海而長留不歸。雖有事祖之誠。而實缺倚門之望。今且歸而報母。必圖後舉。則於祖於母。孝心兩得矣。』七月弘濟歸。備述毓仁意。及故鄉消息。先生憮然感愴。據行實毓仁歸。越六年乃克再來。而先生遂不及見。啓超案先生有與孫男毓仁書。僅寥寥一短札。述安東省庵。耶江戶庵之高誼。令其致謝。而無他調語。殆先生以爲毓仁可來。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八十生日。源光國又行養老禮。前一日親造第慶祝。奉以羔裘鳩杖龜鶴屏等二十品。明

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略言逆虜未亡故土為墟而身在異邦遲暮衰疾虛受禮遇無以為報歔歔流涕見者感喟其日光國命奏古樂以樂之據行

遺文 與孫男毓仁書卷四 葉五 謝源光國賀八秩卷七 葉十一

庚申永歷三十四年 清康熙十九年 先生八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老病漸劇體生疥瘡不勝起坐涿涿在牀據行

辛酉永歷三十五年 清康熙二十年 先生八十二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衰憊日甚源光國問疾饋藥絡繹於途先是醫官奧山玄建侍先生久每病皆服其藥至是先生辭曰玄建名醫也今吾之疾疥癢浸淫手足污爛使之診脈恐傳染醫手累人轉多利己損人君子弗為且犬馬之齒已逾耄耄而欲以藥石延旦夕之命未為知命者也玄建苦請診脈終不許乃望聞而制藥先生服之聊以答光國輩敬愛之意而已據行

壬戌永歷三十六年 清康熙二十一年 先生八十三歲

是年正月先生在江戶

先生自遭國變幽憂痛憤重以冒犯風濤四方奔走心力俱瘁病咯血二十餘年幸所養甚深善自蓄攝是以老而不衰答野節問（卷十五葉七）云問問慙慙空空慙慙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寒慙感仰感仰程夫自振為難僕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惑之者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以陰陽不接又多家國之憂宜乎其有此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廿一至是疾乃大漸三月某日設宴招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坐諄諄教誨蓋永訣也四月十七年保齋之功

日無有他疾。語言聲色不異平日。未時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既制棺。又逆備葬具。門人歛畢。源光國率其世子綱條及諸朝士臨其葬。以四月二十六日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中國式作墳。題曰「明徵君朱先生之墓」。據行實及碑陰。

是年正月初九日。顧炎武卒。年七十。

明年先生周忌。安東守約爲位而哭。祭以文曰。「維天和三年歲次癸亥夏四月十有七日。門生安東守約謹以薄奠敬祭於大恩師大明故徵君魯輿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秉仁仗義。特徵不就。高尙其事。及胡入寇。屏跡四邊。矯矯雲鴻。不染腥羶。其在安南。國王將殺守禮。不屈。凜凜樹節。吁我小生。無德無才。以先生來。爲程爲朱。負笈趨拜。齒弟子列。誘掖諄懇。教愛親切。稍解桀黠。許以知己。經史奧義。命面提耳。雨雪之晨。風月之夕。醉酒飽德。情意共適。嗚呼先生。質性剛毅。以誠爲本。一生不僞。德貫天人。學極古今。洙泗伊洛。繼統惟深。其接人也。容貌粹溫。於和樂中有恭敬存。其作文也。辭義典雅。頃刻成篇。足服班馬。猗嗟若人。邦家寶也。在崎多年。世無知者。水戶（今）上公問世明君。道德文章。出類拔羣。先生赴召。過我衡門。豈圖此別。永爲終天。既至武陽。禮待日隆。釋奠云行。周道興東。信道崇聖。百祿是宜。人道之美。何事如之。嗚呼哀哉。天和二年四月乙未。天不憖遺。溘乘雲氣。聞訃慟哭。絕而復蘇。哲人云萎。吾道復孤。不侍湯藥。不與窀穸。泣血號天。徒爲毀瘠。奉別以往。忽十八祀。流化跳丸。復易年矢。追思昔遊。不可再得。新樹鬱葱。聽鵲愴惻。我有書笥。盈先生簡。每一展開。哀慕無限。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云墮。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先生之靈。上爲列星。俯以蕪詞。鑒照我誠。嗚呼哀哉。尙饗。」文集附錄 葉十四

其年七月十二日。源光國與羣臣議。諡曰文恭先生。親詣墓門。薦以少牢。文曰：『嗚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高崧。生於明季之衰。遭於陽九之厄。危行砥節。屯蹇隱居。鶴書連徵。確乎不拔。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蓬。經幾年所。衣冠慕古。未曾變夷。歐血嘗膽。至誠無息。歿光肥遯。謝恩遠辭。鼓翼南溟。奮鱗東海。風饕雪虐。義氣益堅。寬文乙巳夏六月。惠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強記。靡事不知。起廢開蒙。孜孜善誘。教我未半。天不假年。去歲夏初。奄奄忽逝。嗚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美諡。古言曰：道德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蓋先生之謂乎。故諡曰文恭。肅摠哀誠。敢告瑩墓。嗚呼！哀哉！伏尙先生之靈來聽來饗。』

又明年。源光國於先生所居之駒籠別莊構祠堂。十二月十二日遷主。祭用少牢。自爲文曰：『維日本貞享元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越十三日甲辰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光國謹以潔牲柔毛。祭盛醴齊致祭於明故徵君文恭朱先生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霑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鄰。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遘。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寶國珍。函丈師事。恭禮賚賓。嗚呼！哀哉！齒超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構廟。輪奐維新。簞簋籩豆。云設云陳。牲醴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徽誠。焚香參神。神若有知。來綏來臻。尙饗。』

*

*

*

*

*

先生卒後之二年甲子永曆三十八年清兵入臺灣。鄭克塽出降。明正朔絕。

是年五十川剛伯編錄朱徵君集十卷上之加賀侯。

先生卒後之三年乙丑清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孫毓仁重來日本拜墓而返

先生卒後之四年丙寅清康熙二十五年先生同里後學張斐來日本有所謀不就為文祭先生斐字非文號人

國變後潛奉明懷宗第三子定王慈炯（？）致志光復舜水戶臣今非將興以後源光國是斐至長崎於中土朱天（

即毓仁）及姚江（即最初來者舜水之人）非求師於光國遺儒臣大

略初善往迎之元善有續云遊手錄（小宅人非順迎舜水時著有西游手錄元善竊比之主而決之）紀其往

復數四斐密語其志事元善蹶然曰然則先生固用於程嬰杵臼也初未嘗知之日浪以無用瑣碎語亂大志

不得要領遂拂衣歸元善續西游手錄自序云曰文恭先生（舜水）歿後數年善復使崎港偶逢先生

事已就緒有故而止上公遺憾特甚（以上資料據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八號及非明文之事慨然不樂

西上公階此東海夷齊千古而文稿清末章炳麟曾將有所待公而既死今痛誼先生艾二篇其一云孤忠未

誰獨行寡和兮羣刺為怪天乎賴公其伯我分無即于殆其復之海外初至國陸沈兮聞者以戒憂從中來兮

信之所學以此邦之多傑成儼師而友復尊德而樂業管寧渡遼而浴化文翁入蜀而教洽蓋君子之無缺所處

必有其絕人國唯我公之高躅亦獨逾夫忽焉而奔道之可行又何感乎異域嗚呼將忍夫夏嗣之猶存纂

苟活竟鳳志之無成嗚呼已焉哉唯浩氣之常存塞中心而不灰而血結國隕祚而長悲家望祭而徒愴予生之獨

晚暮前修之餘烈聞父老之遺言心每傷而嗚咽臨陳辭以奠哀靈飄緲其來接

先生卒後之十五年丁丑日本元祿十年源光國著大日本史記成

先生卒後之十八年庚辰日本元祿十三年源光國卒

先生卒後之十九年辛巳日本元祿十四年安東守約卒

先生卒後之三十二年乙未日本正德五年先是源光國手輯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至是其子綱條刻成之。

先生卒後之一百八十五年戊辰日本明治元年日本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彼都史家稱爲「王政復古」。

先生卒後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統三年清室遜位。

附錄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姚名達編）第五章年譜……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固然聽得爛熟。中國人看來都很面生。朱舜水與日本近代文化極有關係。當時卽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影響之偉大。須看他的朋友和弟子跟著他活動的情形。雖然這些人史料很缺乏。但我仍想努力搜求。預備爲他們做些小傳。像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爲目的。雖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與我們仍有相當的關係。在他的年譜附載當時的人。當然愈詳愈好。」案：國粹叢編社出版蒼水全集附錄有人物考略一卷傳略補一卷。

同上……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願回中國。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壞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尙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

償了他的志願哩。我因爲這一點，所以在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及辛亥革命清室遜位，直到了滿清覆亡。朱舜水的志願纔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類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八

辛稼軒先生年譜

先生姓辛氏，諱棄疾，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軒，因自號稼軒居士。德祐初，追諡忠敏。

始祖維叶，唐大理評事，由狄道遷山東之濟南，故世爲濟南人。先生脫虜南歸，二十年迄無定居。淳熙中始築室於江西之上饒，慶元中徙居鉛山，遂爲鉛山人。

高祖師古，儒林郎，曾祖寂，寧州司戶參軍，祖贊，朝散大夫，隴西郡開國男，亳州譙縣令，知開封府，贈朝請大夫，父文郁，贈中散大夫。先生逮事祖父，其南歸蓋秉祖訓。

〔考證〕先代家世，皆據辛敬甫所編舊譜。

以下省稱舊譜。

敬甫嘗從鉛山得濟南辛氏譜，及鉛山辛氏譜，先生先系

及生卒年月日及諸子名，皆在焉。兩譜並題先生手輯。鉛山譜非出先生，自無待辯。

因所引諸文，皆先生卒後事。

九濟南

譜是否必爲手輯，亦屬疑問。惟所記祖父名與進論筍子合，諸子名有見遺詩中者，生卒年月考諸詞集，悉無誤，則兩譜必爲宋以來世傳，蓋可信，故采之。

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筍子云：『臣之家世，受廩濟南，代膺闕寄，受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汗虜官，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舒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案此可見其大父卒時，先生齒

已非稚。而先生之忠義智勇，其秉承祖訓者獨多也。
先生昆弟行可考見者二人，曰祐之弟，曰茂嘉十二弟。

〔考證〕據筭子『族衆拙於脫身』語，則先生族人留北者蓋甚多，祐之茂嘉殆從先生或後先生而南歸者耶？二人名皆無考。集中贈祐之詞凡十二首，贈茂嘉詞凡二首，祐之家浮梁，與上饒鉛山接壤，文采風流，蓋肖先生。先生家居時常與唱和，茂嘉才氣肝膽，蓋肖先生。遠官桂林，劉改之龍洲詞有沁園春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一首其人決為茂嘉非

之故，先生贈行兩詞，語皆悲壯激楚。賀新郎『綠樹聽啼鳩』永遇

彼蓋有母在南也。西江月壽祐之弟新居落成有『先向太夫人賀』語餘題送歸侍浮梁屢見感皇恩慶蟾母王恭人七十當卽祐之母

先生夫人姓氏及結婚年無考，但其齒之穉於先生者似不少。先生有子九人，曰種，曰秬，曰稭，曰穉，曰穉，曰穉。曰秬，曰穉，曰穉，曰穉，曰穉。

〔考證〕先生年二十三脫身南歸，似未有眷屬。何時始娶無可考。浣溪沙壽內子云：『壽酒同斟喜有餘，朱顏卻對白髭鬚。兩人百歲恰乘除。』此詞作於何年雖亦無考，然朱顏對白髭，則年齒相懸可知。兩人百歲乘除，亦決非齒相若者。倘夫婦一五十一，一四十九，合成百歲，此何足異，而見諸歌詞以為美譚耶？此詞不見於宋四卷本，四卷本所收詞，截至慶元庚申先生六十一歲為止。詳下詞或作於六十二三歲，夫人年方三十七八，故乘除成百歲，夫髭已白而婦顏尚朱也。四卷本固無六十二歲以後詞，然六十一歲以前詞四卷本並未盡收，故此詞並不足為先生夫婦年齒之實

證但懸此說去，事實亦當不遠耳。

九子之名及次第，依舊譜所引鉛山譜，惟頗疑早穉之躋，宜為長子，蓋八子名皆從禾，若屬中子或末子則

不當獨異。疑自種以下皆先生自號稼軒後所產。命名與名軒同意。鬻則在前也。遺詩有哭鬻十五章。玩文知作於帶湖稼軒新居中。首句云：『方看竹馬戲。』而篇中無一語涉及有兄弟。且哀悼特甚。當爲中年以後得子而殤之殊感。鬻字頗僻。若以產於贛州取義。則先生踪跡在贛者。惟淳熙乙未年。先生年三十六歲。下推至入居帶湖新第之年。乙巳丙午間正鬻戲竹馬時也。果爾。則先生結婚或在三十四五間。而夫人年十七八。而鬻實爲首舉之子。則與朱顏白髭百歲乘除語亦合矣。集中有清平樂爲兒鐵柱作一首。不知在八子中爲誰。詞中有『斷了驚驚怕怕』『無災無難』等語。當是鬻殤後乃生者。

高宗紹興十年庚申先生生

〔舊譜〕先生生於是年五月十一日卯時。

〔考證〕舊譜本鉛山譜。以史傳及本集證之。信也。本傳記先生以紹興三十二年歸宋。時年二十三。依此上推。當生於紹興十年庚申。本集臨江仙壬戌歲生日書懷首句云：『六十三年無限事。』壬戌爲嘉泰二年。公年六十三。依此上推。恰生於紹興庚申。

吾舊作稼軒詞繫年考略時。未覩舊譜。略推定先生生日在端節稍後。所根據之資料。則喜遷鶯謝趙晉臣賦芙蓉見壽詞有『暑風涼月』及『千盃翻飲露荷翻葉』語。知當在夏令。水龍吟題注云：『南澗用韻爲僕壽。僕與公生日相去一日。』有『玉皇殿閣微涼』『對桐陰滿庭清晝』等語。亦皆盛夏景物。韓南澗壽公詞。朱刻南澗詩餘第十六葉有『南風五月江波』『正菖蒲葉老芙蓉香嫩』等語。知當在五月上中澣也。今見舊譜竊喜所推不謬。亦足證濟南鉛山兩譜之可信。

十一年辛酉二歲

十二年壬戌三歲

十三年癸亥四歲

十四年甲子五歲

十五年乙丑六歲

十六年丙寅七歲

〔考證〕集中聲聲慢賦紅木樨題注云。『余兒時嘗入京師禁中凝碧池。因書當時所見。』案世系譜先生大父仕金堂。知開封府。殆隨任在官署。故得入故都禁中也。其年無考。姑附於此。

十七年丁卯八歲

十八年戊辰九歲

十九年己巳十歲

〔舊譜〕先生十歲師於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

〔考證〕此錄宋史本傳文也。然史只言『少師蔡……』未嘗確指何年。逕以繫諸十歲。未免武斷。又本傳所記實取材於劉祁歸潛志。祁但言二人少同舍。不言所師。辛籍濟南。黨籍泰安。十歲時同舍。理所合有。伯堅顯宦於京朝。童子斷不能就學也。歷代詩餘詞話引本傳云。『蔡光陷北。辛棄疾以所業謁之。蔡曰。詩則未也。它日當以詞顯。』所謂本傳不知何指。辛傳無此語。蔡光名不見金史。想有誤。張宗樞詞林紀事引陳子宏語略同。最初出何書待考。宋史似誤合此二事爲一。

蔡光恐非卽蔡松年(伯堅)先生曾否從松年遊尙屬疑問也。

二十年庚午十一歲

二十一年辛未十二歲

二十二年壬申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十四歲

〔舊譜〕先生年十四領鄉舉。按先生進美芹十論劄子云：「兩隨許吏抵燕山觀形勢。」蓋由此也。

〔考證〕十四領鄉舉不見史傳。此或是據鉛山譜當可信也。若先生曾從蔡松年遊則當在本年以後。

二十四年甲戌十五歲

二十五年乙亥十六歲

二十六年丙子十七歲

二十七年丁丑十八歲

二十八年戊寅十九歲

二十九年己卯二十歲

三十年庚辰二十一歲

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二歲

是年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先生聚衆二千隸耿京。京有衆二十五萬。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

軍馬先生爲掌書記勸京決策南向。

〔考證〕右節錄本傳文。中記殺俘義端事省不錄當參觀原文先生自聚衆二千及京有兵二十五萬則據進美芹十論筭子也。遺詩鵝湖夜坐云『昔者戍南鄭泰山鬱蒼蒼鐵衣臥枕戈睡覺身滿霜官雖備幕府氣實先顏行……』時時登高望指顧無咸陽』皆追述本年事知先生雖掌書記仍自有部曲其屯戍地則南鄭也。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三歲

〔本傳〕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並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簽判棄疾時年二十三。

〔考證〕先生奉表歸朝在是年正月耿京遇害在閏二月先生獻俘行在月日無考計當在春夏之交也先生之南當非孑身歸潛志稱其率數千騎南渡本集鷓鴣天詞亦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鞞突騎渡江初』則所率義軍當不少歸後授文吏冷職其所統軍當是解散故鵝湖夜坐詩云『一朝去軍中十載客路傍』也進美芹十論筭子言『議和後投閒蹂躪所喪酷於苻離之敗』先生此時內負初心外慙部曲其失意可想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四歲

在江陰僉判任。

〔編年文〕請練民兵守淮疏。

〔考證〕辛輯稼軒集鈔存得文三十一首其錄自永樂大典者二十八首中有記年月者分編入各年此其最初之一篇也其不記年而可推攷者則亦考定編入。

二年甲申二十五歲

在江陰僉判任。

乾道元年乙酉二十六歲

在江陰僉判任。

〔編年文〕美芹十論及進論劄子。

〔考證〕美芹十論本傳謂乾道六年作永樂大典本於論題冠以乾道乙酉想有所本案論文多是和議初成時極言和之不可恃自當屬乙酉作論中有『官閑心定』語亦與歸國後數年久滯江陰冷曹情事相合。

二年丙戌二十七歲

在江陰僉判任（？）

三年丁亥二十八歲

在江陰僉判任（？）

「考證」舊制任官三年考滿，率有遷免。先生此兩年是否仍留江陰任，無可考。據宋人諸說部書，先生似有一時期失職，流落金陵，但無確據。姑記此以俟再考。

四年戊子二十九歲

「本傳」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

「考證」宋詩百一鈔有周孚送辛稼軒一首，中有「一飢相迫又離羣」語，有「只今參佐須新楚，何日公卿屬范雲」語，似是送其倅建康之作。要之先生初南歸數年間，飢驅而勉就吏職，落拓可想也。

五年己丑三十歲

在建康通判任。

「編年詞」集中詞確知爲建康作者凡九首。建康以前詞無可確指者。先生曾兩度官建康，一爲右兩年之任通判，一爲乾道九年淳熙元年之任江東安撫司參議。諸詞某首作於某年難悉考。姑就可推見者略區分之。其絕對無考者則彙附淳熙元年末。

水龍吟 登建康賞心亭

「水天千里清秋……」

卷五葉一凡編年詞所記卷葉數皆指王氏四印齋翻元大德本。

「考證」此詞年月絕無考。惟詞中「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及「倩何人喚取，盈盈翠袖，搵挾雜淚。」等語，確是滿腹經綸在羈旅落拓或下僚沈滯中勃鬱一吐情狀。當爲先生詞傳世者之最初一首，故以冠編年。

念奴嬌 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我來弔古上危樓……」

卷二葉一

滿江紅 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 『鵬翼垂空……』卷四

千秋歲 金陵壽史帥致道 『塞垣秋草……』卷七

〔考證〕續通鑑乾道三年九月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軍制置使，史留守致道當卽此人。蓋先生倅

建康時第一任長官。

八聲甘州 壽建康帥胡長文給事 『把江山好處付公來……』卷六

〔考證〕長文名及到任年待考。然先生二次官建康乃入葉衡幕府，則胡之作帥，蓋繼史任，宜在乾道四五年間。

〔編年詞略例附說〕全集詞題中記某年作者僅十九首，詞句中可證明爲某年作者亦僅二十餘百。但先生歷年宦跡及家居年分略可考定。其中當然有有疑問者，但故題中句中地名，多足爲編年之助。在某地所與往還唱和之人，分別部居亦十得五六，故人名又可爲編年之助。又宋四卷本之稼軒詞甲乙丙丁集，雖非純粹編年，然甲集爲先生門人范開手編，有淳熙戊申（十五年）元日自序，則所收諸作，斷無在丁未除夕以後者可知。乙丙丁集編成年月雖無考，然以吾鈎稽所得，則乙集無帥閫以後作，丙丁集無帥越以後作，幾可認爲絕對的原則。甲乙集時代頗分明，丙略以此本畫出一時代的粗線，然後將各時代游宦或家居時之地與人互相證勘，其年分明，稿者隸於本年，不甚明確者，則總載或附錄於某地宦跡之末一年。例如前列五首子作或已丑作，但知其決不出此兩年間，故以列諸己丑，則雖不敢謂爲正確之編年，然失之亦不遠矣。卷中編年詞所采方法略如右，故發其凡於此。

六年庚寅三十一歲

〔本傳〕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及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主簿

〔編年文〕九議又應問三篇已佚

〔考證〕細讀美芹十論及九議知兩文決非作於一時舊譜謂皆乾道元年作非也本傳謂皆本年作亦非也十論作於元年乙酉永樂大典本有明文想所據爲文集原本更無可議九議大典本不著年分當從傳文定爲本年作篇中有『朝廷規恢遠略已三年矣』之語蓋自丁亥戊子以來已漸覺和議不可恃有備戰之意美芹十論若作於是年是爲無的放矢九議之立論則全以備戰爲前提而反言戰之不可輕發故知其必作於是年也篇中有『欲乞丞相稍去簿書細務爲數十日之閒舒寫胸臆延訪豪傑』語知其書當爲上虞允文非奏議也應問三篇或是答允文咨訪惜已佚不可考矣傳文『以講和方定議不行』云云亦是誤將美芹十論時事併爲一談上九議時和局久定而戰論方張先生又非主立時開戰者無所謂行不行也議中頗注重理財遷司農主簿殆有嚮用之意

〔編年詞〕念奴嬌 西湖和人韻 晚風吹雨…… 卷二

滿江紅 冷泉亭 直節堂堂…… 卷四

前調 再用前韻 照影溪梅…… 上同

〔考證〕集中在臨安所作詞極少。惟此兩首及觀潮上葉丞相一首耳。並見甲集中。知爲早年作。觀潮當作於淳熙元年。此兩首年分無考。考先生自本年起直至次年夏秋間似皆在臨安供職。司農主簿。考證詳其一生在臨安當以此次爲最久。故姑以臨安作品無年月者繫於本年。『照影溪梅』一閱因和冷泉亭韻知爲同時作

七年辛卯三十二歲

〔本傳〕出知滁州。州罹兵燹。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雜館。

〔考證〕傳以遷司農主簿出知滁州連文。舊譜遂並以繫諸乾道六年。不知主簿乃實職。非如館職之可帶銜外任。不容同時並任此兩職也。跋太祖皇帝賜王岳帖作於乾道八年十一月。中有『臣守滁之十月。僭知淳以帖來獻』語。若獻與跋同時。則是八年正二月間始作官。卽稍後數月乃跋。則到官早在亦不過七
年秋冬間耳。此跋恭題天章十分鄭重。若六年已出守。受獻後經歲乃跋。不應如此怠慢。故假定先生在滁
滿兩年。辛卯到官。癸巳去職。當無大過。周孚蠹齋鉛刀編寄辛滁州詩『江皋追送儘逾旬。節物俄驚一度新。西澗潮生還值雨。南山雪盡更逢春。』可證先生赴滁任在臘月
中旬其年則當爲七年辛卯也

八年壬辰三十三歲

在滁州任。

〔編年文〕跋太祖皇帝賜王岳帖。

〔考證〕篇末備書年月結銜。文云『乾道八年十一月十日右宣義郎權發遣滁州軍州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臣辛棄疾拜手稽首謹書』

〔編年詞〕感皇恩 滁州送范倅 『春事到清明……』卷七葉十三

木蘭花慢 滁州送范倅 『老來情味減』卷四葉十四

〔考證〕范倅名字無考。集中別有壽范南伯西江月一首。中有『奠枕樓頭風月』語。似與先生在滁州有往還者。初疑卽此人。然集中尙有與南伯關涉之作。細參又不甚合。姑懸以俟考。

九年癸巳三十四歲

〔本傳〕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

〔考證〕葉衡作留守年無考。然衡次年六月卽入相。先生去年十一月猶在滁任。則辟參議必在本年無疑。

〔編年詞〕一剪梅 遊蔣山呈葉丞相 『獨立蒼茫去不歸……』卷七葉十六

菩薩蠻 金陵賞心亭爲葉丞相賦 『青山欲共高人語……』卷十一葉一

〔考證〕是年葉衡未爲丞相。然過此以往。先生似無與葉在金陵游宴之機會。則兩詞必爲本年或次年所作。〔丞相〕之稱。或後此編集者追題耳。

太常引 建康中秋夜爲呂潛叔賦 『一輪秋影轉金波……』卷十二葉三

〔考證〕此詞作年絕無可考。然自淳熙元年（卽次年）以後。先生似二十餘年踪跡不到建康。故姑以附建康諸詞之末。

聲聲慢 滁州旅次登奠枕樓作和李清宇韻 『征埃成陣……』卷五葉十六

〔考證〕詞題云「旅次」。則決非守滁時作。奠枕樓爲先生手創。則決非守滁以前作。詞云「行客相逢道。道幻出層樓」。是樓

初成後一二年間語。淳熙元年以後，先生足跡無緣履滁州，則此詞必爲在葉衡幕府時作，非本年卽次年也。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五歲

〔本傳〕(葉)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

〔考證〕舊譜云：『是歲十一月，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薦先生。』案衡薨，右丞相雖在十一月，其授參知政事則在六月，集中有觀潮上葉丞相詞，觀潮例在八月，疑先生被薦當在六七月間，其上半年則仍在江東安撫司參議任也。

〔編年詞〕摸魚兒 觀潮上葉丞相 望飛來半空鷗鷺…… 卷五 葉

洞仙歌 壽葉丞相 江頭父老 卷六 葉十

二年乙未三十六歲

〔本傳〕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

〔考證〕案史文是年四月，茶寇賴文政起湖北，轉入湖南江西，官軍數敗。六月，先生以倉部郎中出爲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之。九月，誘殺文政，茶寇平。據此，則本年上半年先生仍服官行在所。六月以後則在江西治軍，其調京漕應在本年冬。周孚蠹齋鉛刀編聞辛幼安移漕京西詩云：『孤鴻茫茫暮天闊，問君章貢何時發。』據此，當是平寇後卽由贛州奉調西上。

〔編年文〕淳熙乙未登對劄子

〔考證〕此劄專論推廣會子辦法，篇中舉江陰軍建康府兩地價格爲例，皆先生久游宦之地，當是在倉郎

任未出任江西軍事前所上。

〔編年詞〕滿江紅 贛州席上呈太守陳季陵侍郎『落日蒼茫……』卷四 葉三

〔考證〕先生雖家居江西且屢次宦於江西然計其南至贛州之時蓋甚少據周信道浮詩句『問君章貢何時發』見前則移漕京西前在章貢可知此詞當即其時所作。

菩薩蠻 書江西造口壁 『鬱孤臺下清江水……』卷十一 葉一

〔考證〕大清一統志『鬱孤臺在贛州府治西南』鶴林玉露云『南渡之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此詞蓋感興前事故沈痛乃爾先生踪跡惟本年曾到贛州此詞應是本年作。

滿江紅 賀王帥宣子平湖南寇 『笳鼓歸來……』卷四 葉三

〔考證〕本詞作年及宣子事蹟皆未詳惟後此湖湘盜起時先生已帥彼土此所云湖南寇或即茶寇賴文政先生用兵江西而王正帥湘與相犄角故推功歸之耶姑存一說俟再考。

祝英臺近 晚春 『寶釵分桃葉渡……』

〔考證〕張端義貴耳集云『呂婆呂正己之妻正己為京畿漕吏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案此說若可信則事當在先生任京漕時即本年或明年春也然宋人說部最喜臆造典故未可遽認為事實姑存異聞可耳。

三年丙申三十七歲

〔本傳〕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

〔考證〕鷺湖夜坐詩云：『去年忝號召，五月觸瞿唐。』似赴江陵任在夏季，其年則本年也。

〔編年詞〕蝶戀花 和趙景明知縣韻 』老去怕尋年少伴……』

〔考證〕乙集本此詞題爲『和江陵趙宰』則當時景明所知者江陵縣也。集中江陵作僅見此首。

四年丁酉三十八歲

〔本傳〕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

〔考證〕滿江紅詞題云：『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帥隆興，到官之三月被召。』鷺湖夜坐詩云：『今年詔復下，鴻雁初南翔。』則由江陵移隆興（南昌）當在本年初秋。

〔編年詩〕鷺湖夜坐

〔考證〕此詩爲先生自述中年以前經歷，集中僅見之佳史料也。前半言在太平節度使掌書記（耿京幕中）時事，原文已引見辛巳年條下。中云：『一朝去軍中，十載客道傍。看花身落魄，對酒色淒涼。』蓋南歸後十餘年，碌碌作風塵小吏，且常以北人爲南人所忌。九議中頗述及此况除中間知滁州兩年稍有設施外，真有飢

寒客路傍之感。其漸見嚮用，實自平江西盜立功之後。詩云：『去年忝號召，五月觸瞿唐。青衫暗欲盡，入對哀淚滂。』知赴江陵帥任前尚有入對之事，本傳失載也。又云：『今年詔復下，鴻雁初南翔。俯仰未閱歲，上恩實非常。』卽本傳所記隆興帥任上以大理少卿召之事。蓋由南昌經信饒衢嚴赴杭，路出鷺湖也。又云：

『夜宿鷺湖寺，槁葉投客牀。寒燈照不寐，撫枕慨以慷。』則時在冬令也。

〔編年詞〕水調歌頭 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帥隆興，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馬監趙卿王漕餞別，司馬賦水調歌

頭席間次韻『我飲不須勸……』卷三 葉二

〔考證〕篇中有『別離亦復何恨此別恨匆匆』語。蓋到任甫三月甲集本作二月舊譜同即言別。洵太匆匆也。趙王

名字無考。司馬字漢章名亦無考。

鷓鴣天 離豫章別司馬漢章大監 『聚散匆匆不偶然……』卷九 葉一

〔考證〕此與前詞同時作。漢章即前題之司馬監也。故亦用『聚散匆匆』語。篇中有『二年歷徧楚山川』

句。蓋去年方由京西漕赴江陵帥湖北。今年復移帥江西。誠徧歷春秋時楚境矣。又云『明朝放我東歸去』

似先生時已僑居信州。故言東歸。舊譜以鷓鴣天詞編入戊申年。殊誤。同。一司馬監不應隔十一年仍留前任也。

滿江紅 席間和洪景廬舍人兼簡司馬漢章大監 『天與文章……』卷四 葉七

〔考證〕景廬名邁。謚文敏。皓子。适弟。鄱陽人。席間有現任大監之司馬漢章。知必在先生帥隆興之三箇月

中。但比餞別兩首稍在前耳。

滿庭芳 和洪丞相景伯韻 『傾國無媒……』卷六 葉五

又 和洪丞相韻呈景廬內翰 『急管哀絃……』卷六 葉六

又 游豫章東湖再用韻 『柳外尋春……』同上

〔考證〕景伯名适。謚文惠。景廬之兄也。右三詞決為本年所作。蓋其時景廬在豫章。已有滿江紅詞題可證。

用朝用見錄云『洪邁歸鄱陽日與兄丞相适酬倡觸詠於林壑』蓋洪告歸後常相合并。而景伯卒於淳熙十一年甲辰二月。雖距本年尚有七年。然

先生自本年冬離江西赴行在。即轉任湖北湖南。乙巳冬乃得歸。而景伯已前卒。故除本年以外。更無與景

伯酬倡之機會也。

菩薩蠻

『稼軒日向兒曹說……』信州本缺
據甲集

〔考證〕本詞次句云『帶湖買得新風月』先生帶湖買宅其年雖難確指參伍鈎稽應以本年為最近是

先生南歸後十餘年間何時始占籍定居殊屬疑問——鴛湖夜坐詩云『十載客路傍』引見沁園春期

思卜築詞云『老鶴高飛一枝投宿長笑蝸牛戴屋行』卷二葉十四新居上梁文云『欲得置錐之地於營環

堵之宮』辛輯集鈔
卷三葉五所謂新居者即帶湖新居也則前此『無置錐地』『客路傍』如『蝸牛戴屋行』或

是實情疑其結婚頗晚中年以前家族簡單即以官為家其在信饒之間或賃廡而居或有族屬僑寄其從弟祐

之居浮梁雖署稼軒實同萍梗其始獲定栖實自帶湖新居落成以後此新居蓋成於淳熙九十年間時先生方

久官湖南然其相宅定居必在出官兩湖以前舍本年外似無他時期也謂在乙未年亦得然彼年正
平盜戎馬倥傯恐無暇及此本年

冬間應召赴闕在信饒蓋頗有盤桓買得帶湖或即此時也。

破陣子 為范南伯壽 『擲地劉郎玉斗……』卷八
葉四

〔考證〕詞題云『時南伯為張南軒辟宰盧溪南伯遲遲未行因作此詞以勉之』考南軒自淳熙二年至

四年皆在廣西經略任此詞當作於此數年中。

西江月 壽范南伯知縣『秀骨青松不老……』卷十
葉八

蝶戀花 繼楊濟翁韻餞范南伯知縣歸京口『淚眼送君傾似雨……』卷八葉
十一

〔考證〕贈送范南伯詞彙附於此南伯似是當時上饒縣知縣也後此一兩年間多與楊濟翁倡和之作則

蝶戀花或竟是作於本年。

賀新郎 賦滕王閣 高閣臨江渚……」卷一 葉八

〔考證〕此詞之作非本年則淳熙十三年丙午也。姑附於此。

五年戊戌三十九歲

〔本傳〕出爲湖北轉運副使。

〔編年詞〕滿江紅 江行簡楊濟翁周顯先甲集本作和 楊濟翁韻「過眼溪山……」卷四 葉四

〔考證〕篇中有「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爲客」語。知當作於是年。周顯先名籍待考。楊濟翁名炎。正吉水

人。慶元二年進士。官至安撫使。見江西詩 微小傳二人似是當時在先生幕府相隨同行者。

水調歌頭 舟次揚州和楊濟翁周顯先韻 「落日塞塵起……」卷三 葉一

〔考證〕楊周同舟。自當與前詞爲同時先後作。

西江月 江行采石岸戲作漁父詞 「千丈懸崖削翠……」卷十 葉八

〔考證〕此詞雖絕無爲本年作品之實據。但先生是年似由臨安經建康泝江赴任武昌。途中吟詠頗多。故

附於此。

蝶戀花 和楊濟翁韻 「點檢笙歌多釀酒……」卷八 葉十三

又 席上贈楊濟翁侍兒 「小小年華才月半……」同上

〔考證〕右兩首無從定爲本年作。但俱見甲集。作時當不晚。姑彙次於濟翁唱酬諸篇之後。

〔編年詩〕和周顯先韻二首

〔考證〕第二首云：『怒濤千里破空飛，洗盡青衫輦路泥。更惜秋風一帆足，南樓只在遠山西。』蓋江行舟中唱和詩也。玩「南樓」語，或是次年由湖北移漕湖南時作。故於武昌之南樓示眷戀，今姑以附楊周唱和諸詞之後。

六年己亥四十歲

〔本傳〕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論盜賊）詔獎諭之。

〔考證〕知移漕及帥潭同在本年者，移漕年月有摸魚兒詞題爲證，甚明。詳下帥潭年月，據朝野雜記言，淳熙七年春有人疏論湖南鄉社，下安撫司議，帥臣辛某覆奏云云，則帥潭必在六年可知。殆因盜勢猖獗，朝廷不得不用將才也。

〔編年文〕淳熙己亥論盜賊劄子

〔考證〕劄子本傳節錄概要，永樂大典有全文，玩文知是在安撫任內所上。大典本既明著「淳熙己亥」，則先生在轉運任非久便改潭帥，益有明證矣。

〔編年詞〕水調歌頭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總領王漕趙守置酒南樓，席上留別。『折盡武昌柳

……』卷三
葉一

〔考證〕詞云：『折盡武昌柳，挂席上瀟湘。二年魚鳥江上，笑我往來忙。』蓋去年甫抵湖北任，今年遽遷，故

曰二年往來忙也。

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爲賦『更能消幾番風雨……』卷五 葉七

〔考證〕王正之蓋前題之王漕似即接先生任者故曰同官集中與正之唱和詞凡三首尙有一首爲水調

歌頭和王正之右司吳江觀雪見寄卷三 葉五想又在此次別後矣並附見於此

羅大經鶴林玉露跋此詞云『詞意殊怨斜陽烟柳之句比之未須愁日暮天際有輕陰者異矣在漢唐時

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以罪可謂盛德』案宋人說部好傳會此段卻似

可信孝宗（壽皇）好文詞且具賞鑒力觀其改俞國寶之風入松見武林舊事評趙彥端之謁金門見貴集可見

則其愛讀此詞讀而不悅亦意中事詞意誠近怨望——『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

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語幾露骨矣先生兩年來由江陵帥隆興帥轉任漕司雖非左遷然先生本功

名之士惟專闕庶足展其驥足錄錄錢穀當非所樂此次去湖北任謂當有新除然仍移漕湖南殊乖本望

故曰『準擬佳期又誤』也本年論盜賊筭子有云『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危殺身不顧

』又云『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爲衆人所容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則『蛾眉曾有人妬』亦是實

情蓋歸正北人驟躋通顯已不爲南士所喜而先生以磊落英多之姿好譚天下大略又遇事負責任與南

朝士夫泄沓柔靡風習尤不相容前此兩任帥府皆不能久於其任或卽緣此詩可以怨怨固宜矣然移漕

未久旋即帥潭且在職六七年譖言屢聞而天眷不替豈壽皇讀此詞後感其樸忠憫其孤危特加賞拔調

護耶因讀鶴林玉露輒廣其意如右

〔又〕此詞作於晚春。移漕當屬此時。帥潭蓋即在夏秋間。

〔又〕謝疊山注唐絕句選云。簡譜引「辛稼軒中年被劾。凡一十六年。不堪譏誣。遂賦摸魚兒云云。」案先生被劾之多。當在湖南江西帥任中。賦此詞時猶未也。疊山殆追述而未詳考耳。

七年庚子四十一歲

在湖南帥任。

〔考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八云。「湖南鄉社者。舊有之。領於鄉之豪會。淳熙七年春。言者奏

鄉社之擾。請盡罷之。事下安撫司。帥臣辛幼安言。鄉社皆雜處深山窮谷中。其間忠實狡詐。色色有之。不可一切盡罷。今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巡尉而統之。縣令所有兵器。官爲印押。上從之。」案此爲先生整頓湖南軍實之第一步。先從鄉兵着手。亦因有人建言。因勢利導也。

〔編年文〕請覲立湖南飛虎軍疏

〔考證〕此疏永樂大典本失載。本傳節其概略而未著其作年。舊譜以隸本年。蓋近是。先生本將才。所至以整頓軍政爲務。初到任之一年。旣芟削羣盜。且疏陳整飭吏治。以清盜源。次年卽着手治軍。爲長治久安之計。宜也。本傳云。「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窳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院。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

畫。酒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僦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速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案。羆成飛虎軍。中經幾許波折。計當費數年之力。其經始合在本年也。』

『又』朝野雜記卷十云。『殿前司摧鋒軍者。潭州土軍也。淳熙四年春。樞密院言江西南多盜。諸郡廂禁軍單弱。乞令兩路帥司各選配隸人置一軍。七年。辛幼安爲潭帥。使募千八百人訓練之。其冬賜名。遙隸軍司。』案。此與飛虎軍另爲一事。本傳失載。

八年辛丑四十二歲

在湖南帥任。

『考證』本傳所稱羆飛虎軍爲樞府及言官所扼撓。當在本年及次年。周信道寄辛幼安詩云。『飛鷲跼跼。瘴烟中。欲息渠儂技。又窮。……危機可畏。渾如此。莊語能聽。只有公。已識柴車勝朱轂。快來相就北窗風。』
宋百家詩存當時任事艱危情狀可見。信道爲先生髫年舊交。相愛特甚。故勸其息肩歸隱也。
蠶齋鉛刀編

〔編年文〕祭呂東萊先生文。

〔考證〕東萊卒於是年七月。文云。『緘沈辭於千里。』蓋遣祭也。又云。『當從遊於南軒。蓋於公而敬畏。』又云。『夫何南軒亡而公益廢。』知先生之交東萊。蓋因張南軒。南軒先東萊一年卒。度亦必有祭文。惜已

佚矣。又云：『茲物論之共慍，寧有懷於私惠。』知正當論劾沸騰時也。

九年壬寅四十三歲

在湖南帥任。

十年癸卯四十四歲

在湖南帥任。

〔編年文〕新居上梁文。

〔編年詞〕沁園春 帶湖新居將成 『三徑初成……』卷二 葉十

〔考證〕右一文一詞，蓋皆作於本年或本年以前。詞云：『鶴怨猿驚，稼軒未來。』又云：『沈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可知時正服官在外，欲歸未得。又云：『秋江上看，鶯弦雁避，駭浪船回。』亦可見謠諑正盛，亟欲潔身而去也。上梁文云：『人生直合在長沙，欲擊單于老無力。』可知時正帥湖南。又云：『伏願上梁之後，早收塵跡，自樂餘年。』急流求退，與詞意正同。但先生在湖南任似尚有年餘，知其必作於本年以前者，洪景伯適題稼軒詩見盤洲集卷八有『卜築山城樂事重』、『高牙暫借藩維重，燕寢未須歸興濃』等句，確是先生在帥任未歸時題其新居之作。景伯之卒，在淳熙十一年（即次年）二月。據錢竹汀洪文惠年譜則其詩必作於淳熙十年以前，而帶湖之居亦必落成於是年以前可知也。舊譜以上梁文列慶元二年丙辰條下，大誤。蓋誤以「一期思卜築」當帶湖新居也。丙辰

年先生家居已久，安得有「伏願早收塵跡」等語。

〔又〕先生以稼軒名其居，蓋已舊，及帶湖新居成，仍襲此名。故洪文惠詩題曰題辛幼安稼軒，大清一統志

卷一云：『稼軒在上饒縣北。宋辛棄疾所居。因以自號。』又引洪邁記云：『稼軒在郡治之北可十里。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款竹扉。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婆有室。信步有亭。滌硯有渚。皆約略位置。』今考集中文句。則此諸勝外。尚有雪樓。有篆岡。陳同甫與先生書云：『如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潛入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據洪陳兩文。略可見新居規模。又遺詩中有御賜閣額二首。想亦寵題新第也。

〔又〕康熙上饒縣志引信乘續詩。尚有洪邁記文之一節。文云：『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居。蠡午旁出。處勢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中外。買宅且數百。基局不能寬。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郡治之北可十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縱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案此段當與一統志所引同屬一篇。惜洪集已佚。無由睹其全文。然當時信州流寓之輻輳。與夫帶湖之位置。幅員形勝。皆歷歷可見。誠考證帶湖新居最重要之資料也。上饒志又云：『帶湖書院在縣治北靈山門外。宋淳熙間辛稼軒讀書處。』此蓋先生沒後。後人因其故居建書院作紀念。今並附述於此。

沁園春 送趙景明知縣東歸再用前韵『佇立瀟湘……』

卷十二 葉十二

〔考證〕此詞用新居將成詞韵。知是同詩作。有『佇立瀟湘』語。可證與前詞皆作於湖南。

十一年甲辰四十五歲

由湖南移帥江西〔本傳〕加原作嘉疑誤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

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原作糴誤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

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橋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帝嘉之，進一秩。

〔考證〕本傳未言移帥江西在何年，知必在本年者，朝野雜記於「殿前司摧鋒軍」條下全文引見前稱淳熙七年，稱

『淳熙七年辛幼安爲潭帥，募八千人訓練之，其冬賜名，十年夏改隸御前江陵軍，明年趙衛公爲帥，奏乞

移其軍屯江陵……』可知先生以十一年罷潭帥，其來代者則趙衛公也，惟交代在何月則無可考耳，計

先生自淳熙六年春夏間由湖南漕使轉任帥職，至是已滿五年，生平所歷官，以此次爲最久任，而被謗亦

最重，謝疊山所謂『中年被劾一十六章』者，什九當在此時期，先生有別湖南部曲詩云：『愧我明珠成

蕙苴，負君赤手縛於菟。』似仍屬以讒罷職，殆孝宗鑒其孤忠，特量移他路以塞言者之口耳。

〔編年詞〕甲辰歲壽韓南澗尙書 『渡江天馬南來……』卷五

〔考證〕南澗名元吉，守无咎，維曾孫，開封人，徙居上饒，先生家居時相與唱和最多，此爲集中贈韓詞最初

之一首，末句云：『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可見先生是時功名心仍甚盛，又可見此詞乃遙寄

爲壽者，尙未獲與南澗合并也，南澗壽辰在五月，先生時仍在湖南任，抑已移江西，不可考。

〔附湖南帥任上所作詞不能確指年分者〕

減字木蘭花 長沙道中壁上有婦人題字若有恨者用其意爲賦『盈盈淚眼……』卷十一

阮郎歸 耒陽道中爲張處父推官賦 『山前燈火欲黃昏……』卷十二

賀新郎 『柳暗凌波路……』卷九

〔考證〕篇中有『千里瀟湘荷荷漲，人解扁舟欲去。』『黃陵祠下山無數，聽湘娥冷冷曲罷，爲誰情苦。』等語，知是湘中送行作。

滿江紅 暮春 『可恨東君……』卷四 葉二

〔考證〕篇中有『湘浦岸南塘驛』語，知是湘中作。

十二年乙巳四十六歲

在江西帥任〔本傳〕以言者落職。

〔考證〕本傳不言落職在何年，今略定爲在本年秋冬間，其證斷在左列水龍吟菩薩蠻兩詞——

〔編年詞〕水龍吟 次年南澗用韻爲僕壽，僕與公生日相去一日，再和以壽南澗。『玉皇殿閣微涼……』

卷五 葉二

〔考證〕題中「次年」二字，蒙甲辰原唱題言，卽乙巳年也。南澗用韻壽先生詞，未刻南澗詩餘云：『南風五月江

波，使君莫袖平戎手，燕然未勒，渡瀟聲在，宸衷懷舊。』又云：『便留我賸馥蟠桃，分我作歸來壽。』稱使君

知尙在帥任，云留作歸來壽，則尙未歸也。云渡瀟懷舊，則已離荆楚。云江波，則已移鎮江城。先生與南澗生

日同在五月，知是年五月先生恰在隆興帥任也。

菩薩蠻 乙巳冬南澗舉似前作用韻和之。『錦書誰寄相思語……』卷十一 葉一

〔考證〕此詞信州本只題『用前韻』三字，四卷本乙集全題如右，惟「南澗」作「前問」，實不詞。吾以意校改，自信不謬。果爾，則本年冬先生與南澗已會晤，南澗老矣。是年六十八歲，栖隱上饒，細檢南澗甲乙稿及南

澗詩餘晚年絕無去饒遠遊痕跡。則兩公握手可推定其必在饒。先生帥江西饒爲轄境。雖未嘗不可巡閱。蓋止然以他方面資料綜核之。似是年秋冬間先生已落職歸饒。故得晤南澗於帶湖新居也。其旁證則於次年詳論列之。

〔附江西帥任上所作詞不能確指年分考〕

昭君怨 豫章寄張守定叟 『長記瀟湘秋晚……』卷十二 葉十五

〔考證〕此詞乃在豫章作而追述湖南舊遊者。作時宜在隆興帥任。先生兩次帥隆興。一在四年丁酉。一卽去年本年間。丁酉未官湖南。則此詞必去年或本年作也。

西河 送錢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 『西江水……』卷五 葉九

〔考證〕篇末云『過吾廬定有幽人相問歲晚淵明歸來未』。則先生時尙未歸可知。仲耕由江西漕移官。蓋先生在江西帥任者與同官者。由南昌往婺州。必經廣信。故有『過吾廬』語。

十三年丙午四十七歲

居上饒之帶湖新居

〔考證〕先生任江西帥及落職年。本傳皆失載。舊譜因沁園春詞題有『戊申奏邸騰報謂余以病挂冠』語。遂推定罷官在戊申。而移任在丙午。謂帥江西首尾閱三年。殊誤。沁園春詞題之解釋。別詳戊申年條下。茲不先贅傳文於『落職』。下接云『久之主管沖佑觀』。次云『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若戊申始落職。下距紹熙二年辛亥不過三年。中間復有主管沖佑觀事。爲時應甚近。何得云久。然此猶得曰約指之。』

詞可以通融解釋也。最當注意者則宋四卷本之稼軒詞甲集。為先生門人范開手編。有自序。明署『淳熙戊申正月元日作』。則其所收詞。應以丁未前作為限。毫無挾疑之餘地。然而甲集中。可確斷為罷官後在帶湖新居所作之詞。殆不下數十首。若罷官在戊申。則此諸詞。皆無着落矣。竊疑本傳所云『以言者落職』。去年秋冬間。最遲亦不過本年。故今以甲集中帶湖家居諸詞。統題為丙午丁未間作。彙錄於本年之下。

【丙午丁未間上饒家居諸詞彙錄】

鷓鴣天 『翠木千尋上薜蘿……』卷九葉四

【考證】篇中云『東湖經雨又增波』。是去豫章時語。又云『只因買得青山好。却恨歸來白髮多……』。是初歸帶湖新居時語。

水調歌頭 盟鷗 『帶湖吾甚愛……』卷三葉三

前調 湯朝美詞。諫見和用韻為謝。『白日射金闕……』同上

前調 嚴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韻。因再和謝之。『寄我五雲字……』同上。此首甲集不收。惟見乙集。或是戊申後追和。然乙集亦有丁未前作。

故併錄於此

【考證】右三首為同時先後作。第一首『先生杖履無事。一日走千回』。第二首『笑吾廬。門掩草徑封苔』。第三首『雕弓挂壁無用』。『多病關心藥裏。小摘親鋤菜甲』。皆罷官閑居時語。

滿江紅 送湯朝美詞。諫自便歸金壇。『瘴雨蠻烟……』卷四葉七

【考證】南澗甲乙稿卷一亦有送湯朝美還金壇詩。中云『湯公涉南荒。』『幾年臥新州。』『竭來靈山隈。』上

志云靈山爲州之鎮山 蒼然慰虛谷，濯足山下泉。愛我泉上竹，湯盞以直諫。獲罪曾竄嶺，表中間殆量。移信州安置。

常與韓南澗及先生游宴，至是得赦許自便，故二公皆有詩送其歸也。

余奴嬌 和韓南澗載酒見過雪樓觀雪 『兔園舊賞』……

卷二 葉二

〔考證〕吳鬻詩云：『足音答答來，多在雪樓下。』知雪樓爲帶湖新宅中之一樓。南澗見過當在本年或次年冬。

水調歌頭 九日遊雲洞和韓南澗尙書韵 『今日復何日』……

卷三 葉三

前調 再用韵呈南澗 『千古老蟾口』……

同上

前調 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幹 『君莫賦幽憤』……

卷三 葉六

〔考證〕右三詞當爲同時作。王象之輿地紀勝信州景物條下云：『雲洞在州南二十餘里。天欲雨則興雲。』先生與南澗所遊卽此。第二首『笑年來，蕉鹿夢，畫蛇盃』是被議落職後語。玩第三首全文，殆李子永贈詞爲先生深抱不平，先生反以達語開解之。故云『君莫賦幽憤，一語試相開。』『我愧淵明久矣，猶借此翁湔洗，素壁寫歸來。』又云『買山自種雲樹，山下鬪煙萊，百鍊都成繞指。萬事直須稱好，人世幾興臺。』皆達觀中尙帶痛憤也。

水調歌頭 提幹李君索余賦野秀綠繞二詩……

『文字觀天巧』……卷三葉八此詞四卷本不收

〔考證〕子永名泳，號蘭澤，廬陵人，嘗爲阮冶司幹官。據江西詩徵小傳案宋史職官志云：『提舉阮冶司……在饒

者領江東淮浙福建等路……子永時正任職在饒，故日與辛韓唱和也。

水調歌頭 和信守鄭舜舉蔗菴韻『萬事到白髮……』卷三 葉七

滿江紅 送信守鄭舜舉被召『湖海平生……』卷八 葉八

〔考證〕舜舉名籍待考。南澗甲乙稿卷一有題鄭舜舉蔗菴詩云：『吾州富佳山，脩竹連峻嶺……豈知刺史

宅，跬步闕清景。古木盤城隅，石徑幽且迥……鄭公閉閣暇，獨步昆廬頂。曰此氣象殊，逍遙步方永……』

知蔗庵在官署後靈山高處。舜舉作守時新築也。輿地紀勝引上饒志云：『靈山爲州之巖山，岡勢迤邐從北來，州宅實枕其趾。』參以韓詩中「刺史宅」，「昆廬

得蔗庵所在。』詞見乙集蓋舜舉去任後作信守見集中者四人，鄭爲最先。想先生歸信未久便去任，故唱和詞僅兩首也。別有南歌子

〔考證〕太平寰宇記云：南巖在上饒縣南十餘里，巖傍巨石可坐千人。

滿江紅 遊南巖和范先之韻『笑拍洪崖……』卷四 葉八

〔考證〕太平寰宇記云：南巖在上饒縣南十餘里，巖傍巨石可坐千人。

前調 和范先之雪『天上飛瓊……』卷四 葉九

烏夜啼 山行約范先之不至『江頭醉倒山公……』卷十二 葉十五

前調 先之見和復用韻『人言我不如公……』卷十二 葉十六

〔考證〕集中與范先之酬唱詞頗多，其見於甲集者則此四首。先之名待考，醉翁操詞此詞當作於紹熙序元二年考證詳下

云：『先之與余遊八年，日從事詩酒間。』據此知兩人交誼甚篤，且繼續合併時頗長。又凡信州十二卷本

之「范先之」四卷本皆作「范廓之」，蓋一人而有兩字者，余頗疑其人卽編輯稼軒詞甲集之范開一

「開」之與「先」與「廓」義皆相屬，甲集開自序云：「開」久從公遊，哀集百首，皆親得之於公者。

『亦與醉翁操序語意合也。惟前此在帥任時，絕無與先之往還痕跡。刻知所謂從遊八年者，實家居時事。其年略當自乙巳丙午間起算也。』考證別詳辛亥年條下

新荷葉 和趙德莊韻 『人已歸來……』卷七葉一

前調 再和前韻 『春色如愁……』同上

〔考證〕德莊名彥端，一號介庵。魏王廷美七世孫。晚年亦僑寓信州。故與韓南澗交最篤。南澗嘗贈以詩七首，以過去生中作弟兄爲韻。本詞云『人已歸來，杜鵑欲勸誰歸。』知是歸田後所作。信州本尚有水調歌頭壽趙德莊一首

惟不見甲集，未知何時作。考德莊年歲似較老於先生，此作當非甚晚也。

水調歌頭 送鄭厚卿赴衡州 『寒食不小住……』卷三葉八

滿江紅 餞鄭衡州厚卿席上再賦 『莫折荼蘼……』卷四葉十

〔考證〕厚卿名籍待考。滿江紅闋云『還記得青梅如豆，共伊同摘。少日對花渾似夢……』其人似是先生暮年故交也。水調歌頭闋云『衡陽石鼓城下，記我舊停驂。襟以瀟湘桂嶺，帶以洞庭青草。紫蓋屹西南。』信州本尚有送厚卿詞兩首，一鷓鴣天，鄭守厚卿

卿席上一菩薩蠻送鄭守厚卿赴闕，似皆同時作。惟甲集皆未收，故不以入編年。

最高樓 醉中有索四時歌爲賦 『長安道……』卷六葉十四

〔考證〕篇中有『投老倦遊歸』語，知是家居時作。

菊調 和楊民瞻席上用前韻賦牡丹 『西園買……』同上

滿江紅 和楊民瞻送祐之弟還侍浮梁 『塵土西風……』卷八

生查子 山行寄楊民瞻 『昨宵醉裏行……』卷十二

前調 民瞻見和再用韻 『誰傾滄海珠……』上

〔考證〕民瞻名籍待攷集中與渠唱和詞凡七首右三首見甲集餘見丙丁集尋文知是信州朋舊也。

念奴嬌 賦雨巖効朱希真體 『近來何處有吾愁……』卷二

摸魚兒 雨巖有石狀甚怪取離騷九歌名曰山鬼因賦摸魚兒改名山鬼謠『問何年此山來此……』卷五

八葉

蝶戀花 月下醉書雨巖石浪『九畹芳菲蘭佩好……』卷八

〔考證〕雨巖爲上饒附郭名勝故家居時游詠頻數。

洞仙歌 訪泉於期思得周氏泉爲賦 『飛流萬壑……』卷六

〔考證〕詞云『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且歸去父老約重來問如此青山定重來否』

後此期思卜築機已動於此時矣。

醜奴兒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 『千峯雲起……』卷九

江神子 博山道中書王氏壁 『一川松竹任橫斜……』卷七

清平樂 博山道中卽事 『柳邊飛鞚……』卷十四

前調 前題 『茅簷低小……』上

前調 獨宿博山王氏菴 『遶牀飢鼠……』同上

醜奴兒 書博山道中壁 『煙蕪露麥……』卷十一 葉八

〔考證〕大清一統志一九 『博山在廣豐縣西南三十餘里，南臨溪流，遠望如廬山之香爐峯。』按廣豐西距上饒界十五里，故先生家居，常往來其地。

鷓鴣天 鷺湖道中 『一榻清風殿影涼……』卷九 葉三

前調 鷺湖歸病起作 『枕簟溪堂冷欲秋……』同上

〔考證〕輿地紀勝『鷺湖在鉛山縣西南十五里。』集中游鷺湖詞甚多，此二首則見甲集者。

清平樂 檢校山園書所見 『連雲松竹……』卷十五 葉十五

前調 前題 『斷崖松竹……』同上

〔說明〕右詞三十八首，除兩首外，皆見范開所編甲集，可斷爲丁未以前作。各詞皆以詞題或詞句中有人名或地名者爲限。內間有一二首無之者，則必用韻與他首牽連可證者也。其無題或泛泛遊覽之作，尙未列入。然卽此已足證戊申前

兩三年先生已落職，故家居作品如此之多也。

十四年丁未四十八歲

在上饒家居。

〔編年詞〕慶韓南澗尙書七十 『上古八千歲……』卷三 葉六

〔考證〕據南澗集南劍道中詩注，知南澗生於徽宗重和元年戊戌，其七十壽當在此年。甲辰乙巳間先生

與南澗互相慶壽。時先生服官在外。郵筒往復而已。此詞云：『從今杖履南澗。白日爲君留。』則同居上鏡。朝夕過從矣。

〔丁未以前作年無考諸詞彙錄〕

賀新郎 賦水仙 『雲臥衣裳冷……』卷七

念奴嬌 書東流村壁 『野塘花落……』卷二

滿江紅 中秋寄遠 『快上西樓……』卷四

前調 送李正之提刑入蜀 『蜀道登天……』卷四

前調 病中愈山甫教授訪別病起寄之 『曲几團蒲……』卷四

木蘭花慢 席上送張仲固帥興元 『漢中開漢業……』卷十四

聲聲慢 賦紅木樨 『開元盛日……』卷十五

六么令 用陸氏事送玉山令陸德隆侍親東歸吳中 『洒羣花隊……』卷十六

前調 再用前韻 『倒冠一笑……』卷八

醜奴兒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 『千峯雲起……』卷九

江神子 和人韻 『滕雲殘日弄陰晴……』卷八

前調 和陳仁和韻 『玉簫聲遠憶驂鸞……』卷七

前調 和人韻 『梅梅柳柳門纖穠……』卷七

前調 博山道中書王氏壁 『一川松竹任橫斜……』同上

青玉案 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卷七

定風波 春日漫興信州本無題 此據甲集 『少日春懷似酒濃……』卷八

臨江仙 探梅 『老去惜花心已懶……』卷八

前調 醉宿崇福寺寄裕之弟 『莫向空山吹玉笛……』卷八

前調 再用韵送祐之弟歸浮梁 『鍾鼎山林都是夢……』卷六

蝶戀花 送祐之弟 『衰草斜陽三萬頃……』卷八

小重山 茉莉 『倩得薰風染綠衣……』卷八

南鄉子 舟中託夢 『欹枕艣聲遙……』卷八

鷓鴣天 代人賦 『晚日寒鴉一片愁……』卷九

前調 『唱徹陽關淚未乾……』同上

朝中措 醉歸寄祐之弟 『籃輿嫋嫋破重岡……』卷十二

前調 前題 『綠萍池沼絮飛忙……』同上

前調 送祐之弟歸浮梁 『無情最是江頭柳……』卷十一

前調 席上分賦得櫻桃 『香浮乳酪玻璃盃……』卷十一

太常引 壽韓南潤尚書 『君玉著意履聲間……』卷十二

杏花天 無題 『病來自是於春嬾……』卷十二 葉六

霜天曉角 旅興 『吳頭楚尾……』卷十二 葉十一

一絡索 閨思 『羞見鑑鸞孤却……』卷十二 葉十六

〔說明〕右三十二首皆見四卷本之甲集，可斷爲丁未（先生四十八歲）以前作，其中或尙有數首可推定作年者，容再考。

十五年戊申四十九歲

在上饒家居。

是年元旦門人范開輯稼軒詞甲集成，自爲之序。

〔考證〕序文云：「……揮毫未竟，而客爭藏去，或閑中書石，興來寫地，亦或微吟而不錄，漫錄而焚藁，以故多散逸。」可見先生作品在中年以前其失傳者已甚多。范序又言：「袁集才逾百首，皆親得於公者。」考此百首中罷官後家居之作逾半，固由閑居吟詠較多，抑宦遊時范未相從，無從收集也。序又云：「公一世之豪，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知作序時先生已不在官矣。

是年春夏間，陳同甫^亮有與先生書，^{先生當亦有答書但已佚}歲杪同甫來訪，先生與偕遊鷺湖，並約朱元晦會於紫溪。

元晦未至。考證詳下

〔編年詞〕蝶戀花 戊申元旦立春作 『誰向椒盤簪綵勝……』卷八 葉十五

〔考證〕此詞信州本只題「元旦立春」四字，乙集本有「戊申」二字，花菴詞選本同。

沁園春

戊申歲奏邸忽騰報謂余以病挂冠因賦此『老子平生……』

卷二

『考證』舊譜於丙午丁未兩年皆云『帥江西』於本年始云『以言罷江西安撫任』其根據即在此詞

題舊譜又引鶴鵠天別司馬漢章大監詞『三年歷徧楚山川』句爲旁證謂自丙午至戊申恰三年果爾亦大誤司馬大監於淳熙四年丁酉在豫章錢先生明見於水調歌頭詞題距戊申十一年前矣

則直至本年先生尙服官在外非惟甲集中所載家居作品數十首都無着落且本傳明言『以言者落職』

『而此題又言『以病挂冠』究竟先生之去爲被劾耶爲引疾耶且其去若在『奏邸騰報』後則因騰報

乃引疾未免無恥騰報猶不去更待論劾無恥益甚孰謂以先生之人格而有此故吾敢斷定先生之被劾

去官已在兩年以前今在山中忽見邸報有此訛傳殊覺可笑故賦詞以解嘲非如此則詞題及詞句皆成爲無意味今全錄

原文加以解釋如下

『老子平生笑盡人間兒女怨恩況白頭能幾定應獨往青雲得意見說長存抖擻衣冠憐渠無恙合挂

當年神武門都如夢算能爭幾許雞曉鐘昏此心無有親寃況抱甕年來自灌園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

殷勤對佛欲問前因卻怕青山也妨賢路休門尊前見在身山中友試高吟楚些重與招魂』

先生落職本緣被劾而邸報誤爲引疾詞中『笑盡兒女怨恩』『此心無有親寃』謂胸中絕無芥蒂被

劾與引退原可視同一律也『白頭能幾定應獨往』『衣冠無恙合挂當年神武門』言早當勇退不必

待劾也『都如夢算能爭幾許雞曉鐘昏』言邸奏竟爲我延長若干年做官生涯然所差能幾不足較也

『抱甕年來自灌園』『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此明是罷斥後情狀若猶在官安得有此語『卻怕青山

也妨賢路』極言憂讒畏譏恐雖山居猶不免物議也『山友重與招魂』言本已罷官邸奏又爲我再

罷一次。山友不妨再賦招隱也。如此解釋，則詞句及詞題之意皆明，益可證當時之不在江西帥任矣。因本年先生出處踪跡，與編年詞之排比極有關係。有數十首發生問題而本詞題又最易滋誤會，故不憚詳辨如右。

賀新郎 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把酒長亭說……』卷九

〔考證〕詞題全文云：『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留十日，與之同游鷺湖，且會朱晦菴於紫溪，不至，飄然東歸。

既別之明日，余意中殊戀戀，復欲追路至鷺鷥林，則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獨飲方村，悵然久之，頗恨挽留之

不遂也。夜半投宿吳氏泉湖四望樓，聞鄰笛悲甚，爲賦乳燕飛以見意。又五日，同父書來索詞，心所同然者

如此，可發千里一笑。』案鷺湖勝遊，朱陸之後，復有辛陳。此地真足千古矣。同父與辛幼安殿撰書。金華叢書本

川集卷二十一云：『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即兩公會晤以前

商略行程及時日，走上饒爲訪先生，入崇安則訪朱晦菴也。知其在本年者，晦菴戊申答陳同父書。嘉靖本朱子大

全集卷廿八云：『……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

出門，便不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來論恐爲豪士所笑，

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玩語意，知是同父有書與晦菴，約爲紫溪之會，晦菴不來，而以

諧語相謝也。輿地紀勝云：『紫溪在鉛山縣南四十里。』又云：『鷺湖在鉛山縣南十五里。』時朱子方居崇安，與鉛山緊相接壤，紫溪南即分水嶺，過此便入崇安界矣。於此蓋欲免朱之遠涉也。

此時先生與晦菴似尙未識面，故同父與先生書有云：『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又覺憂憂

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攔就也。』同父所以「攬掇」晦菴出遊，殆亦有「在中間攔就」之

意。其與晦翁書「恐爲豪士所笑」云云，豪士當即指先生，而晦菴復書頗有微詞，蓋尙未交先生，未深知

其爲人也。同父與先生書中又云：『如聞作室甚宏麗。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鶴鷄肖鯤鵬之意。』其甲辰冬與朱元晦書龍川集卷二十亦言築室計畫。中有『度二年可成』語。則同父新居之成。當在丁未。書云：『去年亮亦起數間。』正是戊申年語。然則辛陳同遊決在戊申無疑矣。

茲遊當在本年臘將盡之數日間。先生詞中『蹙踏松梢殘雪。』『剩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悵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等句。寫節物已甚明顯。同父和詞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卻憶去年風雪。』已是隔年語矣。朱子答同父書亦云：『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亦可知作書時正當歲杪也。

〔附辨妄〕詞林紀事引說海云：『幼安流寓江南。陳同甫來訪。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卻。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大驚異。即遣人往詢。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尙落落貧甚。乃詣幼安相與譚天下事。幼安酒酣。因指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授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後致書幼安。微露其意。假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焉。破陣子詞始作於是時。故題云賦壯詩以寄之。』案此段記事荒謬絕倫——先生之初識同父在臨安。同父與辛殿撰書明言之。所謂江南定交云云。已非事實。先生始終未嘗帥淮。更何從在淮任發。生此故事。即此二事。造謠者之固陋已極可笑。南北利害。不出形勢與事機二者。先生累次奏劄。慷慨直陳於君父之前。曾不稍忌諱。美芹十論及九議具在。可按也。豈待醉後乃有言。更何至因醉言而欲殺友。環視錢塘城謂其可灌。此正陳同父語。先生曾語此與否未可知。同父方自言之而不憚。豈有因此而妄疑其友欲殺已。且執此爲口實以訛索其友耶。同父功名雖踴躍。却不甚貧。其乙巳與朱子書云：『所幸椀飯粗足。可免營求。』可證也。兩公人格何等磊落峻潔。觀其書詞贈答往復。意氣肝膽相期許。何等脆擊。此段紀事。把兩人皆說成爲陰狠狡險。小人之尤。其厚誣賢者甚矣。宋人說部喜憑空造故實。不問其是否有意污蔑。要皆不足爲訓。因敘辛陳交誼。故附辨於此。

十六年己酉五十歲

上饒家居。

〔編年詞〕水調歌頭 元日投宿博山寺見者驚歎甚老 〔頭白齒牙缺……〕卷三 葉九

〔考證〕詞中有『四十九年前事』句。知是本年作。大清一統志『博山在廣豐縣西南三十餘里臨溪流寺在鉛山縣北十五里』又云『博山寺在廣豐縣崇義鄉五代時建』驚湖

寺在鉛山縣北十五里先生與同父別於鷺湖後。踽踽獨歸。在途中度歲除。而以元日投宿蕭寺。正足見其

高情逸致。

賀新郎 同父見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說……〕卷一 葉十一

〔考證〕此和鷺湖韵也。同父和章有『去年風雪』語。先生再答。自當亦在本年。

前調 用前韵贈金華杜仲高 〔細把君詩說……〕卷一 葉十一

〔考證〕此亦和鷺湖韵也。故知爲本年作。仲高名旃。金華蘭谿人。著有癖齋小集。兄弟五人皆字曰高而冠

以伯仲叔季幼。葉水心詩所謂『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也。陳同父有復杜仲高書龍川集 十九極稱其滿

江紅詞之。『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別纜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又云『伯高

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非

獨一門之盛。可謂一時之豪。』其爲人可想見。先生與仲高酬倡詞頗不少。此殆其最初之一首。或由同父

介以定交耶。四卷本凡仲高皆作叔高未知孰是

破陣子 爲陳同甫賦壯詞 〔醉裏挑燈看劍……〕卷八 葉四

〔考證〕此詞作年無考。姑以附同父唱和諸詞後。若說部所稱作於先生帥淮時。則無稽之談也。詳見前辨妄

鵲橋仙 己酉山行書所見 『松岡避暑……』

葉七

水調歌頭 送信守王桂發 『酒罷且勿起……』

葉三

〔考證〕此詞作年無考。然自次年以後，任信守者似爲王道夫。則桂發之去任，疑在鄭義舉後王道夫前。此

詞或作於本年也。

乙集本題作送太守王秉則桂發蓋名乘

沁園春 再到期思卜築 『一水西來……』

卷二葉十四

〔考證〕此詞亦不能定爲何年作。據詞中『草堂經歲重來杜老』句，則當與訪泉期思一詞相距非久。期思新居，似成於帥閩以前。則此詞之作當在本年或次年。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一歲

上饒家居〔本傳〕久之主管冲佑觀。

〔考證〕主管冲佑觀不知在何年。據傳則落職後『久之』當在本年或次年也。

〔編年詞〕踏莎行 庚戌中秋二夕帶湖篆岡小酌 『夜月樓臺……』

卷七葉十六

二年辛亥五十二歲

上饒家居〔本傳〕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

〔考證〕起任閩憲蓋在本年冬。其赴任則在次年。有浣溪沙詞題可證。詳次本年蓋始終仍家居也。

〔編年詞〕水調歌頭 送施樞密聖與帥江西 『相公倦台鼎……』

卷三葉十

〔定風波〕施樞密聖與席上賦 『春到蓬壺特地晴……』

卷八葉二

〔考證〕聖與名師點信州人淳熙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水調歌頭當作於是年定風波或稍前作併錄於此

〔戊申至辛亥所作詞彙錄〕

〔說明〕下列諸詞皆見於四卷本之乙集者乙集為何人何年所編雖無考然閩中詞不見一首可推定其編成在先生帥閩以前其中雖有少數爲丁未前作補甲集所遺者其大部分蓋皆作於戊申至辛亥四年中先生始終家居上饒生涯最平穩之數年也

水調歌頭 席上用黃德和推官韻壽南澗 『上界足官府……』卷三

臨江仙 卽席和韓南澗韻 『風雨催春寒食近……』卷七

〔考證〕先生每年皆有壽南澗詞丁未南澗七十壽詞已見甲集此水調歌頭或是戊申作也臨江仙附錄於此

鵲橋仙 和范先之送祐之弟歸侍浮梁 『小窗風雨……』卷七

柳梢青 和范先之席上賦牡丹 『姚魏名流……』卷八

鷓鴣天 送范先之秋試 『白苧千袍入嫩涼……』卷九

定風波 席上送范先之游建業 『聽我尊前醉後歌……』卷八

謁金門 和廓之五月雪樓小集韻 『遮素月……』卷十二

醉翁操 頃余從范先之求觀家譜 『長松之風……』卷六

本無題據四卷本

〔考證〕醉翁操詞全題文云。『頃余從范先之四卷本先作廓之下同求觀家譜見其冠冕蟬聯世載勳德先之甚文

而好脩意其昌未艾也。今天子卽位覃慶中外勳臣子弟無見仕者命官之先是朝廷甄錄元祐黨籍家合

是二者先之應仕矣將告諸朝行有日請余作詩以贈屬余避謗持此戒甚力不得如先之之請又念先之

與余遊八年日從事於詩酒間意相得歡甚於其別也何能獨忽然顧先之長於楚詞而妙於琴輒擬醉翁

操爲之詞以彼別異時先之綰組束歸僕當買羊沽酒先之爲鼓一再行以爲山中盛事云。』右詞四卷本

在丁集鶴橋仙以下四首在乙集丁集各時代詞皆有不能確指其作於何年文中『今天子卽位』云云非光宗則寧

宗然先生自紹熙三年壬子至五年甲寅出帥閩此三年中絕無與范倡和之作且丙集全不見范名丙集

越前所作係帥閩後帥題中云『先之與余遊八年日從事詩酒』是八年間從未分攜然則此詞非作於寧宗初元

決矣疑先之蓋自先生罷職歸上饒後始終相隨八年云者自乙巳冬至壬子春首尾八年也壬子春先生

赴閩憲任先之亦告朝將行自此二人卽不復合并無唱和痕跡矣頗疑先之卽手編甲集之范開果爾則

並乙集亦或成於其手故此兩集別裁皆甚嚴丙集以下因范不在旁他人沿舊名續編不免攙入贗鼎矣

念奴嬌 和信守王道夫席上韻 『風狂雨橫……』卷二葉四

清平樂 壽信守王道夫 『此身長健……』卷十葉十六

好事近 席上和王道夫賦元夕立春 『綵勝鬥華燈……』卷十葉十八

一絡索 信守王道夫席上用趙達夫賦金林檎韻 『錦帳如雲……』卷十二葉十六

〔考證〕道夫守信州蓋甚久集中別有臨江仙一首題爲『和信守王道夫韻謝其爲壽時僕作閩憲』首

句云：『記取年年爲壽客。』可知直至壬子年先生官闕時，道夫尙在任。云：『年年爲壽。』則在任已多年，又可知故諸詞可定爲此數年間作。

念奴嬌 再用韵和洪莘之通判丹桂詞『道人原是道家風……』卷二 葉六

瑞鶴仙 壽上饒倅洪莘之時攝郡事且將赴漕舉『黃金堆到年……』卷五 葉十五

『考證』莘之名樺，文敏邁長子，故壽詞云：『歲歲上迺翁壽。』又云：『相門出相。』『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時文敏尙健在也。』錢竹汀洪文敏年譜於紹熙三年條下云：『長子樺通判信州。』蓋據夷堅志有：『紹熙三年樺已赴闕，憲任不復能在饒與洪倡和故莘之倅信。』

當在一兩年以前也。又錢譜不得樺之字，可據本集補之。

念奴嬌 雙陸和陳仁和韵『少年橫槊氣憑陵……』卷二 葉三

永遇樂 送陳仁和自便東歸陳至上饒之一年得子甚喜乙集題爲送陳光宗知縣『紫陌長安……』卷五 葉九

水龍吟 用瓢泉韵戲陳仁和『被公驚倒瓢泉……』

『考證』仁和似是當時上饒縣知縣。水龍吟詞中有注云：『渠坐事失官。』故永遇樂題云：『送自汴東歸。』

『度於先生帥闕前已去職矣。』

沁園春 再到期思卜築『一水西來……』卷二 葉十四

念奴嬌 瓢泉酒酣和東坡韵『尙來軒冕……』卷二 葉五

前調『洞庭春晚……』同上

水龍吟 瓢泉『稼軒何必長貧……』卷四 葉五

前調 用些語再題瓢泉歌以飲客客皆爲之酬 『聽分清珮瓊瑤些……』卷五

〔考證〕大清一統志『瓢泉在鉛山縣二十五里。』前所錄詞題有『訪泉於期思得周氏泉』一首蓋卽此。後此先生遷居鉛山遂終老於其地。『再到期思卜築』卽營此新居也。事在何年無從確考。惟集中有浣溪沙一首題云『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則帥閩前已常盤桓於瓢泉之側可知。故今將乙集中涉及期思瓢泉諸作彙列於此。推定爲辛亥前作品。

賀新郎 賦琵琶 『鳳瓦龍香撥……』卷八

念奴嬌 戲贈善作墨梅者 『江南盡處……』卷二

前調 韻梅 『疏疏淡淡……』卷四

沁園春 弄溪賦 『有酒忘杯……』卷十五

〔考證〕弄溪似是期思附近勝景。

滿江紅 『家住江南……』卷四

前調 『敲碎離愁……』卷四

前調 『倦客新豐……』上

鷓鴣天 徐衡仲撫幹惠琴不受 『千丈陰崖百丈溪……』卷九

滿江紅 送徐衡仲撫幹 『絕代佳人……』卷四

〔考證〕四卷本乙集題云『送徐撫幹衡仲之官三山時馬叔會郎帥閩。』可證此詞作於先生帥閩前。

水龍吟 盤園任子嚴安撫挂冠得請客以高風名其堂書來索詞爲賦 『斷崖千丈孤松……』 卷五

前調 寄題京口范南伯知縣家文官花 『倚閣看碧成朱……』 卷五

前調 題雨巖 『普陀大士虛空……』 同上

前調 過南澗雙溪樓 『舉頭西北浮雲……』 卷五

〔考證〕集中有南澗雙溪樓詞兩首，四卷本皆作「南劍」。未知孰是。考宋之南劍州爲今福建延平府南

平縣治，相傳延津合劍處也。玩兩詞文，頗有似題詠此地者。輿地紀勝及其他地志紀南劍有雙溪閣，無雙

溪樓。而南澗詩餘則有九日登雙溪樓一首，其詞卻非似游歷異鄉者。考鉛山志山川門有雙溪一條，註云：

『二水發閩界，循鳶山流入善政鄉。』或南澗建樓其地，故先生屢過從也。

前調 別傅先之提舉 『只愁風雨重陽……』 卷五

最高樓 用韵答趙晉臣敷文 『花好處……』 卷六

歸朝歡 題趙晉臣敷文積翠巖 『我笑共工緣底怒……』 卷五

〔考證〕大清一統志『積翠巖在貴溪縣西三里。』此或是別一地爲趙晉臣所發見者。晉臣事歷別詳下。

一枝花 醉中戲作 『千丈擎天手……』 卷五

漢宮春 卽事 『行李溪頭……』 卷六

最高樓 送丁懷忠教授入廣 『相思苦……』 卷六

新荷葉 趙茂嘉趙晉臣和韵見約初秋訪悠然 『物盛還衰……』 卷七

前調 再題傅巖叟悠然閣 『種豆南山……』卷七葉一此首不見乙集僅見丁集既與前首同韻知是同時作丁集所收本不限年分也

御街行 無題 『闌干四面山無數……』卷七葉三

前調 山中問盛復之提幹行期 『山城甲子冥冥雨……』卷七葉四

江神子 『梨花著雨晚來晴……』卷七葉九

感皇恩 『七十古來稀……』卷七葉十三

定風波 大醉歸自葛園家人有痛飲之戒故書于壁 『昨夜山翁倒載歸……』卷八葉一

前調 用藥名招婺源馬苟仲游雨岩 『山路風來萬木香……』同上

前調 藥名 『仄月高寒水石鄉……』卷八葉二

前調 賦杜鵑花 『百紫千紅過了春……』卷八葉三

前調 再用韻和趙晉臣敷文 『野草閒花不當春……』卷八葉四此首四卷本失載與前首同韻知是同時作

臨江仙 爲岳母壽 『住世都知菩薩行……』卷八葉七

蝶戀花 用趙文鼎提舉送李正之提刑韵送鄭元英 『莫向樓頭聽漏點……』卷八葉十四

南鄉子 無題 『隔戶語春鶯……』卷八葉十七

鷓鴣天 『陌上柔桑破嫩芽……』卷九葉二

前調 『着意尋春懶便回……』卷九葉四

前調 重九席上再賦 『有甚閑愁可斂眉……』卷九葉六

前調 用前韵和趙文鼎提舉賦雪 『莫上扁舟詩剡溪……』卷九

前調 送歐陽國瑞入吳中 『莫避春陰上馬遲……』卷九

前調 席上再用韵 『水底明霞千頃光……』卷九

前調 石門道中 『山上飛泉萬斛珠……』卷九

前調 敗棋罰賦梅雨 『漠漠輕陰撥不開……』上同

前調 元溪不見梅 『千丈冰溪百步雷……』上同

前調 春日即事題毛家酒壚 『春入平原薺菜花……』卷九

前調 送元濟之歸豫章 『欹枕婆娑兩鬢霜……』卷九

玉樓春 席上贈別上饒黃倅 『往年龍窠堂前路……』卷十

前調 客有游山者忘攜具 『山行日日妨風雨……』卷十

前調 再和『人間反覆成雲雨……』上同

鵲橋仙 壽徐伯熙察院 『多冠風采……』卷十

前調 慶岳母八十 『八旬慶會……』卷十

西江月 夜行黃沙道中 『明月別枝驚鵲……』卷十

朝中措 『年年金藥豔西風……』卷十

清平樂 壽趙民則提刑 『詩書萬卷……』卷十

前調 題上盧橋 『清泉奔快……』同上

好事近 送李復州致一席上和韻 『和淚唱陽關……』卷十八頁

菩薩蠻 賦摘阮 『阮琴斜挂香羅綬……』卷十一頁三

浣溪沙 『未到山前騎馬回……』卷十一頁十一

前調 種梅菊 『百世孤芳肯自媒……』卷十一頁十三

前調 別澄上人并送性禪師 『梅子生時到幾回……』同上

虞美人 賦茶蘼 『羣花泣盡朝來露……』卷十五頁十五

前調 壽趙文鼎提舉 『翠屏羅幕遮前後……』卷十一頁十六

前調 用前韻 『一盃莫落他人後……』同上

前調 賦虞美人草 『當年得意如芳草……』卷十六頁十六

浪淘沙 賦虞美人草 『不肯過江東……』卷十七頁十七

前調 送吳子似縣尉 『金玉舊情懷……』同上

〔考證〕子似事歷別詳下丙集與吳子似唱和甚多乙集只此一首。

南歌子 山中夜坐 『世事從頭減……』卷十二頁一

前調 獨坐蔗菴 『玄入參同契……』同上

漁家傲 爲余伯熙察院壽 『道德文章傳幾世……』

是。〔考證〕此詞題頗長，不具錄。玩題知余爲信州人也。鵲橋仙之徐伯熙，當卽此人。乙集本余又作金，未知孰

杏花天 嘲牡丹 『牡丹比得誰顏色……』卷十二 頁六

惜分飛 春思 『翡翠樓前芳草路……』卷十二 頁八

生查子 獨遊雨巖 『溪遙照影行……』卷十二 頁十三

前調 『青山非不佳……』同上

尋芳草 嘲陳辛叟憶內 『有得許多淚……』卷十二 頁十四

憶王孫 秋江送別集古句 『登山臨水送將歸……』卷十二 頁十七

三年壬子五十三歲

在閩憲任。〔本傳〕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餼至五十萬緡，勝曰備安庫。

〔考證〕以閩憲攝閩帥，當是本年事。未期歲而備安庫成，先生治績之神速，往往如此。

〔編年詞〕浣溪沙 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 『細聽春山杜宇啼……』卷十一 頁十一

〔考證〕本傳稱紹熙二年起提點福建刑獄，據此詞題，知是去年拜命，本年乃赴任也。

山花子 三山戲作 『記得瓢泉快活時……』卷十一 頁十三

〔考證〕篇中句云『暮地捉將來斷送，老頭皮』，是久罷職後再出山，初到任時趣語，亦可見先生宦情已

久淡再起非其本意也。

最高樓 慶洪景廬內翰七十

『金閨老……』卷六頁十五

〔考證〕據錢竹汀洪文敏年譜知景廬以本年登七十則詞必作於本年也。惟此詞見四卷本乙集中乙集無閩中詞或景廬生日在春初詞仍作於信州耶。

臨江仙 和信守王道夫韻謝其爲壽時僕作閩憲

『記取年年爲壽客……』卷八頁八

〔考證〕王道夫任信守已久此詞本年五月作此後道夫似亦去任矣。

水調歌頭

壬子三山被召陳瑞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卷三頁十三

〔考證〕集中別有西江月一首題云癸丑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知本詞當作於本年臘將盡時被命戒行同官相餞然盡是年迄未離閩境也。

〔友人酬贈文〕朱元晦

熹 答辛幼安啓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七册卷十一

〔考證〕啓文云『光奉宸綸起持憲節』又云『熹苟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繡斧之來當致鼎裊之間尙煩縟禮過委駢緘』考朱子以紹熙二年四月辭知漳州三年三月請補祠秩此時正家居考亭築室方成殆先生甫履憲任卽專緘通問故答啓中有『持憲節』『繡斧來』『託部封』『委駢緘』諸語辛敬軒集鈔存跋語謂此啓作於慶元四年戊午大誤啓文又云『伏惟某官卓犖奇才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輶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闔一臨便收顯績』此數語將先生器識才略及文學天才一齊寫出真一時無兩之知己也。

〔編年詩〕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辛輯稼軒集鈔存
從永樂大典錄出

〔考證〕此詩散見方輿勝覽一首。武夷志建寧志各一首。鐵網珊瑚具有彼三首而更多六首。共九首。永樂大典又多一首。共十首。且有『呈晦翁』三字。蓋足本矣。玩全詩知爲與朱子同遊之作。本傳云：『嘗同朱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權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是也。惟辛譜謂詩作於慶元六年庚申二月。簡譜則謂作於淳熙十年癸卯。皆大誤。——庚申二月朱子垂死。何從同遊。淳熙癸卯。先生方帥湖南。何從來遊。鄙志推之。惟本年爲最近於情實。朱子答辛幼安啓結句云：『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蓋當時兩先生必已訂期會晤。朱子本年及次年皆家居。紹熙五年即起知潭州此兩年先生亦皆在閩。然按答啓中云云。則晤期似不應遲至次年也。又兩先生相見。似以此次爲始。——淳熙戊申歲暮。陳同父約會於紫溪。朱子未至。按同父書中語氣。彼時兩先生似未識面。後此三年間。考兩先生出處踪跡。絕無可以合併之機會。想先生願見朱子之日既久。觀祭呂東萊文可知朱子亦傾仰先生日深。觀答啓語可知故先生甫蒞閩憲。卽通書謀良晤。非久便親訪武夷精舍。相見益成莫逆也。十首中兩首云：『自有山來幾許年。千奇萬怪只依然。試從精舍先生問。定在包犧畫卦前。』『山中有客帝王師。日日吟詩坐釣磯。費盡煙霞供不足。幾時西伯載將歸。』其推挽朱子至矣。

四年癸丑五十四歲

〔本傳〕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脩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於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糴之。候秋買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鑑。招強壯。補

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

〔考證〕舊譜皆以任閩憲與任閩帥合在一年。考先生在憲任上雖嘗攝帥。並未真除。傳文於起福建提點刑獄後。次敍召見授京職。次乃敍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明非一時事。奉召在壬子。入見在癸丑春。詞題中時日可稽。故知帥闔決爲本年事也。

〔編年詞〕西江月 癸丑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經從建安席上和陳安行舍人韵 『風月亭危致爽……』

卷十
頁九

前調 用韵和李兼濟提舉 『且對東君痛飲……』同上

〔考證〕既有壬子三山被召之水調歌頭見去年。此題復言三山被召。故知去臘奉命卽行。途中度歲。正月四

日乃道經建安也。和李作既用前韵。固應同在本年。

瑞鶴仙 南劍雙溪樓 『片帆何太急……』卷五 頁十六

〔考證〕南劍信州本作南澗。此從四卷本丁集。南澗雙溪樓已詳紹熙二年條下。此詞篇末云。『問誰憐舊日南樓老子。最愛月明吹笛。到而今。撲面黃塵。欲歸未得。』似是過延平之雙溪閣。或者鉛山縣之南澗雙溪樓。正當舟行孔道。爲由閩赴杭所必經。鉛山志云雙溪山閩界流入。先生過此。咫尺里門而不得歸。故生感耶。要之此

詞爲本年赴召往還時所作。殆近之。

定風波 三山送盧國華提刑約上元重來 『少日猶堪話別離……』卷八 頁三

前調 用韵時國華置酒歌舞甚盛 『莫望中州歎黍離……』同上

前調 自和 『金印纍纍佩陸離……』同上

〔考證〕右三詞同韻。當是同時作。知在本年者。國華爲提刑。蓋繼先生任。云約上元重來。則當作於冬月。國華

移漕建安相距甚近且福州亦漕使轄境故可重來去冬先生方由提刑被召赴闕。本月上元不在三山。故知諸詞應作於癸丑冬。所

云上元者。甲寅上元也。若乙卯上元。則先生又已歸矣。

菩薩蠻 和盧國華提刑 『旌旗依舊長亭路……』卷十一 頁三

滿江紅 盧國華由閩憲移漕建安陳端仁給事同諸公餞別……國華賦詞留別席上和韻 『宿酒醒時

……』卷四頁十一

前調 和盧國華 『漢節東南……』同上

〔考證〕國華既以冬間去閩憲任。則凡與彼唱和贈別之詞。皆應在本年。故併錄於此。

〔編年文〕紹熙癸丑登對劄子 稼軒集抄 存卷二

〔考證〕此劄力言『荆襄上流爲東南重地。』『荆襄合而爲一則上流重。荆襄分而爲二則上流輕。此南北之所以爲成敗。』因陳當時官制。荆襄文武官吏皆不能任守土之責。而主張『取襄陽諸郡合荆南爲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荆襄之責。』全文大意略如此。時不能用。後此元兵南犯。卒以荆襄分爲二。而次第淪沒。臨安遂不可復支。先生不幸言中。有餘痛矣。觀此可知先生雖在邊閩。無一日忘國家大計。而所言未嘗一見采納。無怪其以痛憤悲咤終其身也。

〔友人酬贈詩〕陳止齋傅良送辛卿幼安帥閩詩 止齋文集

〔考證〕詩云『三入脩門兩鬢絲』考先生以淳熙二年乙未四年丁酉各召見一次合此次而三據詩亦可證真除閩帥在召見後也。

五年甲寅五十五歲

春間在閩帥任〔本傳〕……臺臣王蘭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

〔考證〕丐祠歸在何年史無明文惟閩中所作詞頗多且多有可推定爲去年作者則截至去年臘盡尙未去任可知竊疑其丐祠得請當在夏間試將左列行香子一詞以意逆志所推或當不謬——

〔編年詞〕 行香子 三山作

『好雨當春……』

卷七頁
十三

〔考證〕此告歸未得請時作也——發端云『好雨當春要趁歸耕況而今已是清明』直出本意文義甚明次云『小窗坐地側聽簷聲恨夜來風夜來月夜來雲』謂受讒謗迫擾不能堪忍也下半闕云『花絮飄零鶯語丁寧怕妨儂湖上閑行』尙慮有種種牽制不得自由歸去也次云『天心肯後費甚心情放霎時陰霎時雨霎時晴』謂只要兪旨一允萬事便了卻是君意難測然疑閒作令人悶殺也此詩人比興之愴意內言外細繹自見先生雖功名之士然其所惓惓者在雪大恥復大讎既不得所藉手則區區專闔虛榮殊非所願此次出山實違初志故甫到任卽以捉來斷送老頭皮自嘲及既就職則任事負責之興復發不顧時忌毅然行其所信而謗者索瘢不已乃至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相誣此直指爲謀逆矣誰復能受故和盧國華詞云『還自笑人今老空有恨縈懷抱記江湖十載厭持旌纛』蓋已知報國夙願不復能償而厭棄此官抑甚矣度自去冬今春已累疏乞休而朝旨沈吟久無所決故不免焦急也然非久畢竟

得請矣。

柳梢青 三山歸途代白鷗見嘲 『白鳥相迎……』卷十二 頁八

〔考證〕此是閩中詞最後之一首。但不能確指為在何月。

〔附閩中所作詞不能確指年分者〕

賀新郎 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懷趙丞相經始 『翠浪吞平野……』卷十一 頁一

前調 和前韻 『覓句如東野……』卷一 頁十二

前調 又和 『碧海成桑野……』同上

水調歌頭 三山用趙丞相韻答帥幕王君且有感於中秋近事併見之末章 『說與西湖客……』卷三 頁一

小重山 三山與客泛西湖 『綠漲連雲翠拂空……』卷八 頁十六

鷓鴣天 三山道中 『拋却山中詩酒窠……』卷九 頁十一

前調 『點盡蒼苔色欲空……』同上

前調 用前韻賦梅三山梅開時猶有青葉時予病齒 『病繞梅花酒不空……』同上

前調 『桃李漫山過眼空……』卷九 頁十二

〔考證〕右三首同用一韻。知是同時作。第二首賦三山梅。故知同屬福州作。

西江月 三山作 『貪歎明朝重九……』卷十 頁九

最高樓 吾擬乞歸犬子以田產未置止我賦此罵之 『吾衰矣……』卷六 頁七

〔考證〕此詞題中雖無「三山」等字樣，細推當爲閩中作。蓋先生之去湖南乃調任，其去江西乃被劾，皆非乞歸也。若帥越時又太老，其子不應不解事，乃爾，故以附閩詞之末。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五十六歲

家居來往於上饒鉛山間。〔本傳〕慶元元年落職。

〔考證〕去年已去官，本年何以復言落職。落職者謂落去所帶館職也，亦名貼職。先生當時之職爲集英殿修撰，宋史職官志云：「直祕閣直史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又云：「中興後任藩閩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又云：「集英修撰，中興後以寵六曹權侍郎之補外者。」又云：「右文殿修撰，次於集英修撰，爲貼職之高等。」凡外官貼職，即帶職雖去官後，非經處分，其職仍舊。先生帥隆興時，加右文修撰，帥福建時，加集英修撰，皆被劾落職，實異例也。又去年方乞祠歸，其所得祠秩爲何，無考。本年似并祠秩亦褫去。觀四年戊午「拜復職奉祠之命」詞題可見。詳彼年

〔編年詞〕水調歌頭 將遷新居不成戲作時以病止酒且遣去歌者故末章及之 〔我亦卜居者……〕

卷三頁十四

〔考證〕據舊譜，先生遷居鉛山在次年丙辰，則將遷新居不成，或當在本年。姑繫於此。

沁園春 將止酒戒酒杯勿使近 〔盃汝來前〕

卷二頁十四

前調 城中諸公載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爲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韻 〔盃汝知乎〕

卷二頁十五

玉蝴蝶 杜仲高書來戒酒用韻 〔貴賤偶然〕

卷三頁十六

漢宮春 卽事 『行李溪頭』 卷六 頁三

臨江仙 侍者阿錢將行賦錢字以贈之 『一自酒情詩性嬾』 卷八 頁十

前調 諸葛元亮席上見和再用韵 『夜語南堂新瓦響』 同上

前調 再用圓字韵 『窄樣金盃教換了』 同上

〔考證〕以上諸詞皆難確指作年。因水調歌頭題『以病止酒及遣去歌者』語。故類次於此。沁園春詞題

『諸公載酒入山』云云。應仍是居上饒時作。蓋帶湖之居在信州附郭。亦名山城。徙鉛後則不復有此稱。

亦可證以病止酒係居饒時事也。漢宮春篇中有『知翁止酒』語。知當作於是時。臨江仙後兩首皆用遣

侍者阿錢韵。故知是同時作。去年本年所作詞似甚多。既不能一一確指。姑因止酒事。先列舉數首。其餘當

在癸亥年彙錄也。

二年丙辰五十七歲

〔舊譜〕所居燬於火。徙居鉛山縣期思市瓜山之下。

〔考證〕先生徙鉛山年月及舊居燬於火事。集中皆無考。舊譜云云。殆根據所謂鉛山譜者。當可信也。先生

自言『帶湖吾甚愛』。晚年忽舍而他徙。頗不可解。既燬於火。當是不得已耳。上饒縣志亦云『帶湖書院。

辛稼軒讀書處。因燬遷鉛山之期思鄉』。將遷新居不成。詞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亦燬後情狀

也。

〔編年詞〕歸朝歌 丙辰歲三月三日效介菴體賦菖蒲綠『山下千林花太俗』 卷五 頁十二

〔考證〕本詞題甚長，節錄如右。題首句云：『靈山齊菴萑蒲港……』靈山爲信州城鎮山，知此詞仍作於上饒。

〔編年詩〕和趙昌父問訊新居之作

〔考證〕此新居決爲期思新居。因昌父是此時期間酬唱朋侶，帶湖卜居時似未相往還也。詩中有『疇昔人憐翁失馬，只今自喜我知魚』句，失馬似指舊居見燬。

三年丁巳五十八歲

家居鉛山

四年戊午五十九歲

家居鉛山〔本傳〕四年復主管沖佑觀。

〔考證〕舊譜謂本年起任浙帥，大誤。本傳於主管沖佑觀下明云久之起知紹興府，蓋帥越在嘉泰三年癸亥冬，距本年尙有六年，故云「久之」也。別詳彼年條下。

〔編年詞〕鷓鴣天 戊午拜復職奉祠之命 〔老退何曾說著官……〕卷九頁十三

〔考證〕全詞云：『老退何曾說著官，今朝放罪上恩寬。便支香火真祠俸，更綴文書舊殿班。扶病脚，洗衰顏。快從老病借衣冠。此身忘世渾容易，使世相忘卻自難。』案文知是復予祠祿，並復其集英殿脩撰舊職也。是時韓侂胄當國，或欲收攬時望，故敷衍先生，所謂使世相忘卻自難也。然先生宦情之闌珊，誦詞文可見。乃世有以壽韓詞嫁名先生者，用此詞作反證，其僞已不辨自明矣。

〔友人酬贈文〕朱晦菴 鉛山辛氏家譜序

〔考證〕此文不見朱子集。惟辛敬甫輯稼軒集抄存於雜錄文中。案語引其斷句未錄全文云：「戊午公復起來主沖佑觀。益相親切。」敬甫親見鉛山譜。殆必有此文。惟是否朱子作。抑辛氏後人託名借重。則未見全文。不敢斷也。宋制奉祠。只支秩祿。並無到該管宮觀任職之事。惟沖佑觀在武夷山中。風景當絕佳。先生或借此遊武夷。亦在情理中。則譜序云云。或亦事實。故過而存之。以待再考。

五年己未六十歲

家居鉛山。

〔編年詞〕蘭陵王 己未八月二十夜託夢 「恨之極……」卷一 葉六

〔考證〕此詞題甚長。僅節大意如右。詞文恢詭冤憤。蓋借以攄其積年胸中硯磊不平之氣。

哨編 秋水觀 「蝸角鬪爭……」卷一 葉一

前調 用前韵 「一壑自專……」卷二 葉二

〔考證〕第二首有「試回頭五十九年非」語。知是本年作。第一首既為同韵原唱。則亦同時作也。鉛山志云：「秋水觀在縣東二十里。」蓋距瓢泉甚近。他詞題中所謂「秋水瀑泉」「醉眠秋水」等皆指此。

六年庚申六十一歲

家居鉛山。

是年三月友人朱熹卒。〔本傳〕朱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



A541 212 0021 5573B

〔編年詞〕感皇恩 讀莊子聞朱晦庵卽世 〔案上數編書……〕卷七葉
〔編年文〕祭朱晦菴文 十四

〔考證〕全文已佚，惟本傳錄存四句云：『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伯兄所著辛稼軒先生年譜屬稿於十七年九月十日不旬日而痔瘡發，乃於同月之二十七日入協和醫院就醫，病榻岑寂，惟以書自遣，無意中獲得資料數種，可爲著述之助，遂不俟全愈，攜藥出院於十月五日回天津，執筆側身坐，繼續草此稿，如是者凡七日。至月之十二日，不能支，乃擱筆臥牀，旋又到北平入醫院，遂以不起。譜中錄存稼軒祭朱晦翁文，至凜凜猶生之「生」字，實伯兄生平所書最後之一字矣。時則十二日午後三時許也。稼軒先生卒於寧宗開禧三年丁卯九月初十日，年六十又八。此譜止於六十一歲，尙缺七年未竟。

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啓勳謹跋

標商冊註

